

498
/



康熙乙酉孟夏

13

年月日

禹貢錐指

草莽臣胡渭恭進

臣會思先世恒為士自高祖友信以明隆慶間進

士起家為順德令政績茂著粵人至今尸祝而文

章為世所宗與歸太僕有光齊名嗣後科第蟬聯

臣父前進士給事中麒生今

誥贈兵部左侍郎者其文章亦饒有家法太學生胡渭

臣父之再從弟而臣會思同高祖之叔父也叔祖

前甲子舉人公角即世叔渭以孤童攻制義苦心

鑽研寒暑不輟臣父夙器之謂其技必售命臣從

講肄受業焉已而淹滯不偶遂棄去帖括銳意經

術而尤精於尚書就尚書中又以為周書較備而

夏商之書亡逸過半其禹貢洪範二篇乃大禹箕

波
47

東坡書院
學校圖書

所藏
有物
未詳
未詳
未詳

書

禹貢錐指

漱六軒

子所作文字最古與堯典伯仲真瑚璉之法物東序之祕寶因博採諸家斷以己意為禹貢錐指洪範正論若干卷以發揮禹箕之蘊奧使二代將墜之緒鬱而復明亦猶夫子取夏時坤乾之志也洪範未脫藁禹貢已有成書鉅以問世

上方表章六經

內廷燕閒問當世有潛心經學著述可傳者否侍講學

士臣查昇以禹貢錐指進

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及

法駕南巡叔感

九重特達之知恭詣

行宮獻平成頌一篇臣昇取以奏

御

上賞其文許賜扁額且

命宣臣與叔同至

行在南書房臣跪奏臣叔胡渭係臣受業之師潛心

經學二十年所著有禹貢錐指一部已經奏

御蒙

恩宣至

上悅中使傳

旨云渭所教出者人才如此其學固可知也有頃中使

捧數扇以出皆

宸翰一賜臣乃

御製西湖詩一首宣

諭云此扇與賜徐潮者同復舉一授臣叔曰

皇上以此賜汝

恩出望外驚喜交并同叩頭謝訖日亭午

上撤御饌一筵宣賜大學士掌院學士臣昇臣會恩而

叔渭亦與賜焉久之

內出耆年篤學四大字宣賜渭

天語親褻

奎章燦爛禁直諸臣謂一時曠典登之起居注薄暮捧

出道旁觀者皆以為榮云臣伏念臣叔一老書生

自分屏跡於草野孰意拜賜

內廷分甘玉食稽古之力一至於此而臣以庸駑叨承

殊渥致身卿貳方忝竊是懼乃荷

推恩及於高祖

親書名文實政四大字俾額宗祠以光閭里今臣受業

叔渭又以進書獻頌蒙格外之優獎撫躬愧悚將

何以報稱萬一臣又側聞

聖諭云朕優獎此老書生正為天下士子讀書者勸

大哉王言雖菁莪棫樸樂育人材之意何以加茲是又

不獨臣家門之盛事而人文化成濟濟多士太平

萬世無疆之慶早於此卜之矣康熙四十四年閏
四月十二日禮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兼翰林院
學士_臣胡會恩恭紀

處士德清胡渭著禹貢錐指二十卷其書先聖之
功臣而後學之津筏也今乙酉首春振裕校書
內庭與禁直諸臣從容言

天子崇尚經學搜求遺逸若是書者豈可令伏而不見
查學士昇尤重其典核乃以其書奏呈

上覽而善之三月南巡狩駐蹕吳郡渭親齎是書并所
撰平成頌一篇恭詣

行宮以獻

上復稱善且令宣至南書房

賜饌

賜御書詩扇及扁額於戲布衣耆艾之士山澤之臞而

上之褒寵備至如是天下之人其有不感激奮發以無負
聖天子獎勸之意者誰也蓋人之著書立說有幸而傳
於後者亦有不幸而終不得傳者涓研精覃思凡
廿載而成是書書成而遭遇

右文之朝蒙

特達之知為之表章夫豈獨涓之幸亦是書之實有功
於經學而冥冥之中不欲使之棄擲埋沒而不傳
也昔鄭漁仲有言禹貢之書深於道者也書深於
道非後世言地理者所能及振裕嘗韙其說以為
自禹治水至今四千餘年地理之書無慮數百家

莫有越禹貢之範圍者亦莫有能疏通證明匯其
源流而析其異同者蓋其難有二一曰博而不擇
其失也雜山經地記茫昧而無稽方志輿圖錯迤
而失紀太史公周行天下其作河渠書言武帝導
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說者以為與大陸故道不
相合何況翫縷掇拾誇多炫奇彼此漫無折衷前
後互相衡決此其難者一也一曰固而鮮通其失
也疎川澤之消長不常郡縣之廢置無定或一山
而更數名或一水而分數道九河之迹至漢已湮
三江之稱訖明未定泥古則廢今信今則疑古此
其難者二也莫要於班固之地理志而史家但以

爲記載之書不知其條綱正目州次部居約而不
失之疎也莫詳於酈道元之水經注而文士但以
爲薈萃之書不知其沿波討瀾窮端竟委瑣而不
失之雜也昔之釋禹貢者二孔之注疏蔡氏之集
傳皆立於學官蔡氏因陋就簡無所發明僅以資
科舉之業而已安國傳頗多牴牾先儒皆以爲魏
晉間人依託非西漢筆也是書摘孔蔡之謬不少
而採班酈之善爲多至於百家之說折衷紛紜要
於一是譬則大川細流支分派別疏而引之使歸
墟赴壑而後已不然則猶絕港斷潢之不相通溝
澮行潦之無所本方觀經流之大而爽然自失何

待望北海若而始回旋其面目哉世儒高談性命
忽於實學易不主象占禮不考器數詩不詳鳥獸
草木而禹貢一書保殘守缺承訛襲謬者殆千百
年得是書而闡發之其有功於經學也大矣宜乎
宸翰親褰一字榮於華袞也夫巖棲谷隱之士冥心孤
詣搜抉奇奧欲以自成一書而聲施後世者代不
乏人然往往篇斷句落散軼而不存誠不遇其時
乎抑亦非漁仲所謂深於道者也渭素志淡泊氣
專而容寂庶幾其有道者年踰七十視聽不衰其
著述藏橐尚多異日儻更有所獻振裕尚能執筆
而敘之康熙四十四年夏五月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吉水李振裕撰

往予伯兄尚書奉

詔總修一統志一時博學洽聞之士盡招集邸舍其精
於地志山經水注之書者則若無錫顧景范常熟
黃子鴻太原閻百詩及德清胡朏明皆海內碩儒
傑士卓乎不羣而同在伯兄之門可謂盛矣未幾
伯兄歸田不幸即世諸君子亦雲散而不復合予
被

恩復起仍奉

命卒一統志之役景范已前卒子鴻百詩間一來亦先
後淪沒天下之學者未嘗不歎息咨嗟謂好客如
伯兄今不復有其人而耆德之彫喪不能復聚如

再貢錄後序
往日殊可惜也予潦倒京華十餘年書今垂成亦已皤然老矣能無感與諸君子各有地誌之書而拙明禹貢雖指獨晚出其書考正孔傳孔疏宋元明諸家之說主以班固地理志參以山海經水經注及郡縣誌摘其謬誤辨其疑似使後世讀經者瞭然心目之間其有功於禹貢不細至發明夏道所陳大義十餘尤足證明孔子無間之旨非但區區稽考沿革鉤覈異同資滕口說而已故其書得進呈

御覽一旦邀特達之知而

褒美其耆年篤學良非偶也獨念我

國家纘禹之服聲教四訖遠踰夏后之世使伯兄而在與拙明輩勒成全書當可追翼禹貢仰副我皇上崇尚經學之意惜乎伯兄已歿向所謂四君子者止一拙明在焉予衰老無狀藉手引年以去序拙明之書不能不三歎於今昔之際也

予告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徐秉義
謹序

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 敕纂脩大清一統志館閣之
英山林之彥咸給筆札以從事己巳冬公請假歸里
上許之且令以書局自隨公於是儻舍洞庭肆志蒐討
湖山閒曠風景宜人時則有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
儀子鴻太原閻若璩百詩皆精於地理之學以渭之固
陋相去什伯公亦命繙閱圖史參訂異同二三素心晨
夕羣處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者受益弘多不
可勝道渭因悟禹貢一書先儒所錯解者今猶可得而
是正其以為舊跡湮沒無從考究者今猶得補其罅漏
而牽率應酬未遑排纂歲甲戌家居嬰子春之疾偃息
在牀一切人事謝絕因取向所手記者循環展玩撮其

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 敕纂脩大清一統志館閣之
英山林之彥咸給筆札以從事己巳冬公請假歸里
上許之且令以書局自隨公於是儻舍洞庭肆志蒐討
湖山閒曠風景宜人時則有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
儀子鴻太原閻若璩百詩皆精於地理之學以渭之固
陋相去什伯公亦命繙閱圖史參訂異同二三素心晨
夕羣處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者受益弘多不
可勝道渭因悟禹貢一書先儒所錯解者今猶可得而
是正其以為舊跡湮沒無從考究者今猶得補其罅漏
而牽率應酬未遑排纂歲甲戌家居嬰子春之疾偃息
在牀一切人事謝絕因取向所手記者循環展玩撮其

機要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歷三暮乃成釐爲二十卷名
曰禹貢錐指案莊子秋水云用管闕天用錐指地言所
見者小也禹身歷九州目營四海地平天成府脩事和
之烈具載於此篇彼方趾黃泉而登太皇始於玄冥反
於大通而吾乃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亦井鼃
之見也夫其不曰管闕而曰錐指者禹貢爲地理之書
其義較切故也

經下集解亞經一字首列孔傳孔疏次宋元明諸家之
說鄭康成書注間見義疏及他籍三江一條足稱祕寶
司馬貞注夏本紀顏師古注地理志其說與穎達相似
故不多取蔡傳較劣其本師文集語錄所言禹貢山水

如龍門太行九江彭蠡等說亦不能善會其意而有所
發明况其他乎採擷寥寥備數而已至若語涉禹貢而
實非經解如通典之類亦或節取一二句雖係經解却
不成章竝以己意融貫綴於其末用渭按二字別之
集解後發揮未盡之義又亞一字二孔蔡氏竝立於學
官入人已深其中有差謬者既不採入集解於此仍舉
其辭而爲之駁正諸家之說得失參半者亦必細加剖
析使瑕瑜不相掩至於地志水經觀縷本末附以夾注
其文似繁其旨似緩而實有裨於經術所以使人優柔
厭飫將自得之千蹊萬徑總歸一轍也是書出幸而不
爲覆瓿之物異時必有厭其委曲繁重而芟取十之二

三以資儉腹者首尾衡決不精不詳此則與科舉之業帖括之編亦復無異真吾書之不幸也已

衛櫟齋湜撰禮記集說其自敘曰人之著書唯恐其言不出於己吾之著書唯恐其言不出於人此語可為天下法莊子有重言非必果出其人亦假之以增重况真出其人者乎近世纂述或將前人所言改頭換面私為己有掠美貪功傷廉害義予深恥之故每立一義必繫以書名標其姓字而以己說附於後死者可作吾無媿焉

先儒專釋禹貢者有易被禹貢疆理廣記程大昌禹貢論傳寅禹貢集解廣記今不傳僅見於它書所引崑山

片玉彌覺貴重程氏銳志稽古而紕繆實多傅氏綴輯舊聞附以新意頗有發明惜多散逸近世鄉先生茅公瑞徵著禹貢匯疏摭拾最博但總雜無紀斷制尚少然三書之淹雅亦可謂卓爾不羣者矣

鄭端簡晚焦文端竝立有禹貢解頗為疎略

其

釋全經者有蘇軾曾旼葉夢得張九成林之奇夏竦薛季宣黃度呂祖謙王炎吳澄金履祥王充耘王樵邵寶諸家於禹貢尤為精覈發前人所未發故稱引特多其餘棄短錄長即有一二語之善者槩不敢遺

諸家書解及河渠書地理志溝洫志水經注之外凡古今載籍之言無論經史子集苟有當於禹貢必備錄之千金之裘非一狐所成五侯之鯖非一鱖可辨愚苟搜

遠紹於經不無小補云

山海經越絕呂氏春秋淮南子尚書中候河圖括地象吳越春秋等書所言禹治水之事多涉怪誕今說禹貢竊附太史公不敢言之義一切擯落勿汙聖經

國朝名公著述如宛平孫侍郎承澤九州山水考新城王尚書士禎蜀道驛程記崑山顧處士炎武日知錄吳江朱處士鶴齡禹貢長箋凡有裨於經義者悉為採入同事顧景范黃子鴻閻百詩則余所覲面講習者景范著方輿紀要川瀆異同子鴻有志館初彙皆史學之淵藪可以陵古轍今唯百詩與余銳意通禹貢故雖指稱引較多景范子鴻後先下世郢人之逝恫乎有餘悲焉

百詩撰四書釋地今已版行膾炙人口四方諸君子諒有同心知余不阿所好

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為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王充論衡曰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以所聞見作山海經審爾則是書與禹貢相為經緯矣然其間可疑者甚多顏之推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羈非本文也尤袤曰此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二說允當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即所紀之山川方鄉里至雖存却不知在何郡縣遠近虛實無從測驗何可據以說經唯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一語大有造於禹貢餘

即有可採與他地記無異或後人取以附益亦未可知
欲證禹貢舍班志其何以哉

釋禹貢者莫先於漢孔安國之書傳安國武帝時人孔
穎達所謂身為博士具見圖籍者也今觀其注禹貢山
水地名竝不言在何郡縣間有繫郡縣者如太原今以
為郡名震澤吳南太湖名洛水出上洛山太岳在上黨
西沅水在溫西北平地桐柏在南陽之東熊耳在宜陽
之西敷淺原在豫章界亦皆顛預鶻突不甚分明其他
無注者尚多豈漢初圖籍不如班固所見之備邪至若
荷澤在定陶而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
水出新安而云出澗池橫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

淮水經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
經身為博士具見圖籍者當如是乎又若穀城為澠水
所出魏始省穀城入河南縣而傳云澠出河南北山金
城郡乃昭帝置而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孟津在河
陽之孟地東漢始移其名於河南而傳云在洛北明非
西漢人手筆朱子語錄謂安國尚書大序不類西漢文
字解經最亂道是孔叢子一輩人所假託良有以也世
以其在班固前而尊之過矣

漢書地理志郡縣下舉山水之名凡言禹貢者三十有
五如夏陽之梁山龍門山襄德之北條荆山美陽之岐
山新安之澗水上雒之洛水濩澤之析城山垣縣之王

屋山及沅水與滎陽地中軼出之水北屈之壺口山穀
城之灑水平氏之桐柏山及淮水臨沮之南條荆山定
陶之荷澤陶丘鉅鹿之大陸靈壽之衛水上曲陽之恒
山恒水萊蕪之汶水蒙陰之蒙山箕縣之濰水祝其之
羽山彭澤之彭蠡澤郟縣之江沱青衣之蒙山前氏徼
外之岷山及江水首陽之鳥鼠同穴山及渭水臨洮之
西傾山冀縣之朱圉山涇陽之涇水睢陽之孟豬澤湘
南之衡山此真禹貢之山水絕無可疑者也它如氏道
之養水非蟠冢之所導西縣之蟠冢非漾水之所出湖
陵之河水非東至之荷澤信都之絳水非北過之降水
安豐之大別非江漢之所會蜀郡之桓水非西傾之所

因而皆繫之以禹貢此蓋沿襲舊聞不可盡信者也亦
有實禹貢之山水而不繫之以禹貢者如華陰之太華
山鄆縣之澧水上雒之熊耳山蒲反之雷首山瑯縣之
霍太山即太岳長子之濁漳水即衡漳屯留之絳水即降水楸王之
太行山華容西陵編縣之雲夢澤鉅野之大野澤鄴縣
之故大河即禹所二渠之一博縣之岱山蓋縣之沂水萊蕪之淄
水毗陵之北江水即三充縣之澧水河關西南羌中之積
石山及河水刪丹之弱水直路之沮水卞縣之泗水成
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鬲縣之鬲津即許商所舉九河之三皆禹貢
之山水也而獨不繫之禹貢此又義例參差貽惑後人
者也其東武陽之漯水雖不言禹貢而云禹治漯水東

北至千乘入海則亦是禹貢之濞矣驪成之揭石山冠之以大系縣有揭石水而不言山宜乎不繫禹貢也凡此類揆之經旨準之地望參之水經驗之方志一取一舍必有據依不敢苟同亦不敢好異唯期有裨於聖籍無媿於先儒云爾

地理志於禹貢之山水稱古文者十一扶風汧縣吳山古文以為汧山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潁川密高太室山古文以為外方山江夏竟陵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安陸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山東海下邳葛嶧山古文以為嶧陽會稽吳縣具區澤古文以為震澤豫章歷陵傅易山古文以為敷淺原武

威武威之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澤張掖居延之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其所謂古文蓋即棘下生安國所說壁中古文之義傳之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者也唯終南流沙陪尾不可從餘皆致確

地理志引桑欽者七上黨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欽言濞水所出泰山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桑欽所言丹陽陵陽下云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張掖刪丹下云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穀下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

今漢書本有師古曰三字蓋後人所妄加此言非師古所能引也

中山北新成下云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滹今按儒
林傳言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尚書欽成帝時人
班氏與劉歆皆崇古學故有取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
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酈善長注皆不著撰人名氏
舊唐志始云郭璞作閩百詩云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新唐志遂謂
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欽者本此也先
儒以其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疑非欽作而愚更有
一切證酈注於漯水引桑欽地理志又於易水濁漳水
竝引桑欽其說與漢書無異乃知固所引即其地理志
初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舉本文必
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其名之理

唐人義疏例稱孔君鄭君

或曰欽作於前郭酈附益於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
於經竝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
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
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

酈道元博覽奇書掇其菁華以注水經得從來所未有
唐初名不甚著逮其中葉杜佑撫河源濟瀆二事以詆
之李吉甫則有刪水經十卷不知取舍如何是書傳習
者少錯簡闕文訛字不可勝計宋初猶未散逸而崇文
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則仁宗之世已非完書南
渡後程大昌撰禹貢論頗舉以相證而終不能得其要
領金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元歐陽原功為之序謂

可以正蜀版遷就之失今其書亦不傳近世文人則徒獵其雋句僻事以供詞章之用而山川古跡一槩不問孰知爲禹貢之忠臣班志之畏友哉唯子鴻深信而篤好之反覆尋味每水各寫爲一圖兩岸翼帶諸小水無一不具精細絕倫余玩之不忍釋手百詩有同嗜焉昔善長述宜都山水之美沾沾自喜曰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至今讀之勃勃有生氣吾三人表章酈注不遺餘力亦自謂作者有靈當驚知己於千古也

班氏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沿歷之地不可得聞唯水經備著之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一一明確間有相去疏闊

者酈注又從而補之其說加密直可據以繪圖余釋九州之文每水必援水經以爲證而於導水尤詳更摘取注中要語夾行附提綱之下亦或有借注作提綱者凡歷代史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及古今羣書之要語皆薈蕞於其下目之了了使學者不出戶牖而知天下山川之形勢亦一奇也大抵著書援古最忌渾殽割裂獨此處有不得不然者蓋水經所敘沿歷之地間有疏闊道元依經注補今所引必經自經注自注劃然分爲二段則前後不相貫穿讀者反多眩惑事有變通不可膠柱子鴻與余籌之甚悉海內諸賢幸不以此相譏南人得水皆謂之江北人得水皆謂之河因目岷江曰

大江黃河曰大河此後世土俗之稱非古制也富順熊過曰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愚謂禹主名山川亦未嘗假借江河自是定名與淮濟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唯漢水彭蠡水與江水會始稱三江沅湘等水入洞庭與江水會始稱九江蓋皆以岷江為主而總其來會之數以目之其未合時不得名江也後世漢江章江湘江沅江等稱殊乖經義九河亦然徒駭至鬲津舊有此水道及禹自大伾引河北行過降水至于大陸乃疏爲九道以殺其勢因謂之九河入海處復合爲一與海潮相迎受故謂之逆河河未由此入海亦不名河也水經篇題槩曰某水絕不相假借深得禹貢之意予愛之重之

地志水經之後郡縣廢置不常或名同而實異或始合而終離若不一一證明將有日讀其書而東西南北茫然莫辨不知今在何處亦有身履其地目覩其形而不知即古之某郡某縣某山某水者愚故於引古之下必曰某縣今某縣其故城在今某縣某方中間沿革頗多雖不能徧舉其切要者亦不敢遺鄭康成云學者既知古又知今此窮經之要訣著書之定法也不然則亦有體無用之學而已矣

禹所名之山苞舉宏遠非一峯一壑之目也如云云亭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閭徂徠新甫皆泰山之支峯禹總

謂之岱自藍田以至塾屋總謂之終南自河內以至井
陘總謂之太行自上洛以至盧氏總謂之熊耳後人遞
相分析而各為之名愈久愈多釋禹貢者不明斯義遂
謂洛出冢領不出熊耳渭出南谷不出鳥鼠淮出胎簪
不出桐柏種種謬說皆由此生然其言太行終南則又
失之汗漫太行越恒山而北終南跨惇物而西有乖經
旨吾不敢從至若砥柱碣石朱圉大伾之類則又狹小
孤露與一峰一壑無異蓋山陵之當路者不得不舉為
表識未可執前例以相繩以為必廣袤數十百里之大
山而疑古記所言之非也

凡山名不一而足二名如西傾亦名嶺臺外方亦名嵩
高三名如岱亦名岱宗又名泰山四名如岍亦名吳又
名嶽又名吳嶽五名如大伾亦名黎山又名黎陽山又
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多至雷首一山而有九名斯
極矣今備載以廣異聞又有山所在之縣各別而實非
異山者如碣石在漢之繫縣而水經云在臨渝後魏志
云在肥如隋志云在盧龍地名四變而山則一要皆在
今昌黎縣東繫縣故城之南也嶧冢在漢之沔陽而後
魏志云在嶧冢縣隋志云在西縣括地志云在金牛寨
宇記云在三泉元大一統志云在大安明一統志云在
寧羗地名六變而山則一要皆在今寧羗州北與沔縣
接界處也至若嶧冢在漢中而班固謂在隴西之西縣

積石在羌中而杜佑謂在西平之龍支此又謬誤之大者辨之不厭其詳諸如此類不可勝道聊舉一隅以資三反

導水九章唯黑水原委杳無蹤跡弱水自合黎以北流沙以西亦難窮究紛紛推測終無確據不如闕疑之為得也江漢淮渭洛禹迹尚存無大可疑者河自周定王五年東徙之後大伾以下禹河故道不可復問先儒皆以王莽河為禹河故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無一不差然因王莽河之所在而求之於其西則鄴東故大河之道猶可案圖而得也濟為河亂久矣至東漢而河南之濟盡亡賴水經悉載其故瀆後世猶得因此而略知古濟

之所行杜佑輒詆之非篤論也善哉金吉甫之言曰凡禹貢地理間有於今不同者或古今名號之殊或人力開塞之異或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蓋如熊耳為謹舉大別為翼際恒水為嘔夷衛水為虜池此所謂古今名號之殊也滎澤導為滎川河水引為鴻溝徐偃通舟陳蔡夫差溝通江淮此所謂人力開塞之異也滎播塞成平地澨沮二源壅絕逆河化為勃海碣石淪於洪波此所謂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也然傳記尚有明徵禹功未盡湮沒正可據今之不然以求昔之所然苟因此而遂疑聖經之有誤古志之非真其為愚且悖也孰甚焉

水經注凡二水合流自下互受通稱其在禹貢則漾與沔合亦稱沔漳與絳合亦稱降水是也又有隨地異名非由合他水而然者沔東流為濟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是也有大水分為支流而異其名者江別為沱漢別為潛河別為潒是也有伏流顯發而異其名者濟溢為滎是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此又正名辨分之義高出地志水經者矣山體不動其盤基廣大者亦不過占數郡縣若水則源遠流長往往灌注於千里之外伏見離合曲直向背變化無方名稱不一故撰山經易撰水經難孔傳言禹之治水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不必到處

皆然縣亘千百里之遠然當時實有其地不得不用此法者尸子呂覽淮南子水經注衆口一辭豈欺我哉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砥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之所不及皆以為妄開章壺口梁山第一功便說得全無精彩亦由過泥孟子行所無事之說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蔡氏所言則後世築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功竝垂天壤矣鯨何以績用弗成禹何

以配天無極哉

中國之水莫大於河禹功之美亦莫著於河釋禹貢而大伾以下不能得禹河之故道猶弗釋也導河一章余博攷精思久乃得之解成口占二首曰三年僵臥疾一卷導河書禹奠分明在周移失故渠自知吾道拙敢笑古人疎冀有君山賞中心鬱少舒班固曾先覺王橫實啓之九峰多舛錯二孔亦迷離墨守終難破輸攻諒莫施祇應千載後復有子雲知時丁丑二月朔也

大河故瀆者是也二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平原濟南至千乘入海後漢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流水經所稱河水者是也宋仁宗時商胡決河分為二派北流合永濟渠至乾寧軍今青縣入海東流合馬頰河至無棣縣今海豐入海二流迭為開閉宋史河渠志所載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實宋光宗之紹熙五年河決陽武故隄灌封丘而東注梁山灤分為二派一由北清河即大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新鄉之流絕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及明弘治中築斷黃陵岡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是也蓋自大伾以東古兗青徐揚四州之域皆為其縱

橫糜爛之區宋金以來爲害彌甚愚故於導河解後附歷代徙流之論而又各爲之圖以著其通塞之迹使天下知吾書非無用之學於康成知古知今之訓不敢違也事訖於明故時務缺焉

九州之疆界爾雅職方不同於禹貢蓋殷周之所損益也故必備舉以相參次列古帝王所都及諸侯之封在州域者又次列春秋時國土之可考者略見先王封建之制又次列戰國之所屬然後分配秦漢以降之郡國而要以杜氏通典爲準蓋前此地理諸書未有以禹貢九州分配郡國者有之自通典始宋承唐制以迄元明雖有沿革不甚相遠故通典之後直接當今輿地杜氏

博洽絕倫然間有分配未當者如冀之信都當屬兗荆黔中以下七郡及雍伊吾以下四郡皆不在禹九州之限是也又有一郡一縣而當分屬二州者則以有名山大川爲標識不容蒙混如汲郡有黃河河南之胙城當屬兗不當屬冀黎陽縣有宿胥故瀆瀆西屬冀瀆東當屬兗是也凡此類悉爲之舉正經所言州界多二至唯徐三至冀雖不言界而三面距河亦三至其未備者必博考而審別之如冀北抵沙漠徐西抵濟水梁東荆西界巫山豫東兗西界菏澤是也至於分野主占候以十二次分配十二國不足以盡九州之土與禹貢無涉唯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於導山導水有黔契焉故時引以

證經

鄭漁仲曰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改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改是以爲萬世不易之書史家作志以郡縣爲主郡縣一更則其書廢矣此至言也然後世河日徙而南則兗之西北界不可得詳河南之濟亡則兗之東南界亦苦難辨華陽專主商洛則梁之西北界茫無畔岸黑水與雍通波則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極禹貢之書雖存徒虛器耳郡縣能亂其疆域山川亦能變其疆域向之不可移者今或移之矣非研精覃思博稽圖籍其何以正之

王者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禹任土作貢皆祭祀燕饗之需車服器械之飾吉凶禮樂之用國家之所必不可缺者夫子無間然三語深得其心非但季世徵求之濫不可與同日而論即伊尹之獻令周公之王會恐亦屬後人依託借曰有之則殷周之志荒矣今釋厥貢必一一明其所用如金銀珠玉琅玕怪石竹木橘柚菁茅之類則尤必詳致其辨使知聖人無一徇欲之事庶不敢厲民以自養耳

帝都三面距河舟楫環通諸侯之朝貢商賈之懋遷行旅之往來外國之享王皆以達河爲至其水道曲折經悉志之於州末兗青徐揚皆由濟漯以達河荆豫皆由

洛以達河梁雍皆由渭以達河冀之島夷由碣石以達河揚之島夷由淮泗以達河崑崙析支渠搜由積石以達河下文所謂四海會同者具見於此矣然當時粟米取之於甸服無仰給四方之事所運者唯貢物故輕舟可載山谿可浮逾于洛逾于沔是也要其間陸行亦不過數十里聖人之重民力也如此後世牛羊用人若張湯通褒斜之道以致漢中之穀陸運百餘里亦不以爲難其於聖人之心相去何啻霄壤

古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四海之內分爲九州九州之內制爲五服以別其遠近甸侯綏爲中國要荒爲四夷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是也五服之外

尚有餘地亦在九州之域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是也九州之外夷狄戎蠻之地不登版圖不奉正朔王者以不治治之是爲四海此禹貢五服九州四海之名義也宋儒見它書所稱四海有以水言者遂一切撥棄古訓以四海爲海水四夷爲外國殊不知禹貢九州之內自有中國蠻夷之別甸侯綏三服則壤成賦之區名曰中邦要荒二服爲夷爲蠻沈尹成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即其地也不然郊子豈外國之君長而大荒絕域亦安能爲天子守邪禹錫圭告成唯據十三年中已然之事錄之以成書其後非必一一盡同也如舜紹堯肇十有二州則州境之

山川已有所更改封十有二山濬川則山川之秩祀必有所增益而命禹以百揆兼司空汝平水土惟時懋哉不僅如此篇所紀而已也至於土田之肥瘠貢賦之多寡聲教之遠近它時亦必有小異說經者但當就禹貢以釋禹貢若牽合前後則反多窒礙矣

地域之分以高山大川為限後世犬牙相制之形無有也水土之功以決川距海為則後世曲防逆防之事無有也

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注云防謂脈理

疆理之政以濬畎距川為利後世

穿渠灌溉之智無有也稅斂之法以土田物產為賦後

世口率音律出錢之令無有也九州之貢所以給邦用後

世奇技淫巧之供無有也四海之貢所以表嚮化後世

珍禽瓊寶之獻無有也達河之道所以通貢篚後世飛芻輓粟之役無有也山川之奠所以秩命祀後世設險守國之計無有也六府之脩所以養民生後世山林川澤之禁無有也土姓之錫所以褒有德後世彊幹弱枝之慮無有也武衛之奮所以戒不虞後世拓土開邊之舉無有也聲教之訖所以大無外後世招來誘致之術無有也想其時民安物阜別有一天地其君若臣亦皆心天地之心覺三代以降號稱善治者猶未免為小康之事衰世之意禮運首述孔子之言先儒疑為老莊之緒餘由今思之殆不然也學者熟讀禹貢而有得焉非惟知識日進於高明抑且心術漸登於淳古

已卯余復入 帝城謁大司徒吉水李公以禹貢錐指
就正公覽之喜曰是書博而不雜精而能賅不惟名物
殫洽兼得虞夏傳心之要出以問世誰曰不宜余負牆
而謝今春公寓書天津以示劉侍御西谷先生先生一
見稱賞謂從來所未有復於李公序而行之誠異數也
嗟乎積病無繆終日仰面看屋梁著書當時聊代萱蘇
今迺重災黎棗詒音癡符之誚其能免乎

康熙辛巳夏五德清胡渭

元名渭生字肫
明一字東樵

敬述於御河舟次

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廣
輪之數與職方氏相為表裏漢初蕭何得秦圖書藏諸
石渠閣武帝又嘗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其古
今圖籍亦云備矣而未聞有所謂禹貢圖者禹貢圖之
名自後漢永平中賜王景始也此圖及蕭何所得至晉
時已亡故司空裴秀自製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
於祕府今其序載晉書而圖竟無傳宋程大昌撰禹貢
論繪山川地理圖三十有一而各為之說歸太僕有光
言其亡友吳純甫家藏有是圖乃淳熙辛丑泉州舊刻
今亦不可得見又合沙鄭氏東卿著尚書圖七十有七
其繫禹貢者凡二十五頃從藏書家借觀亦宋刻世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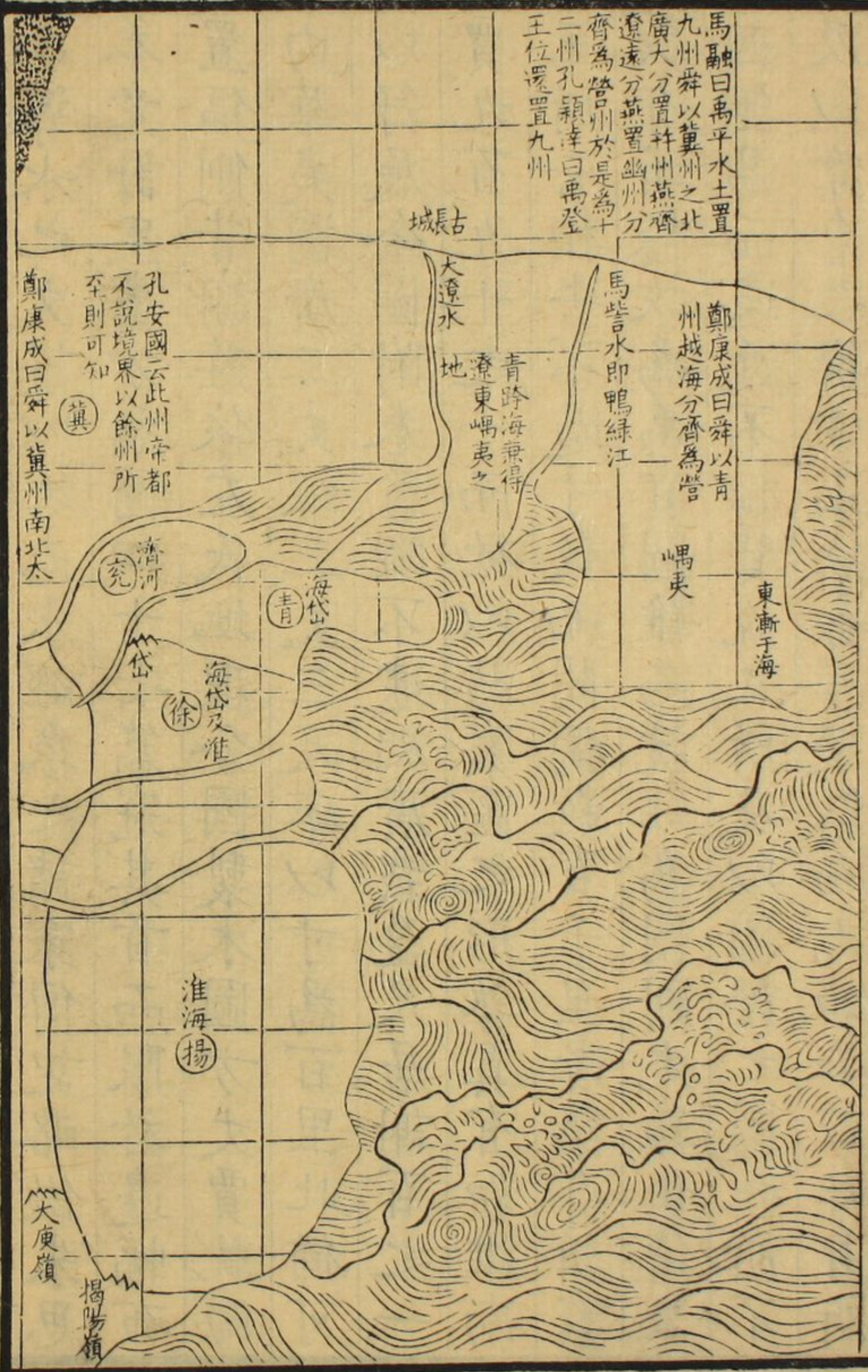
罕覩其用意勤矣惜乎山川之脈絡猶未精審而先儒之舊說與經不合者亦莫能正也明漳浦何模平子撰禹貢圖一卷錢宗伯謙益序之以爲上自山海經下逮桑經酈注古今水道條分理解如堂觀庭如掌見指余聞之不勝嚮往恨一時無從購求耳嗟乎名號有異同郡縣有廢置陵谷有升沈土石有消長古今之變不可勝窮說經至禹貢難矣而爲圖則尤難曾無萬卷之藏足無萬里之行而任意摹寫曰此禹貢圖也有不爲人非笑者乎雖然圖不易爲也而終不可闕苟有說而無圖則山川之方鄉郡國之里至學者茫然莫辨說雖詳亦奚以爲於是不揣孤陋旣作錐指輒據九州五服導

山導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諸家傳記略倣朱思本意計里畫方爲圖四十七篇冠其首而限於邊幅布置偏側昔謝莊依左氏地理分國製木圖方丈賈耽海內華夷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寸爲百里此猶可以舒展今圖附卷首縱不逮咫廣裁盈尺居謝百之一賈九百九十一而欲以賅寰區之形勢真有如淮南王所云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者勢有所窮數有所極故爲禹貢圖難而就經爲圖則尤難但使東西無易面遠近不相背說之所及以圖證之圖之所不及以意會之辨方正位存其梗槩而已如必曰非身所親歷終無以得其真則愚與有罪焉夫何敢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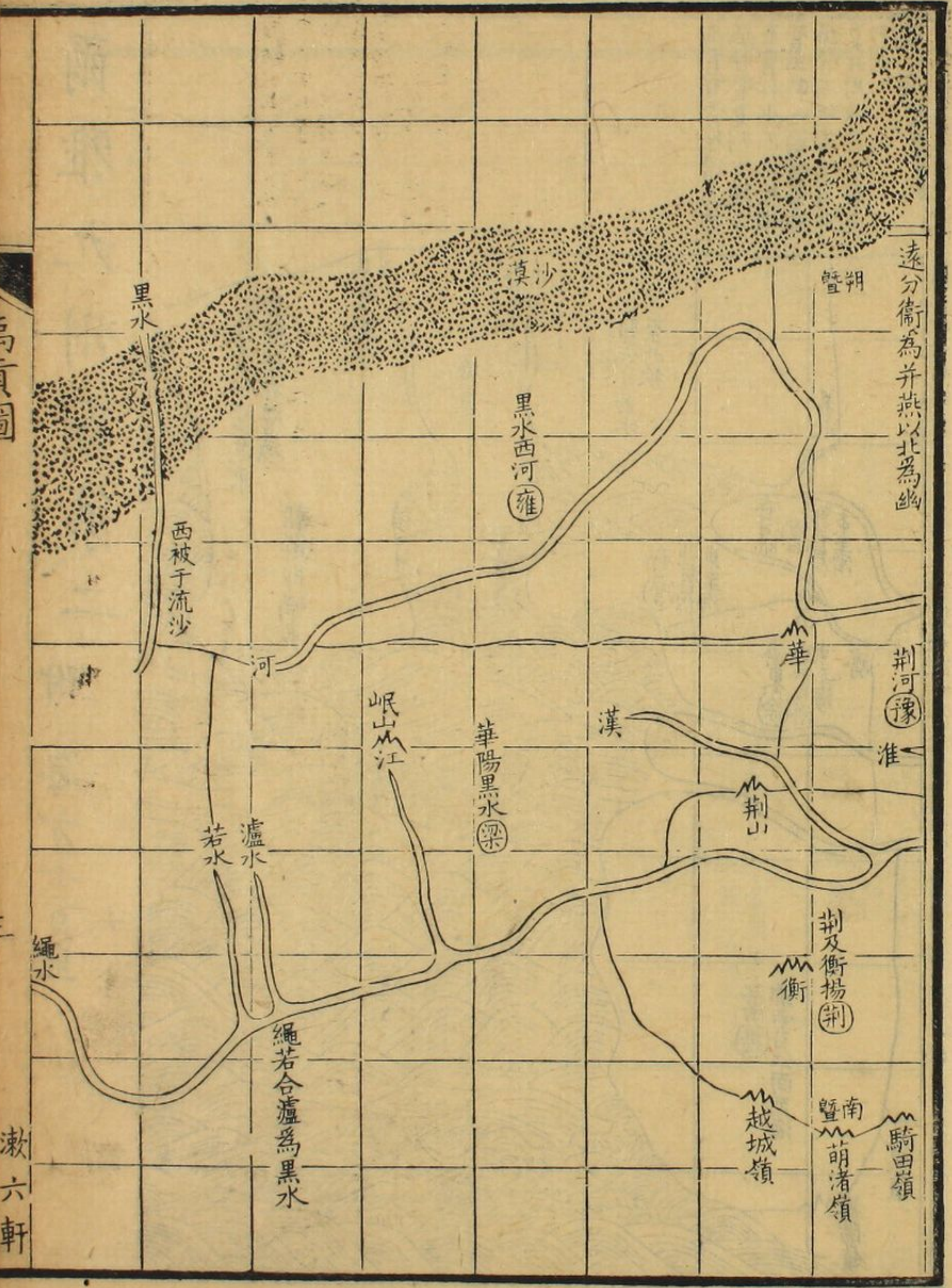
九州分域圖第一

每方七百里

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置幽州分齊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孔穎達曰禹登王位還置九州



孔安國云此州帝都至則可知
鄭康成曰舜以冀州南北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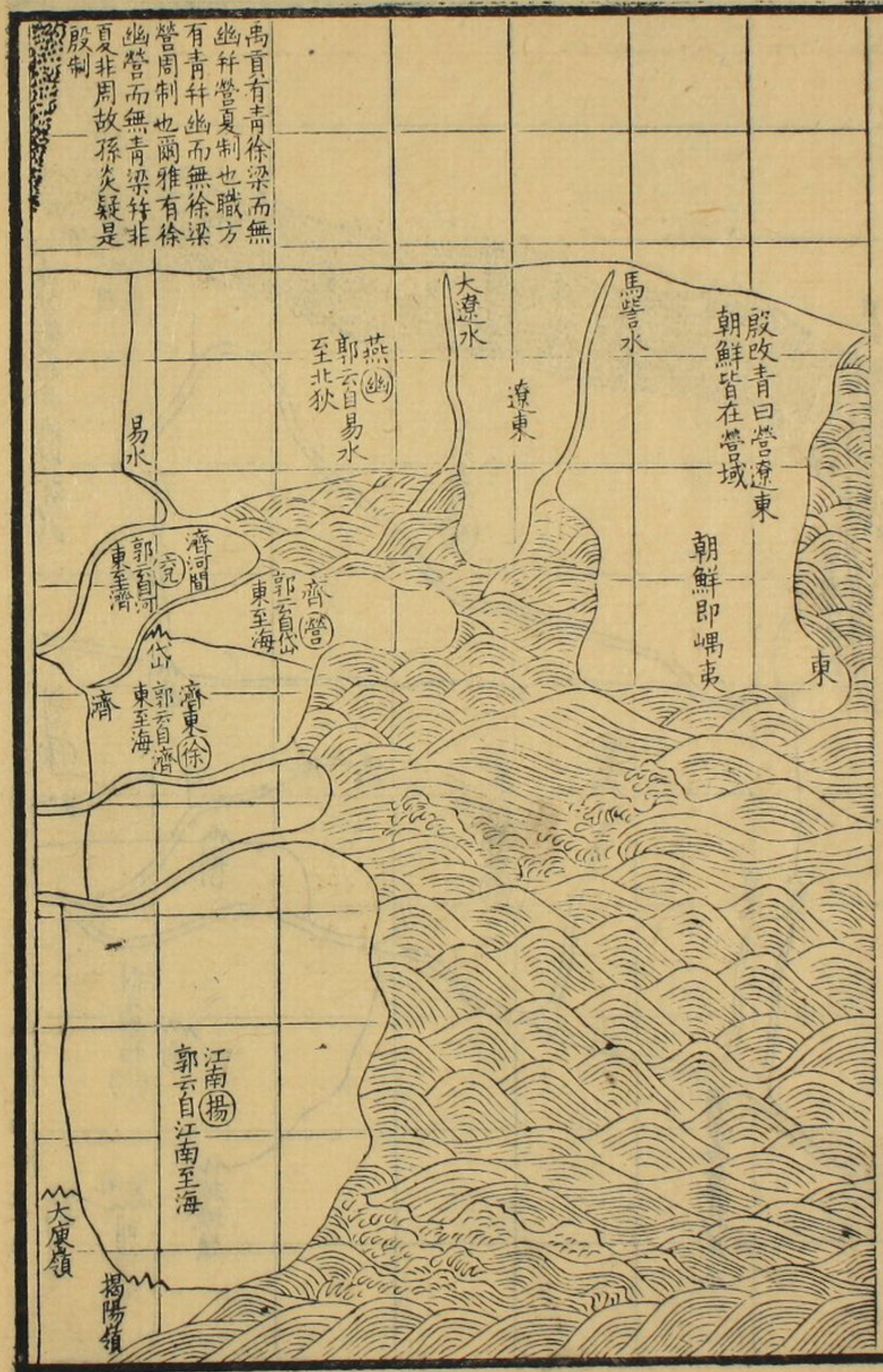
遠分衛為并燕以北為幽

高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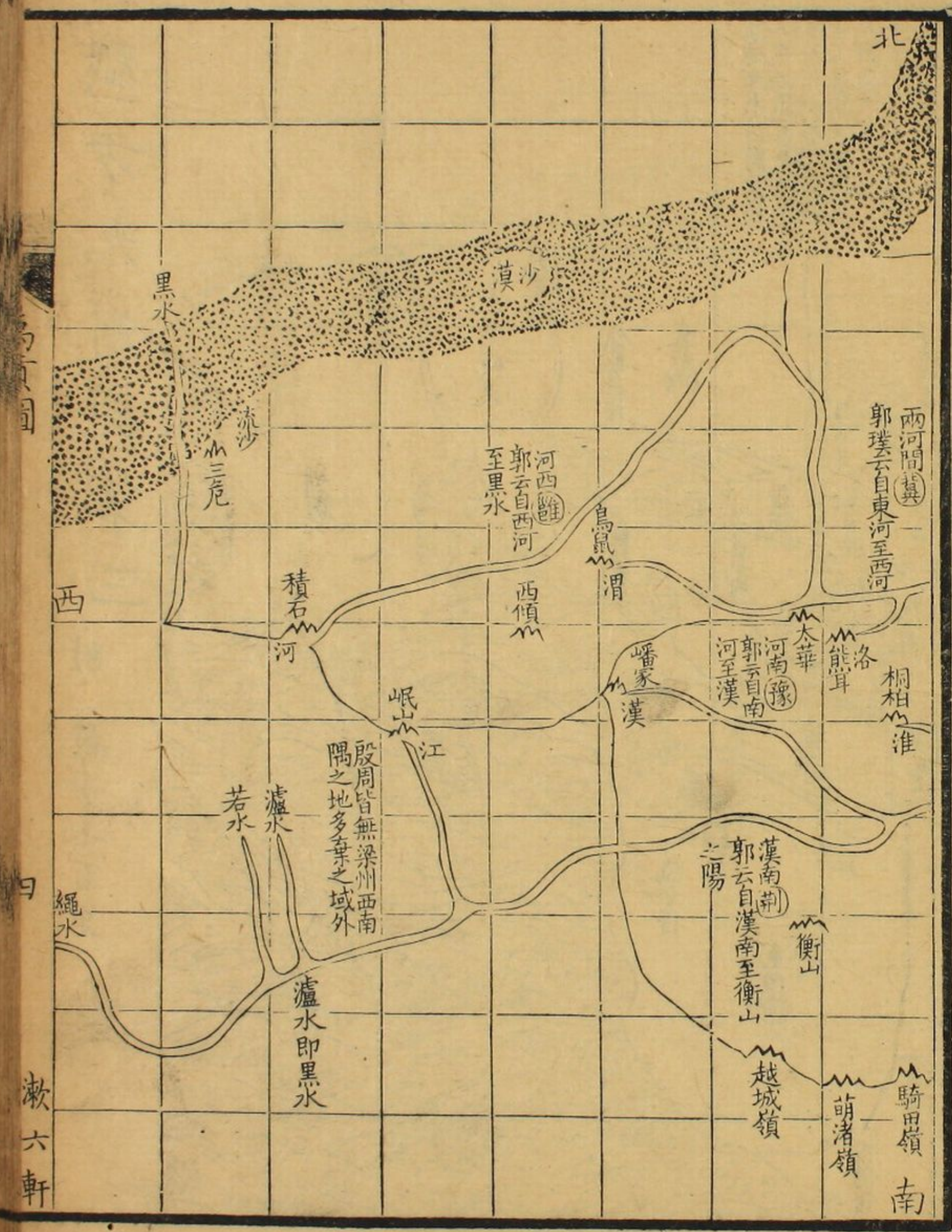
漱六軒

爾雅九州圖第二

附 每方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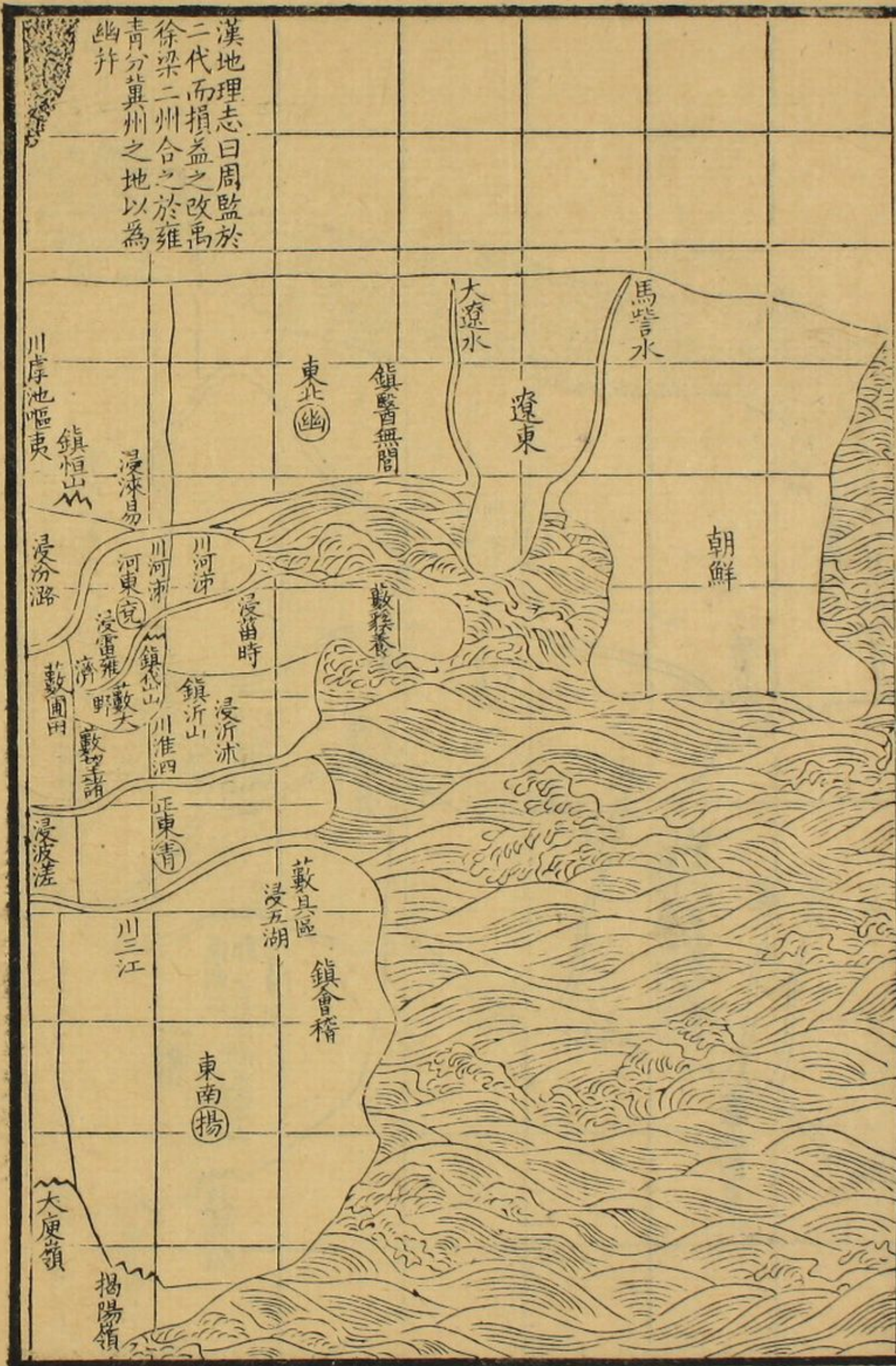
禹貢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營夏制也職方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周制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非夏非周故孫炎疑是殷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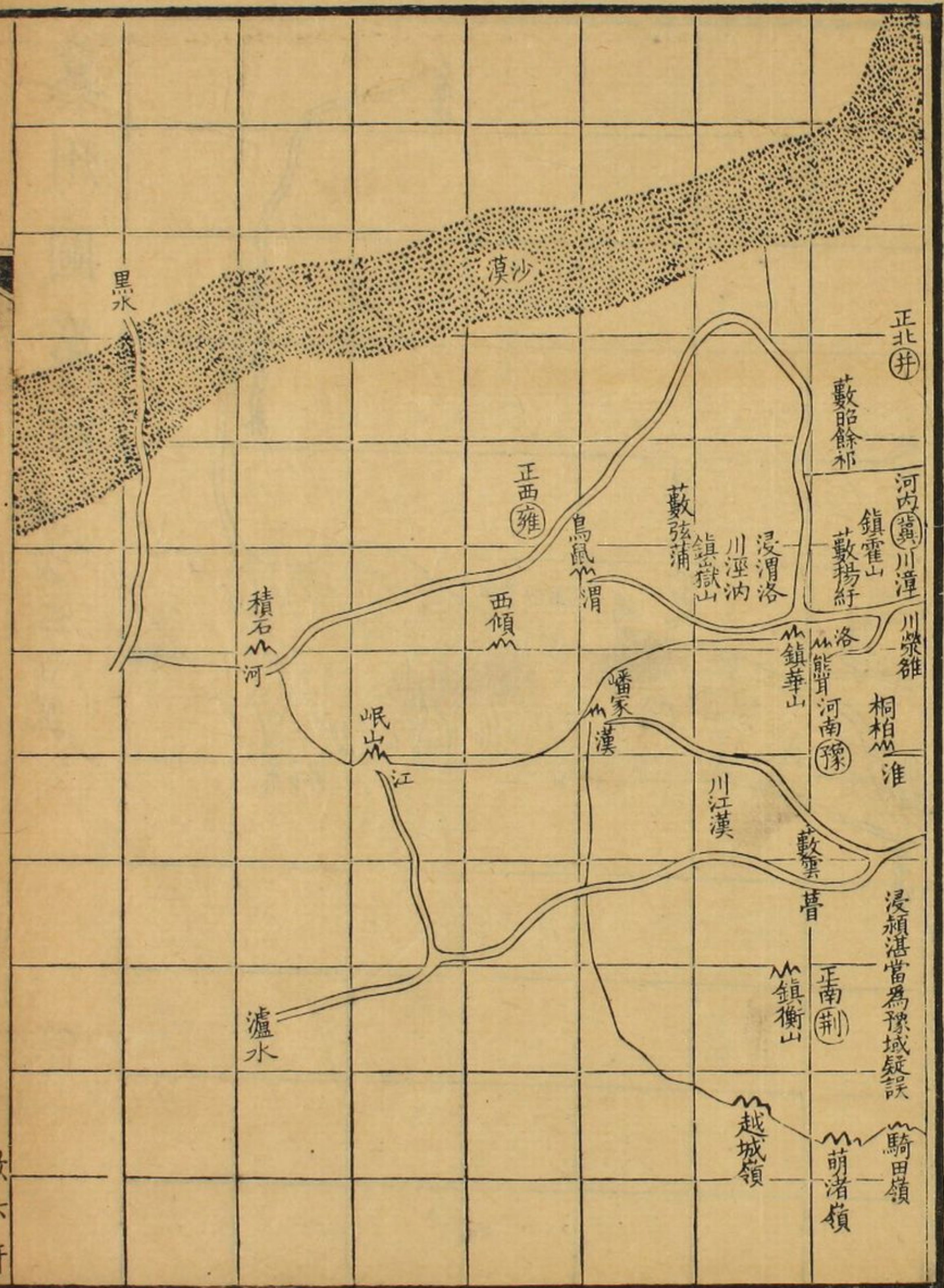
漱六軒

職方九州圖第三

附每方七百里



漢地理志曰周監於
二代而損益之改禹
徐梁二州合之於雍
去齊分冀州之地以為
幽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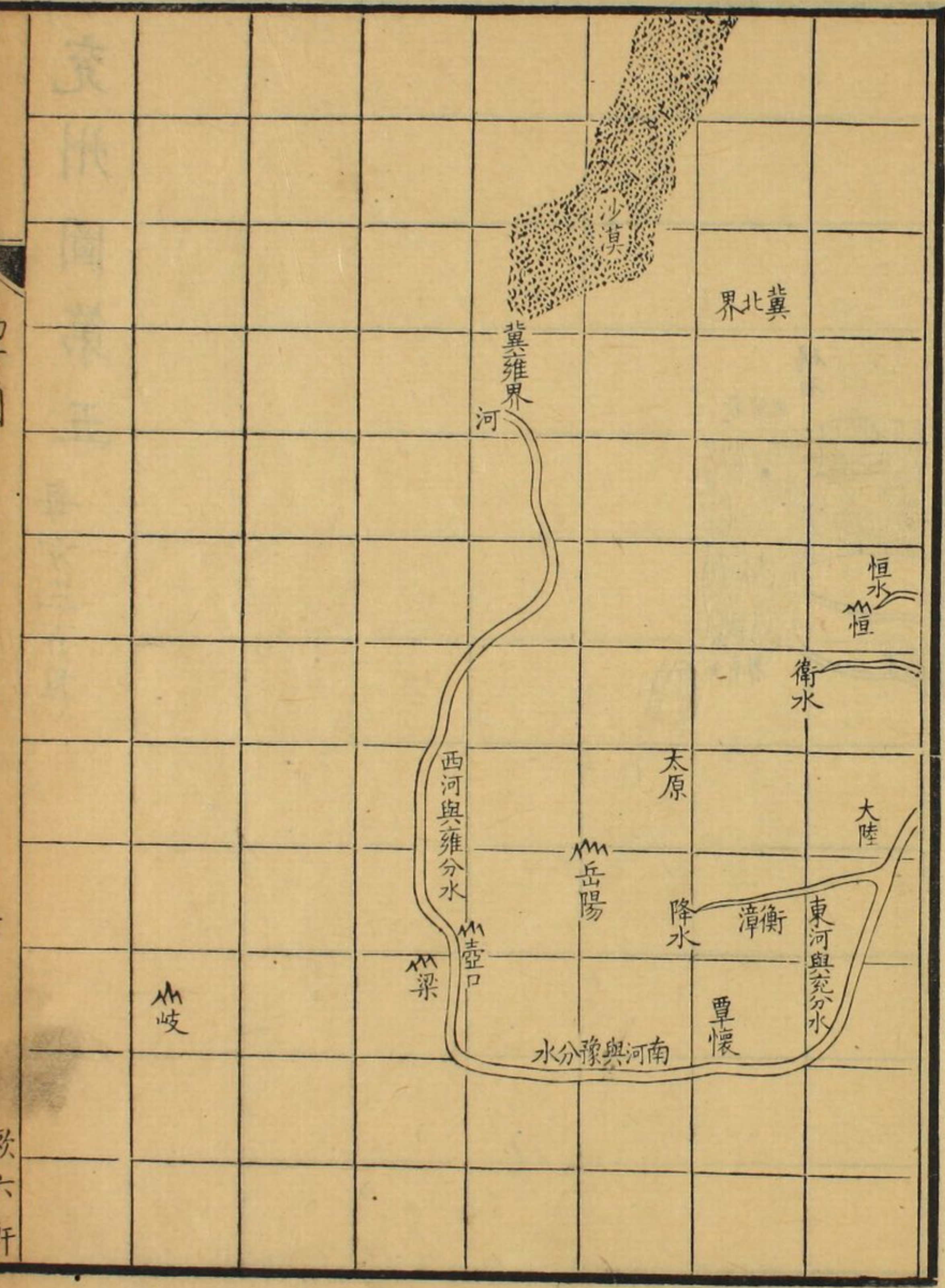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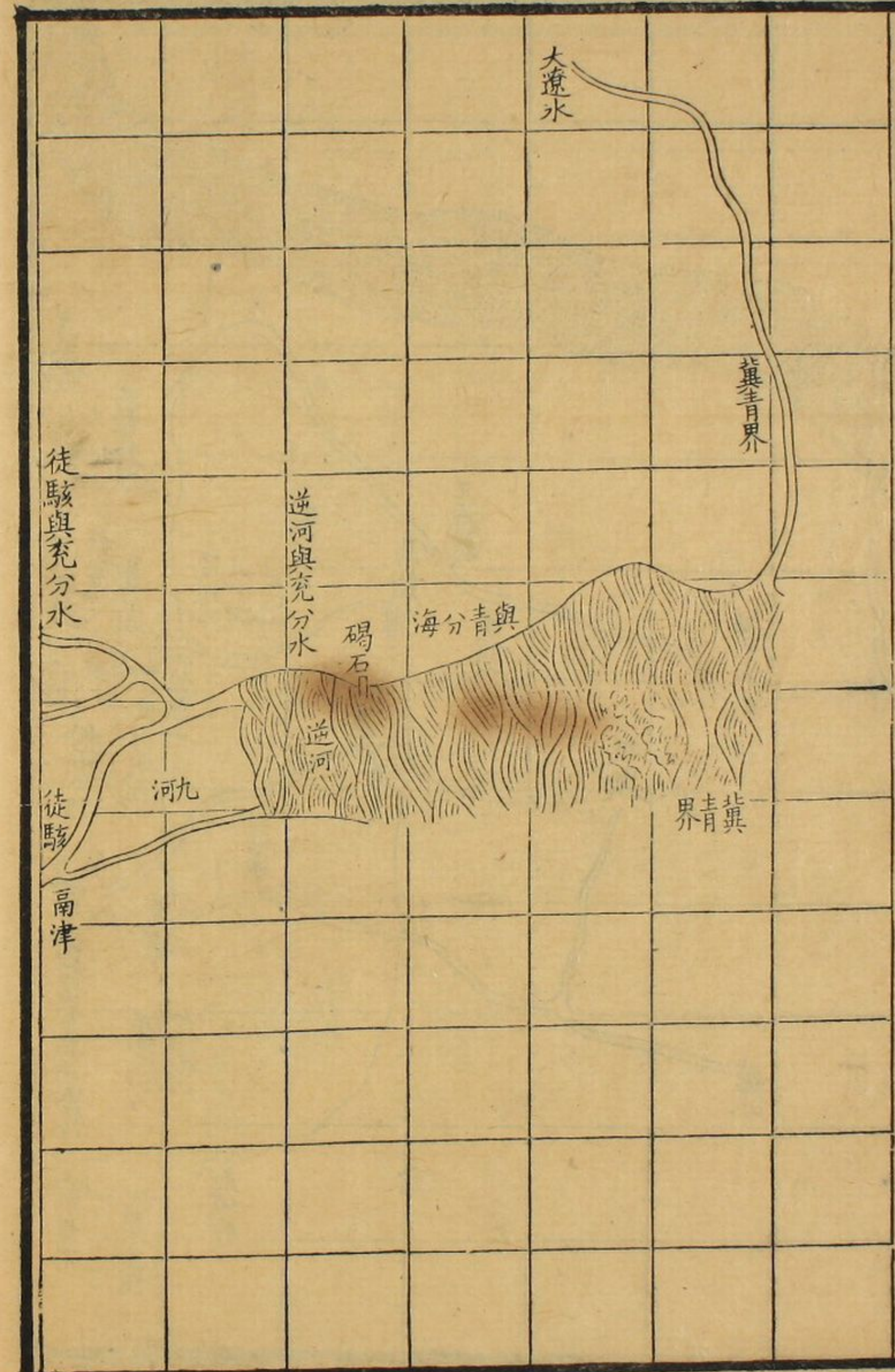


高貢圖

五

漱六軒

冀州圖第四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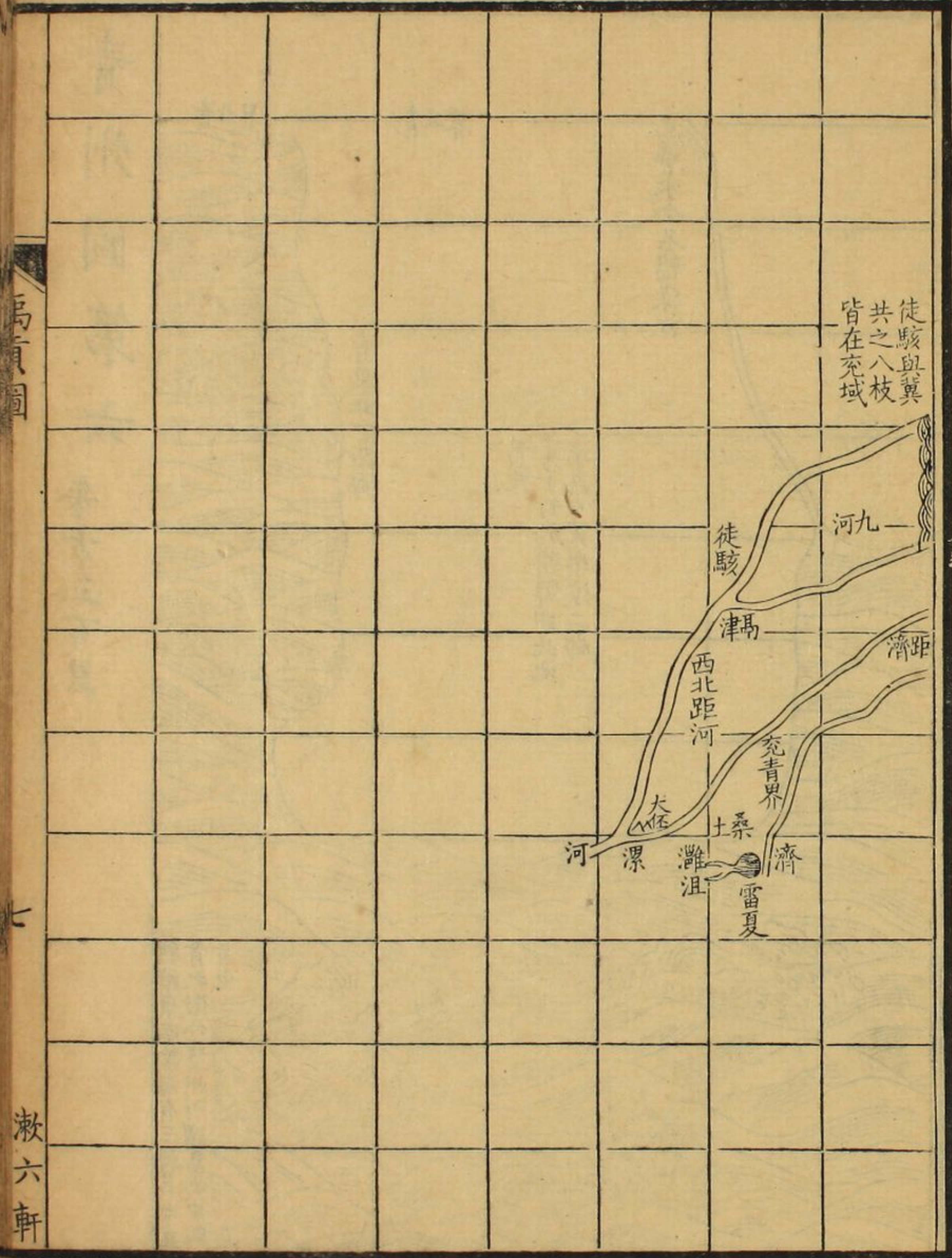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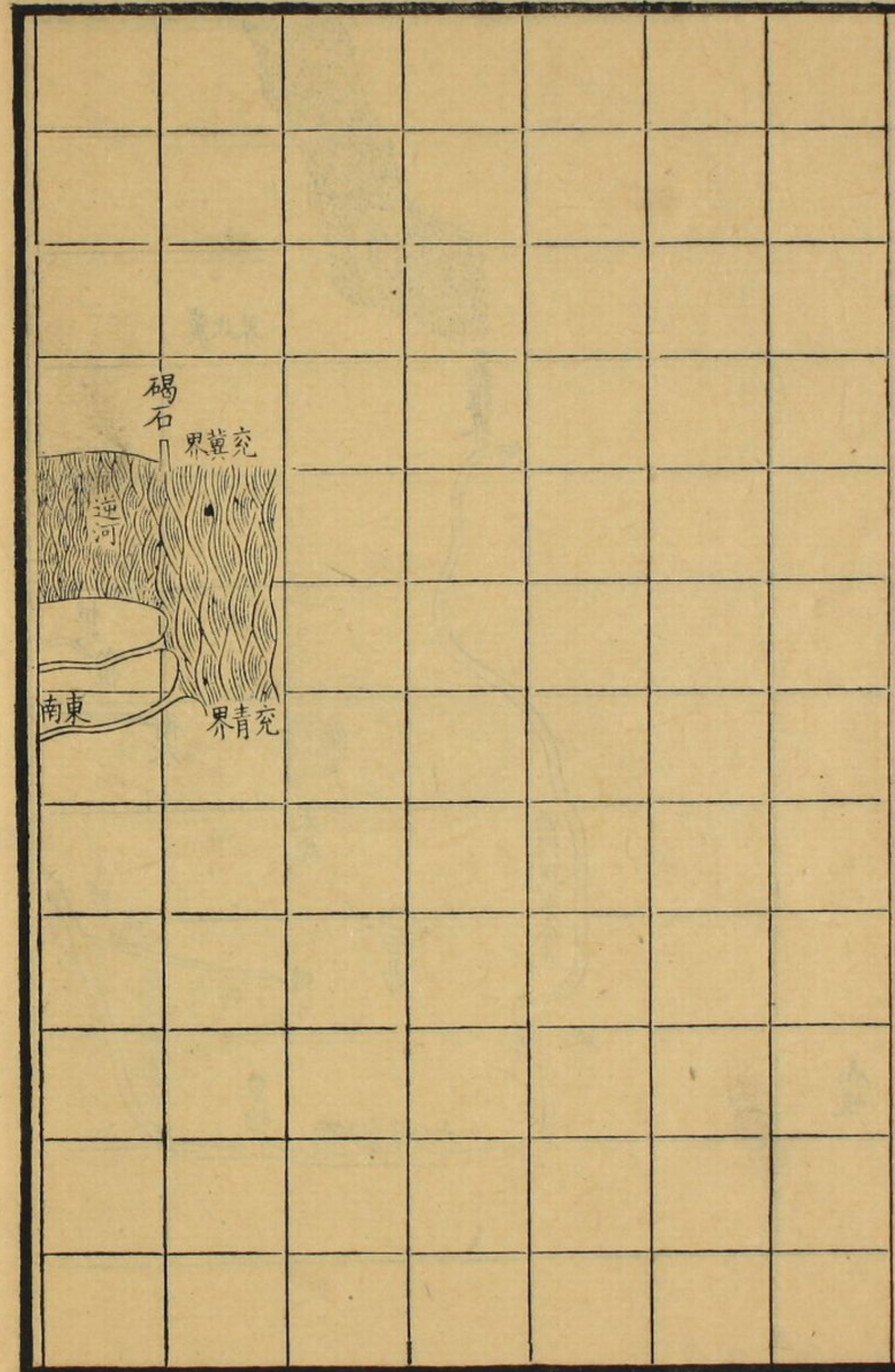


高平圖

漱六軒

兗州圖第五

每方三百里



禹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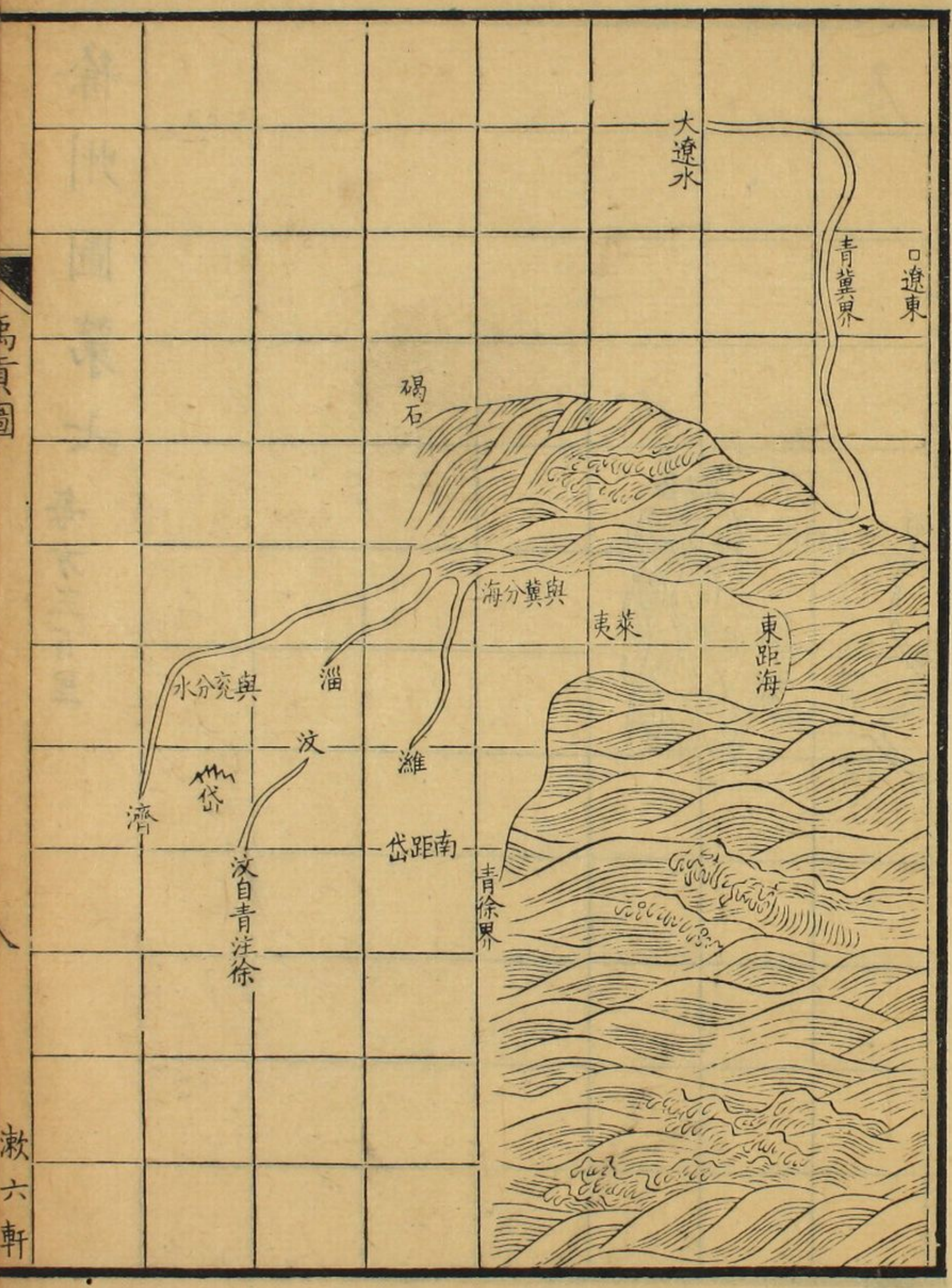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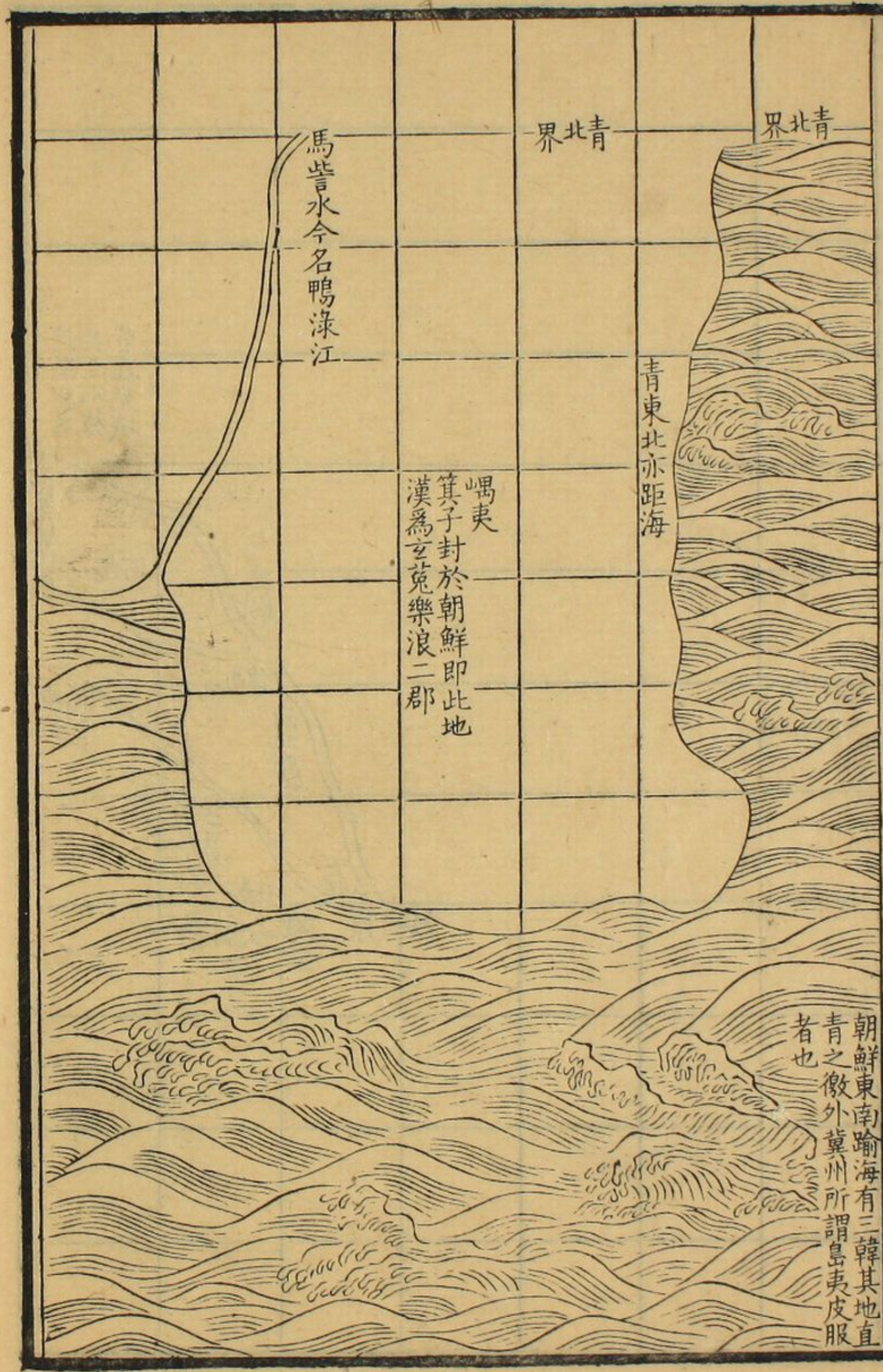
七

漱六軒

禹貢圖

六

青州圖第六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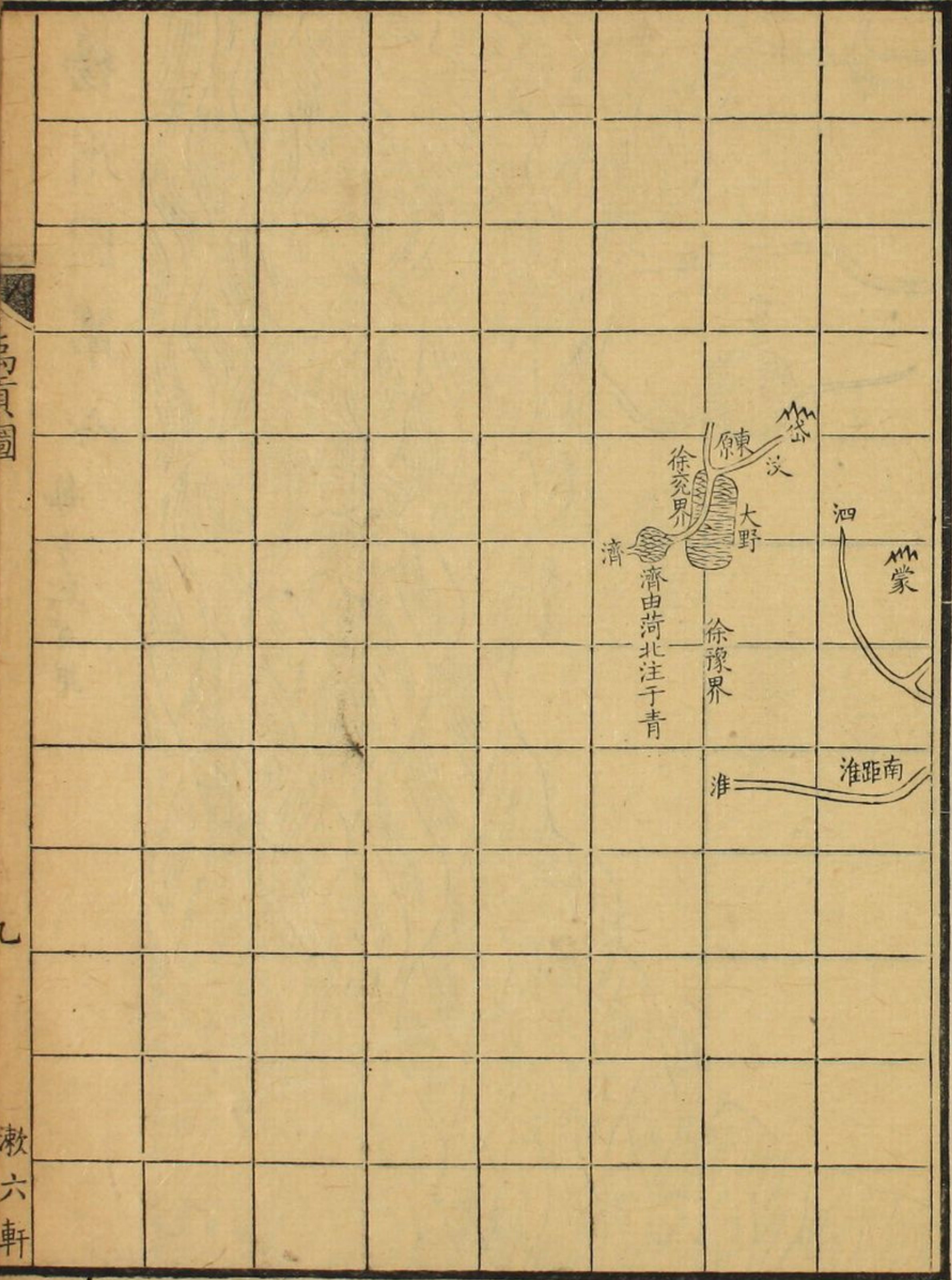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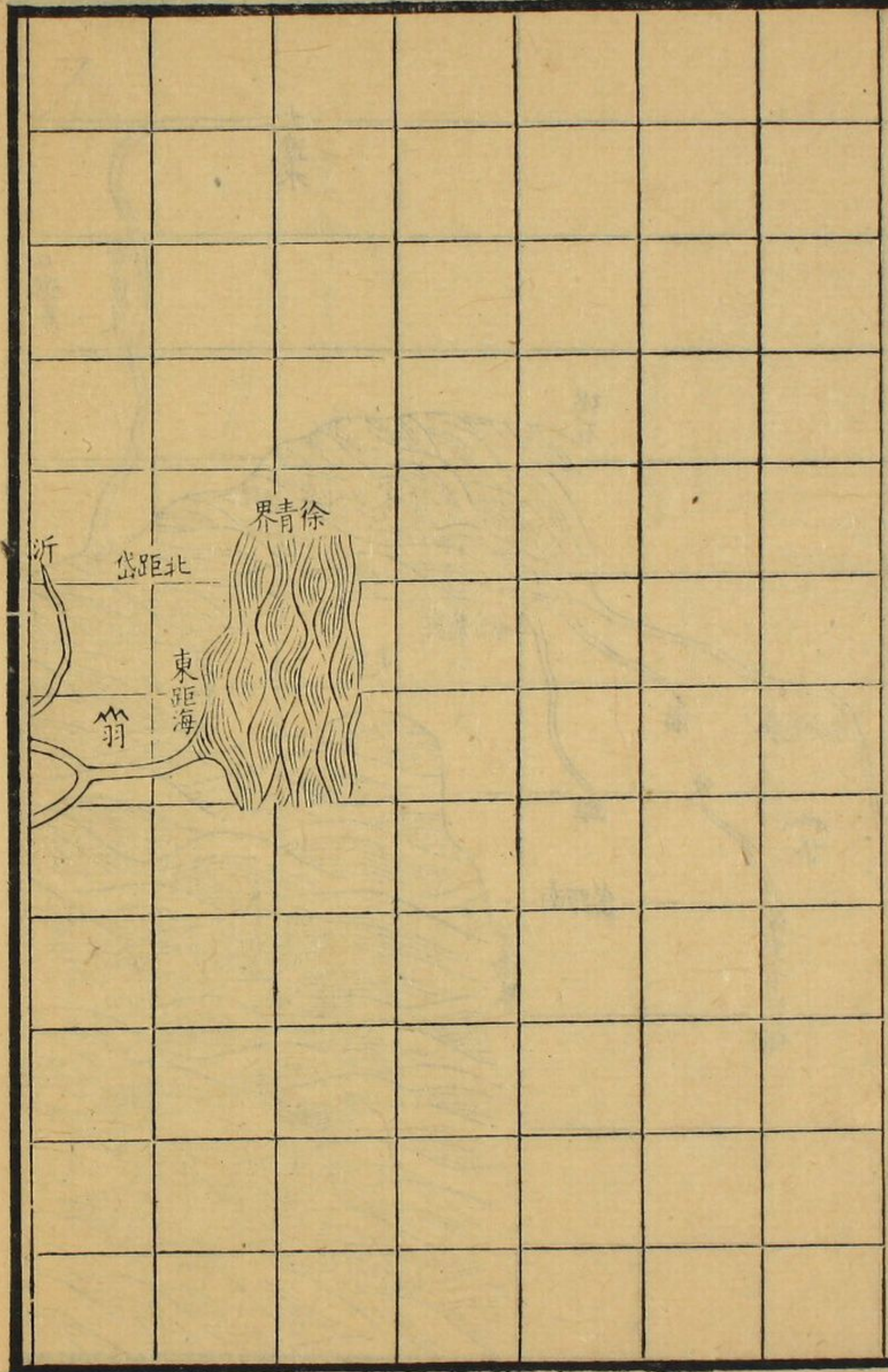


馬訾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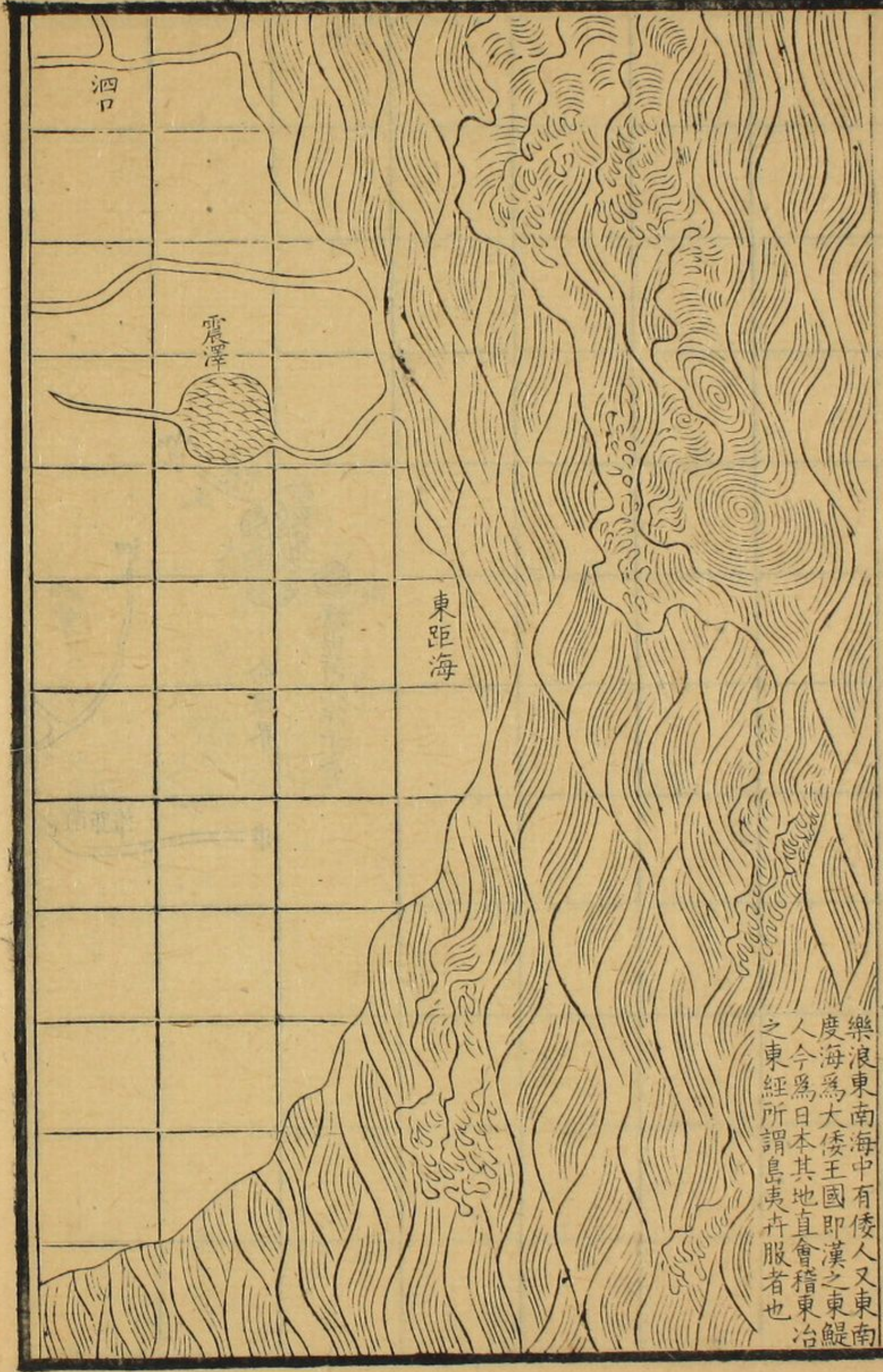
淇六軒

徐州圖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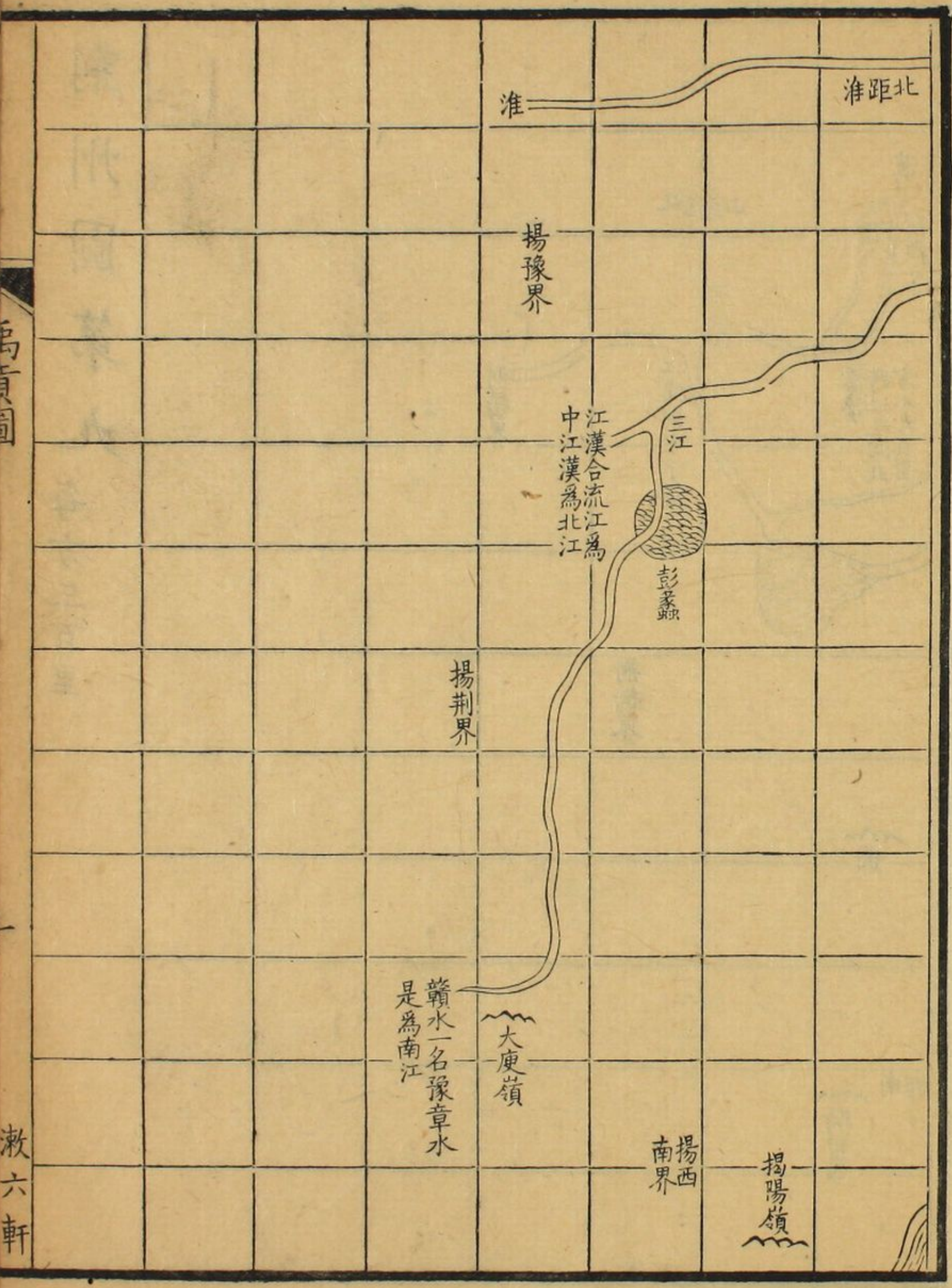
每方三百里



揚州圖第八 每方三百里



樂浪東南海中有倭人又東南
 度海為大倭王國即漢之東
 人今為日本其地直會稽東
 之東經所謂島夷卉服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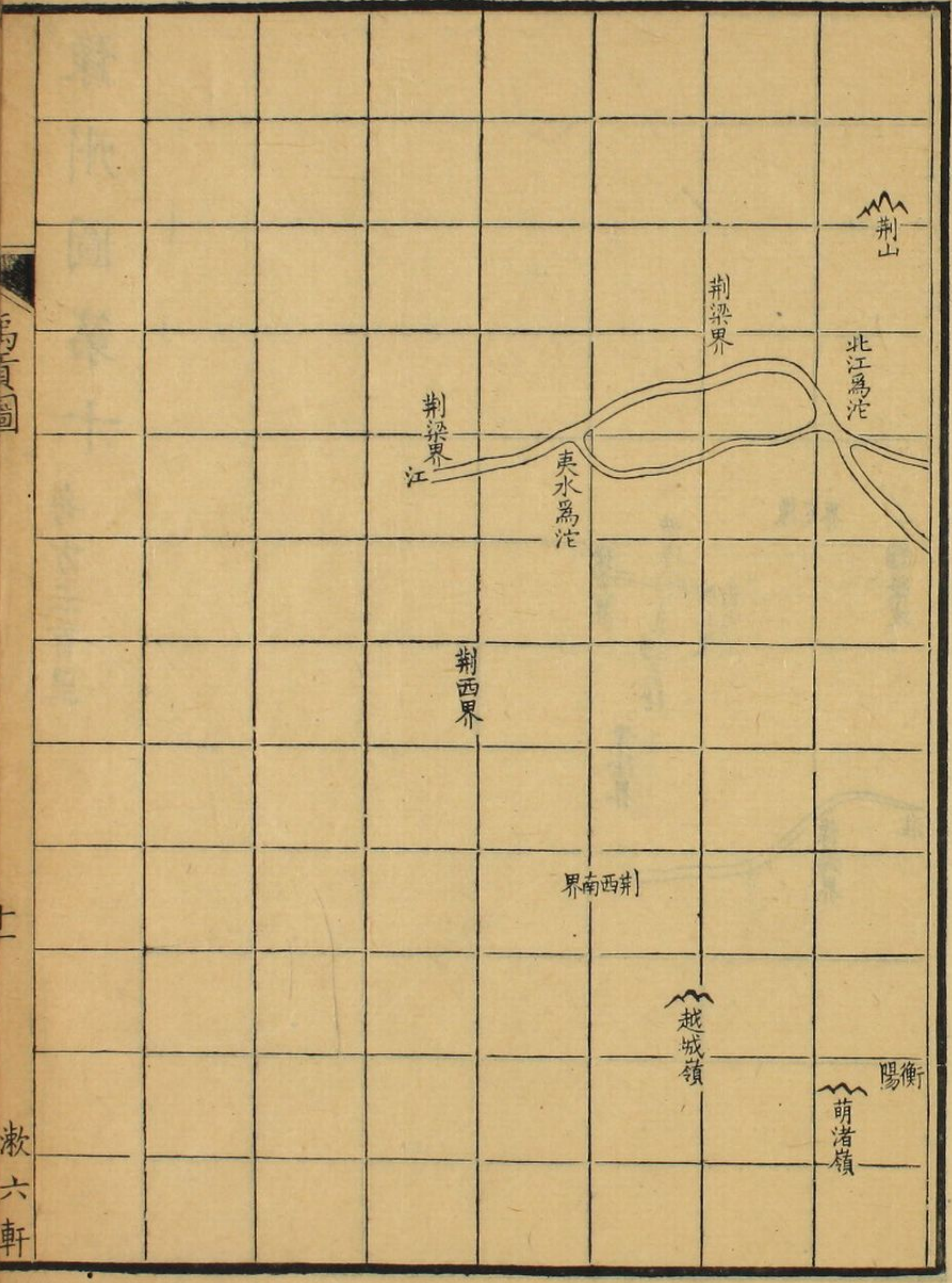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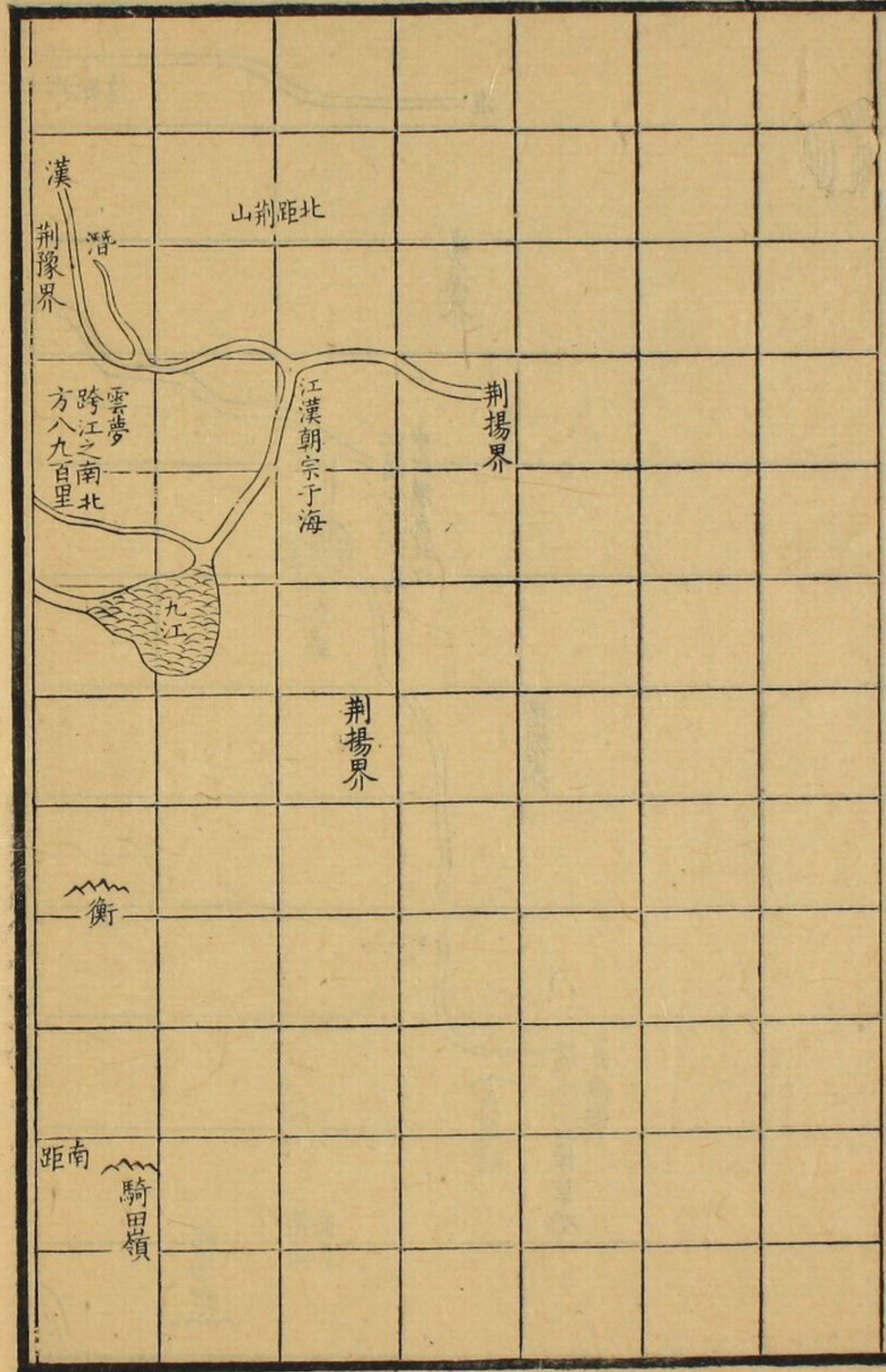


大庾嶺
 贛水一名豫章水
 是為南江

高真圖

漱六軒

荆州圖第九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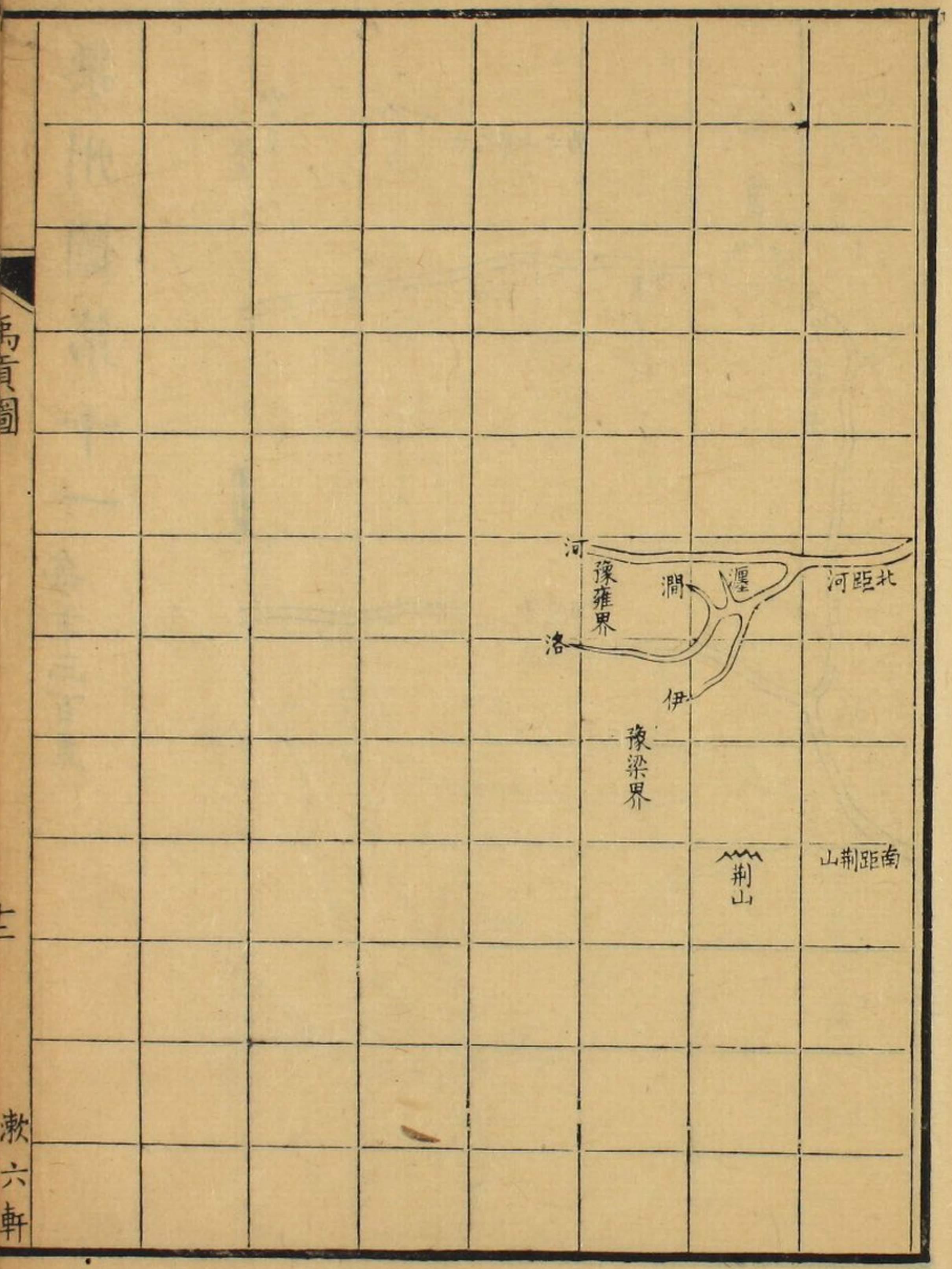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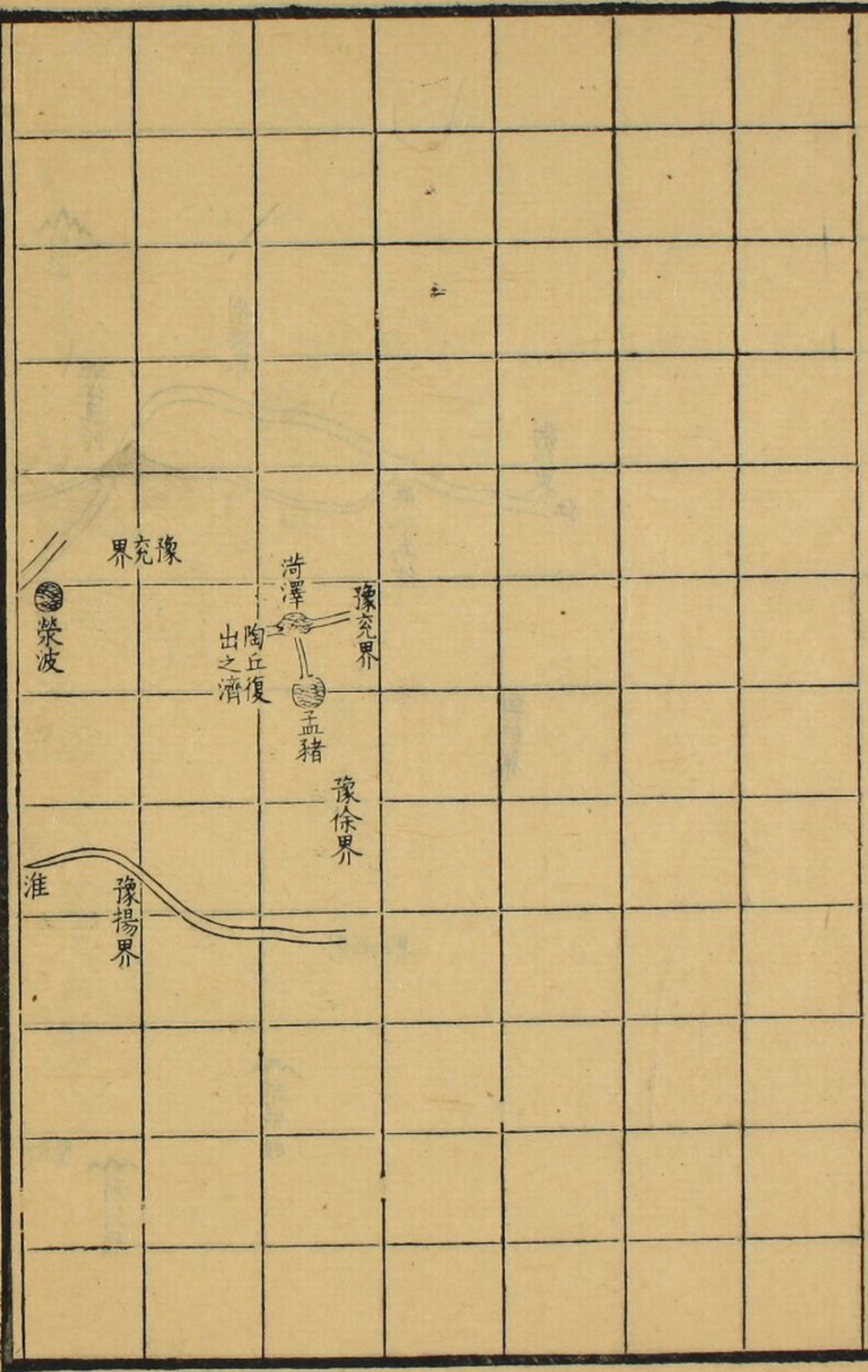


荆州圖

上

漱六軒

豫州圖第十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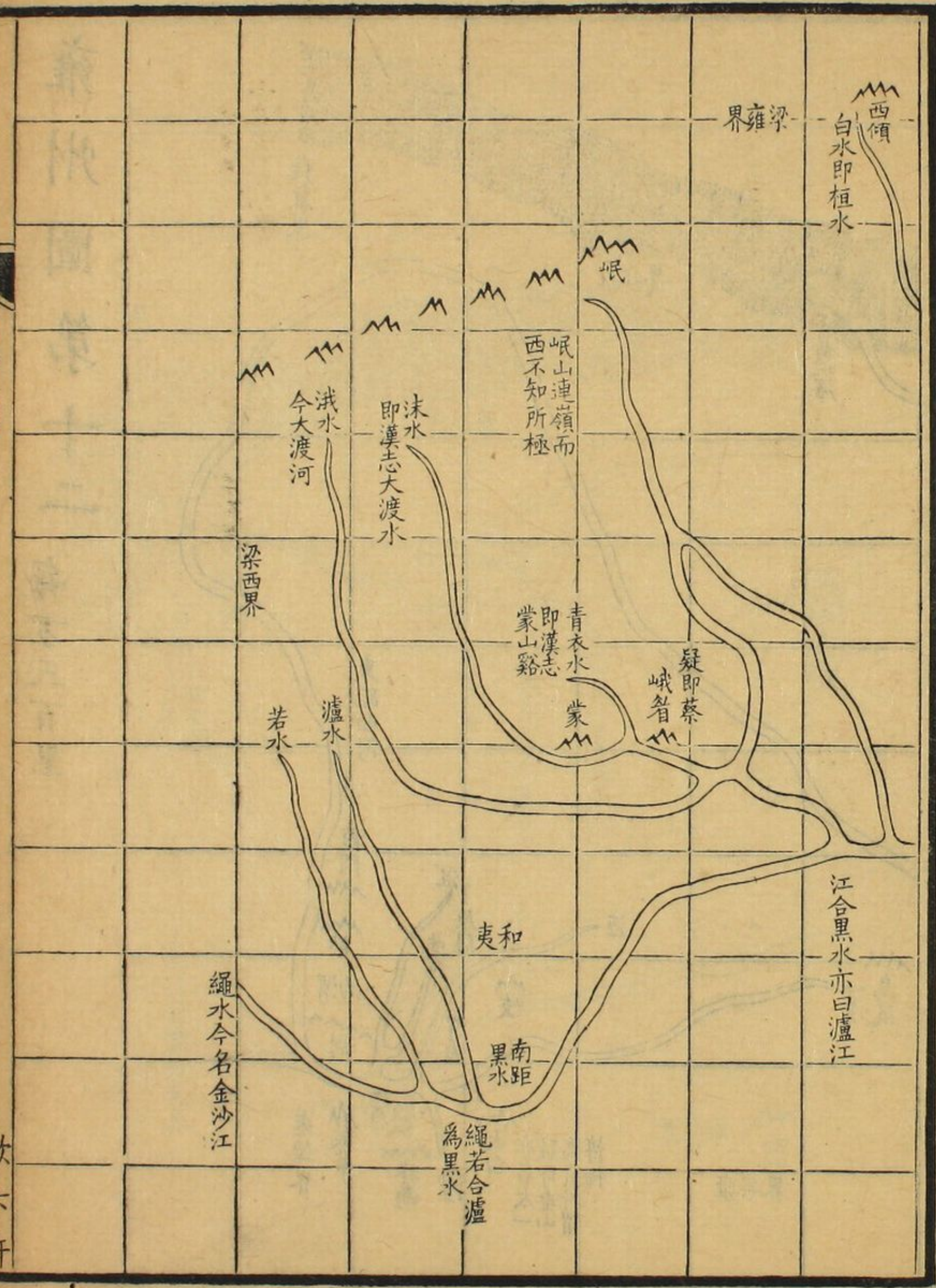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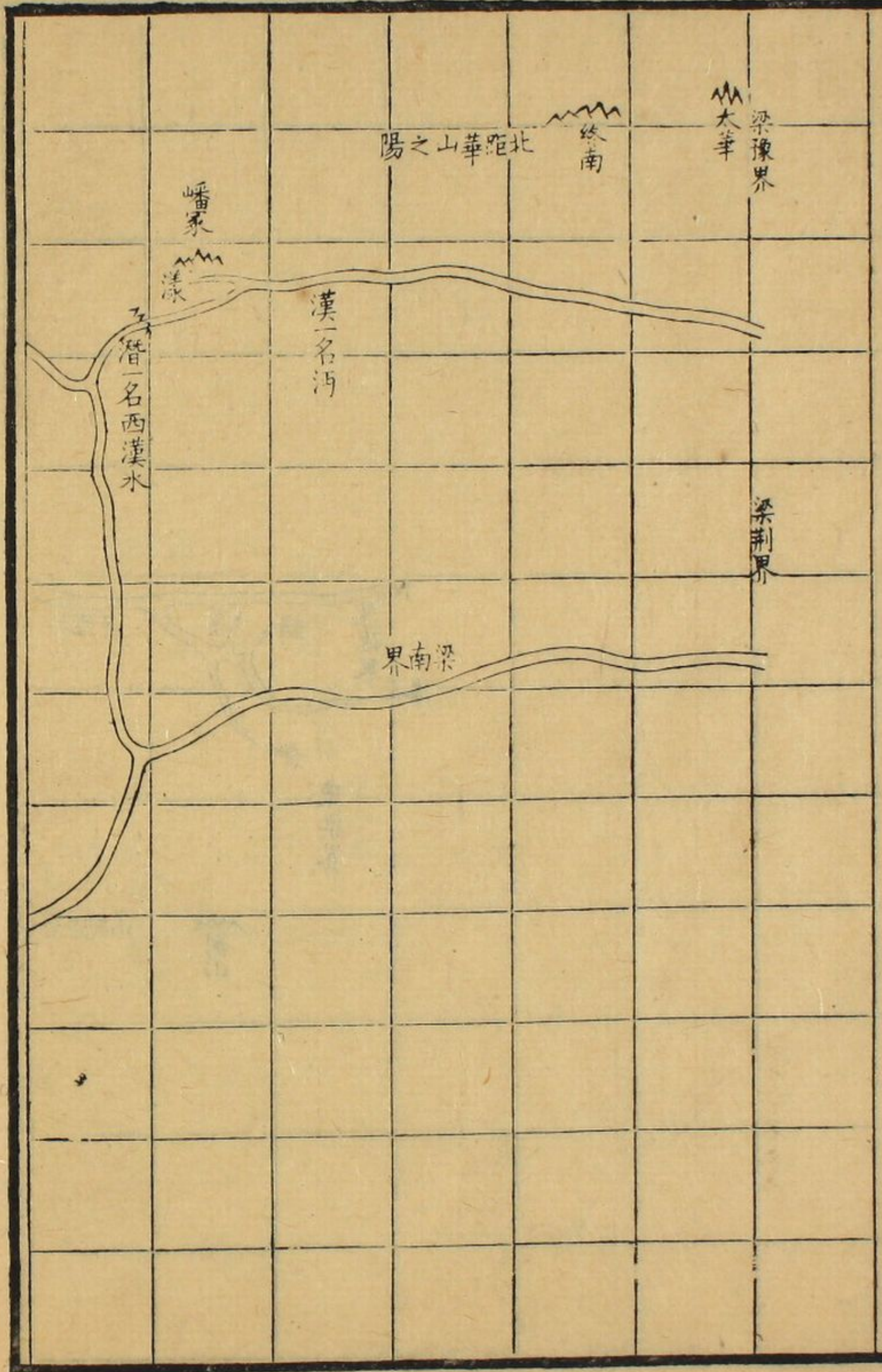


禹貢圖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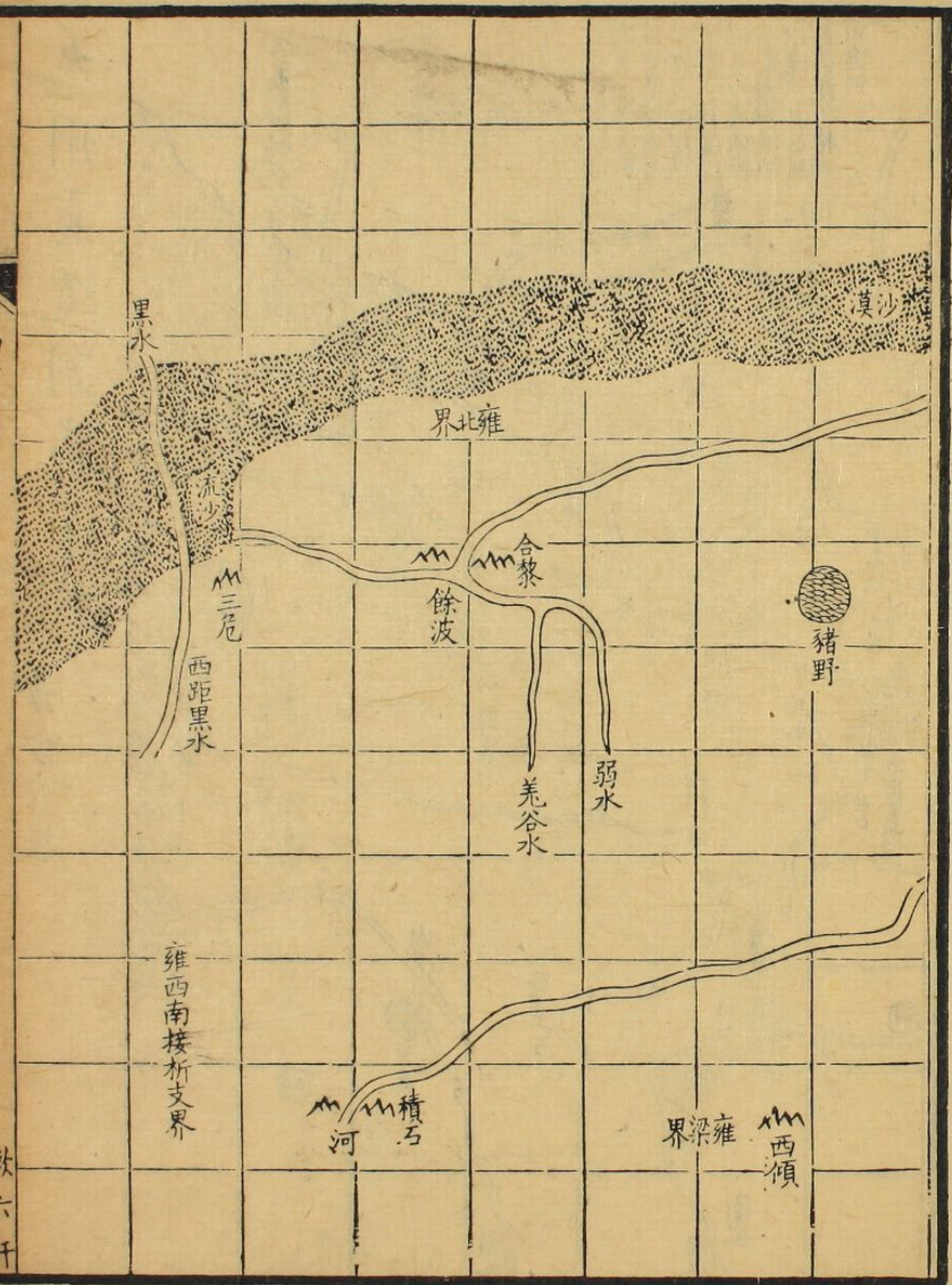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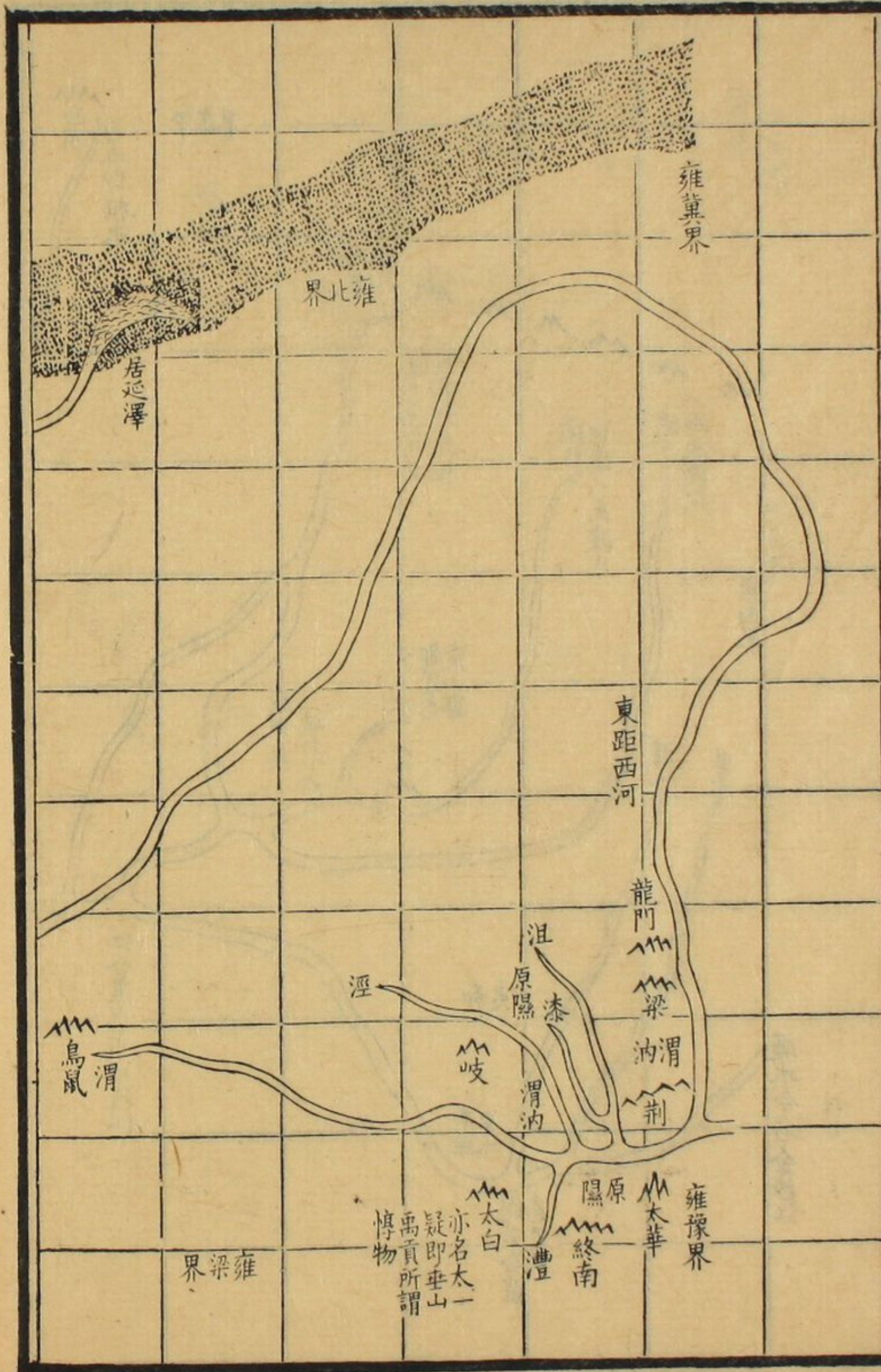
漱六軒

梁州圖第十一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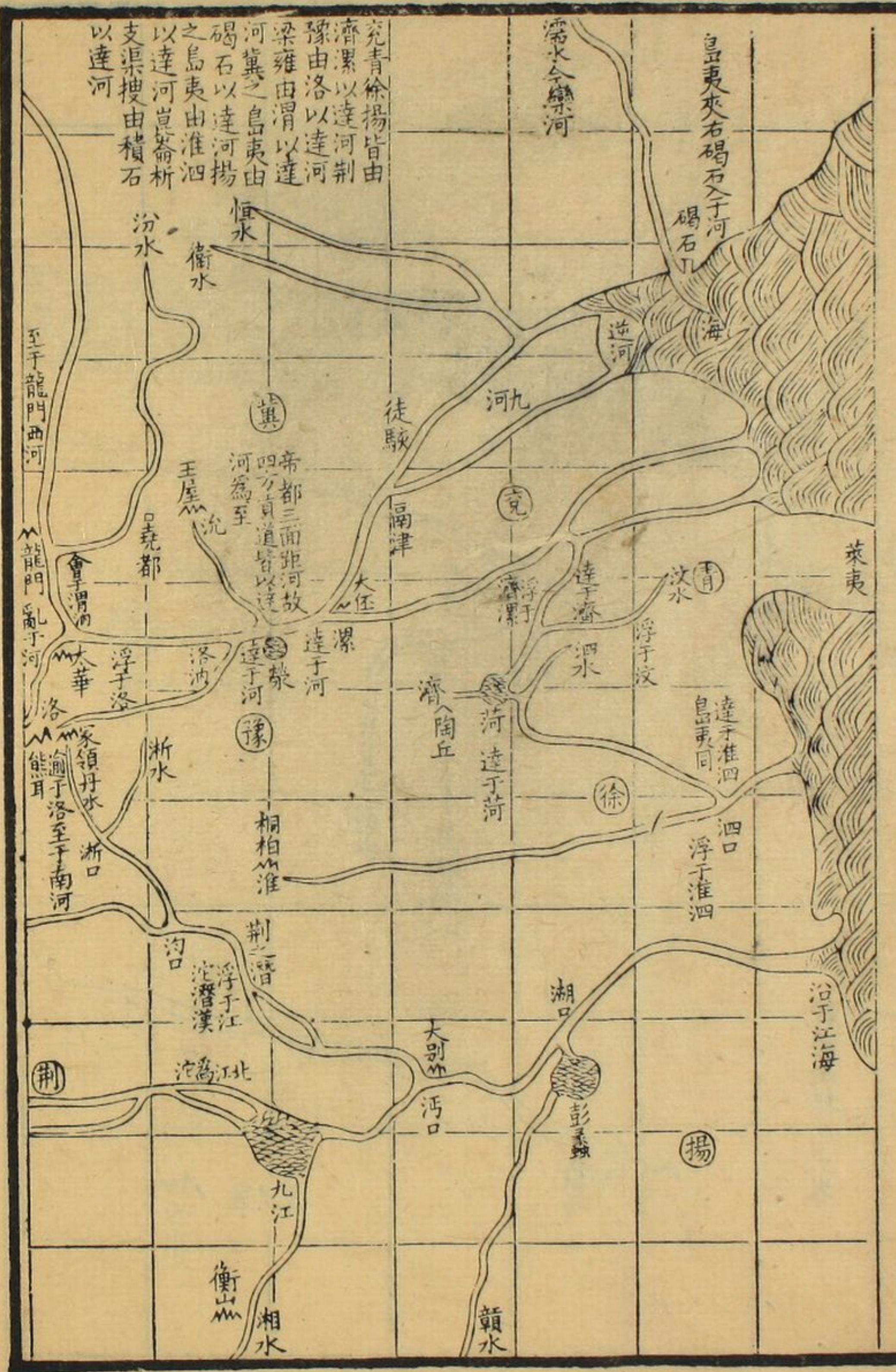
雍州圖第十二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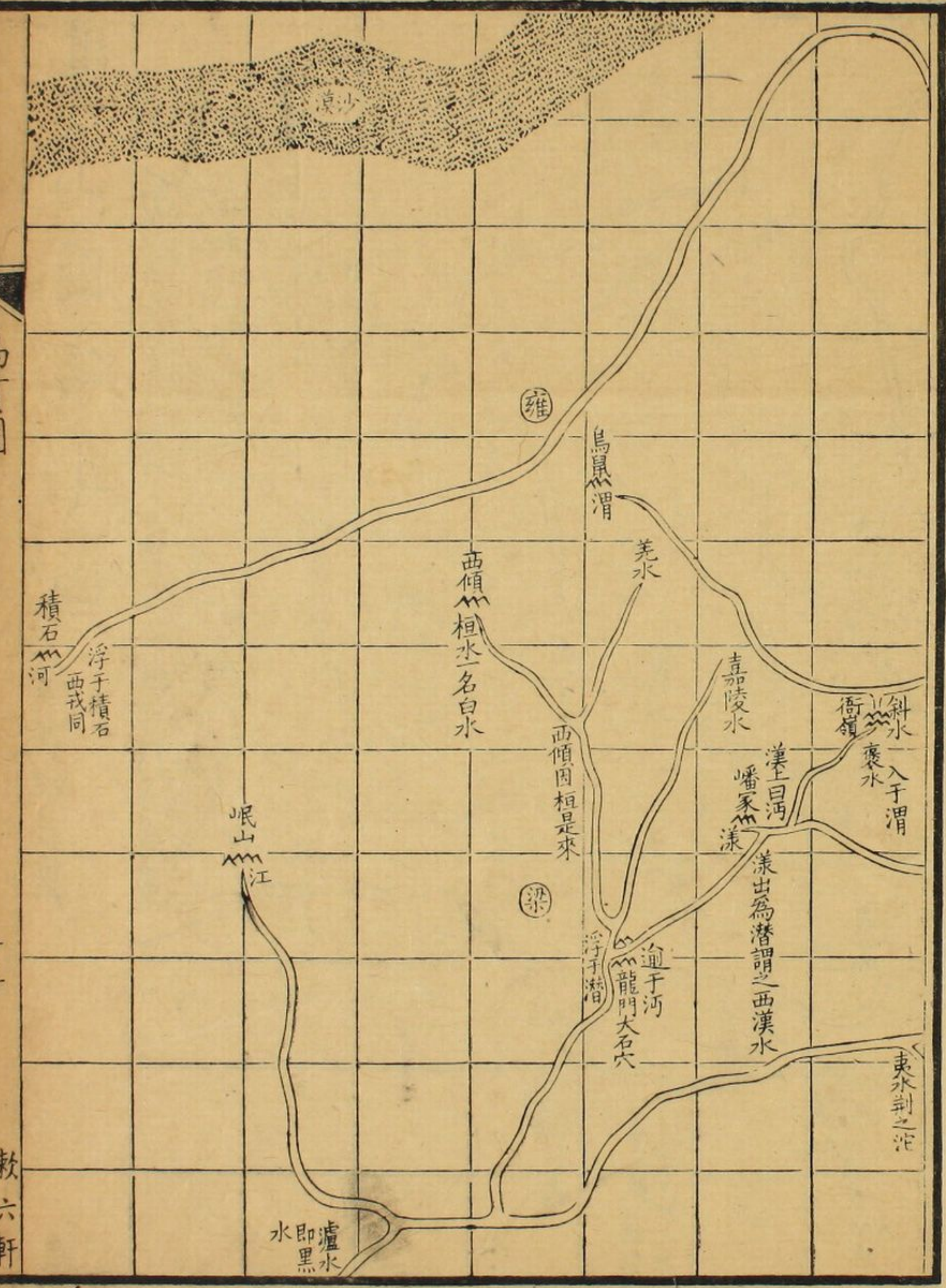


九州貢道圖第十三

每方百里



兗青徐揚皆由
濟漯以達河荆
豫由洛以達河
梁雍由渭以達
河冀之由夷由
碣石以達河揚
之由夷由淮泗
以達河豈翁析
支渠搜由積石
以達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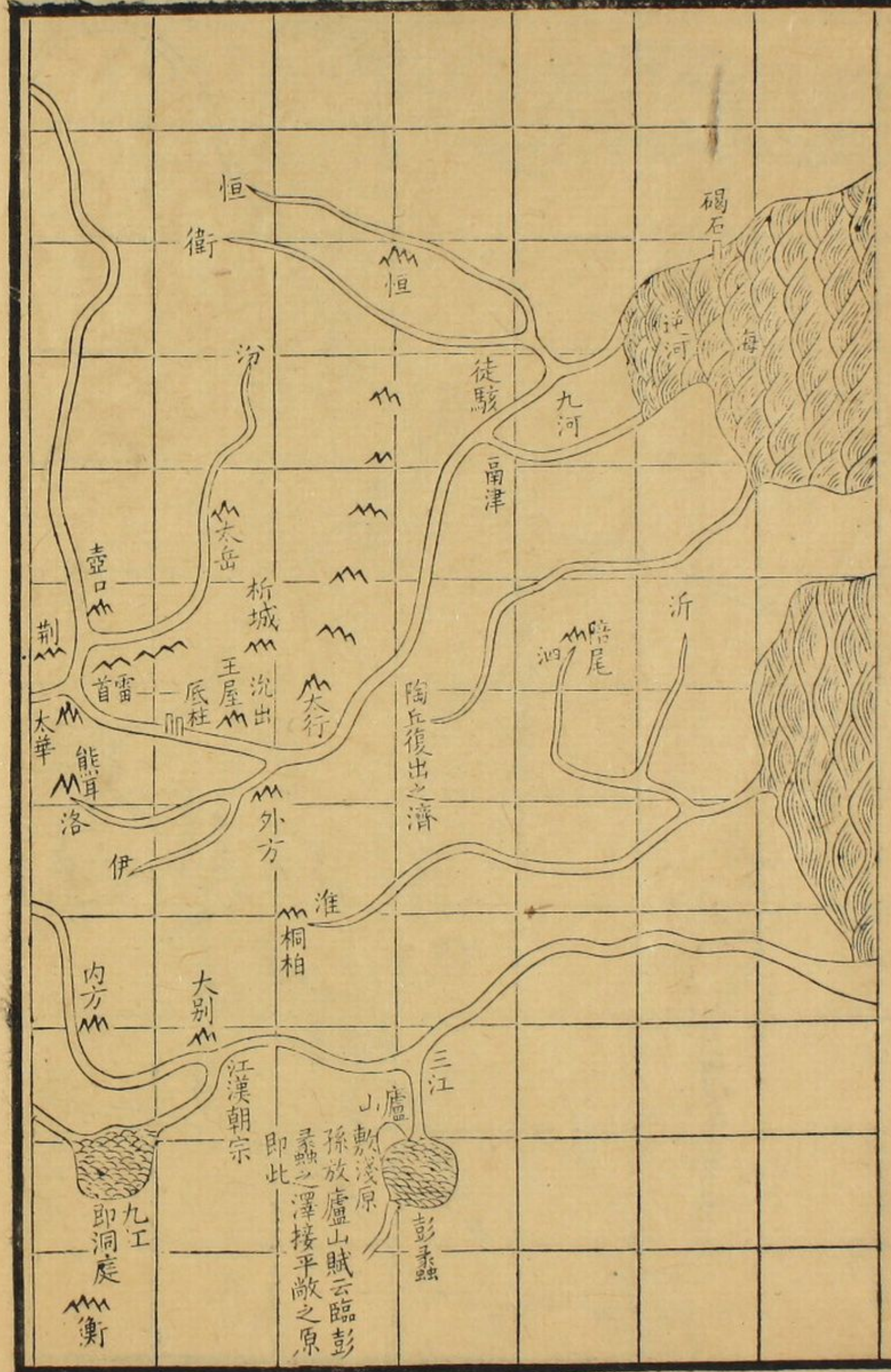


九州貢道圖

五

漱六軒

導山圖第十四 每方四百里



陳櫟曰禹之導山雖曰因而治
眾水大隳岍岐之列河濟所經
西傾之列伊洛淮渭所經嶺家
之列漢水所經岷山之列江水
所經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
逾于河壺口雷首至
于大岳底柱析城至
于王屋太行恒山至
于碣石入于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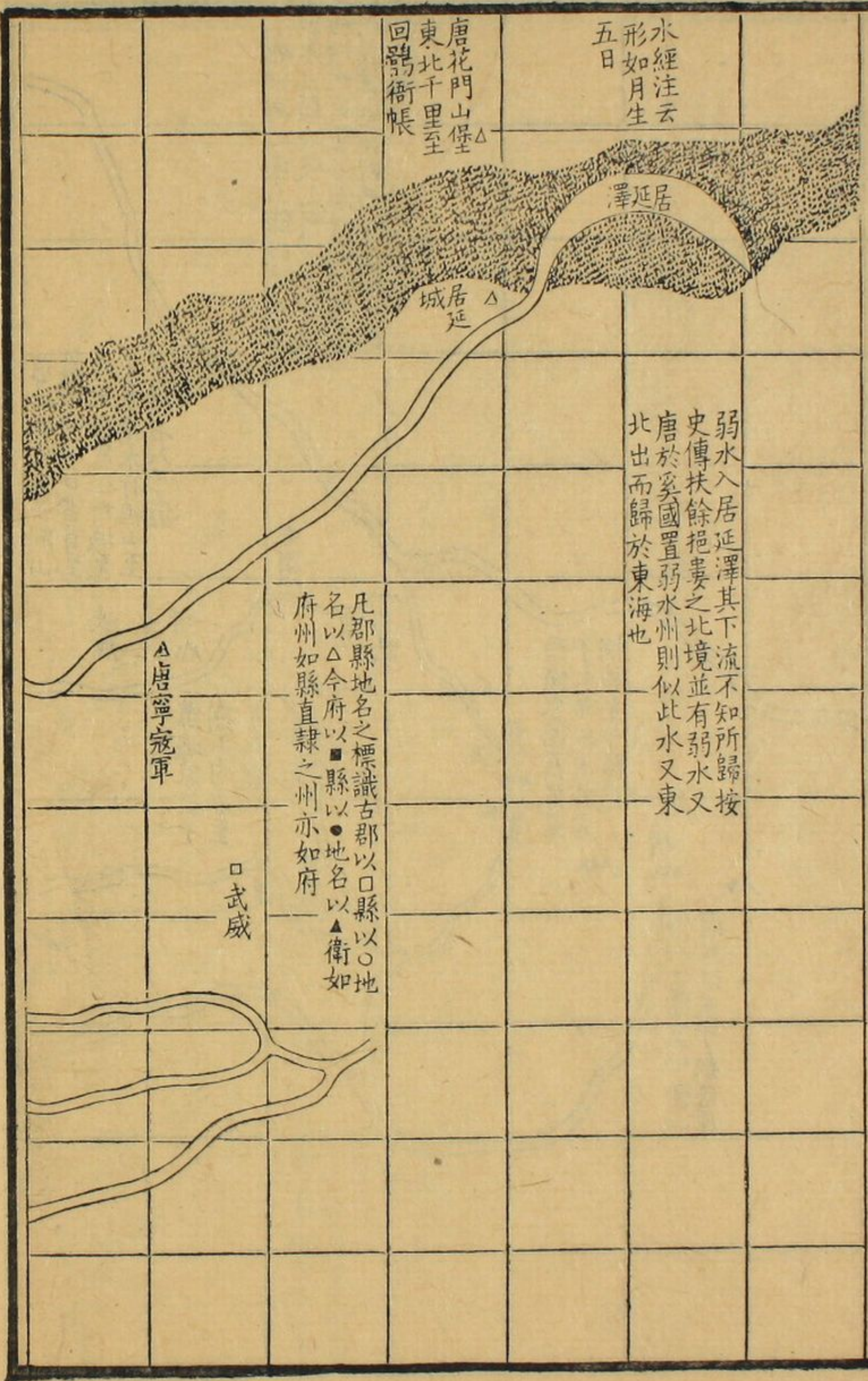
導嶓冢至于
荆山內方至于
于大別

西傾朱圉鳥鼠至
于大華熊耳外方
桐柏至于陪尾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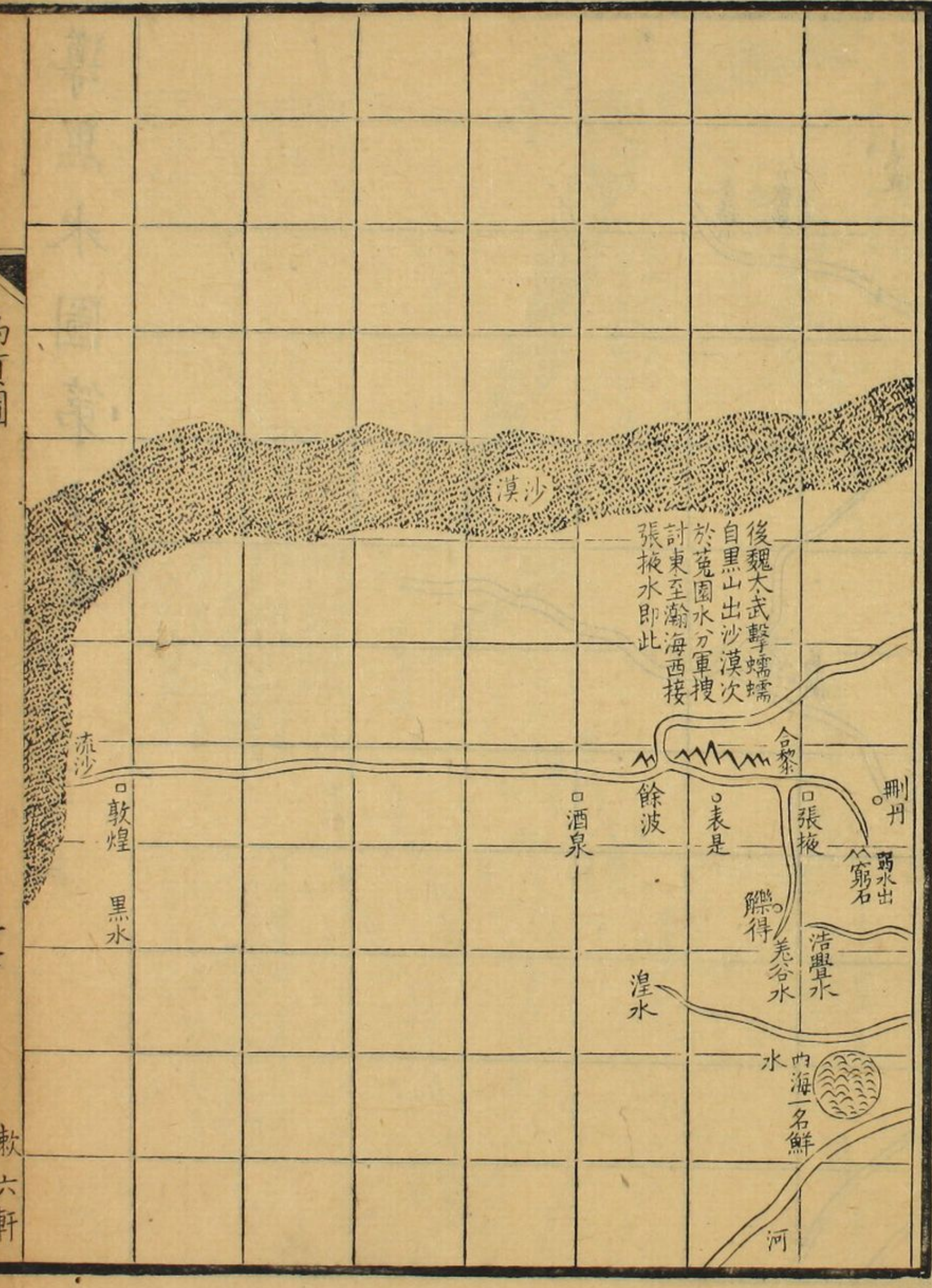
導弱水圖第十五

每方二百里



弱水入居延澤其下流不知所歸按史傳扶餘挹婁之北境並有弱水又唐於奚國置弱水州則似此水又東北出而歸於東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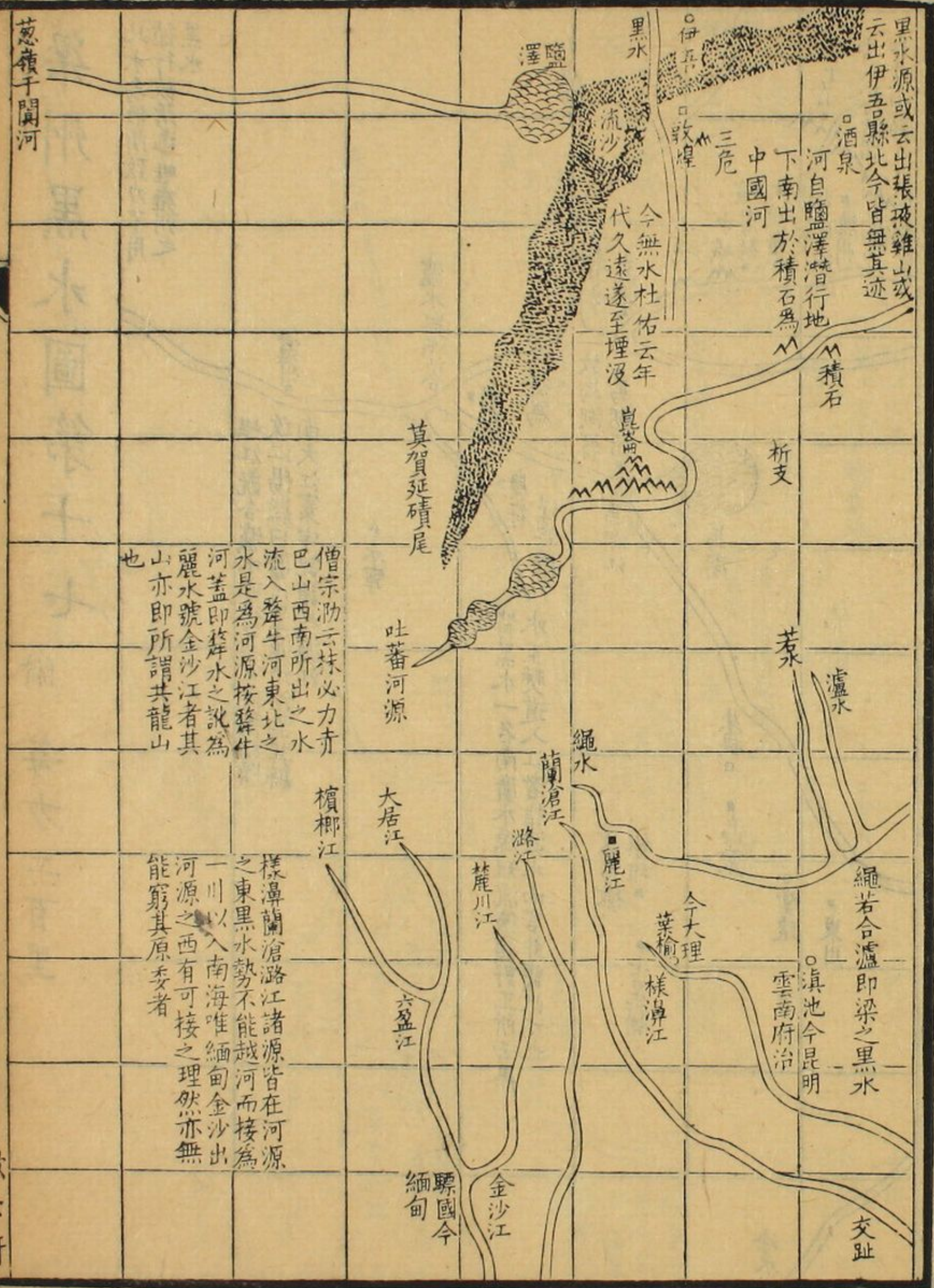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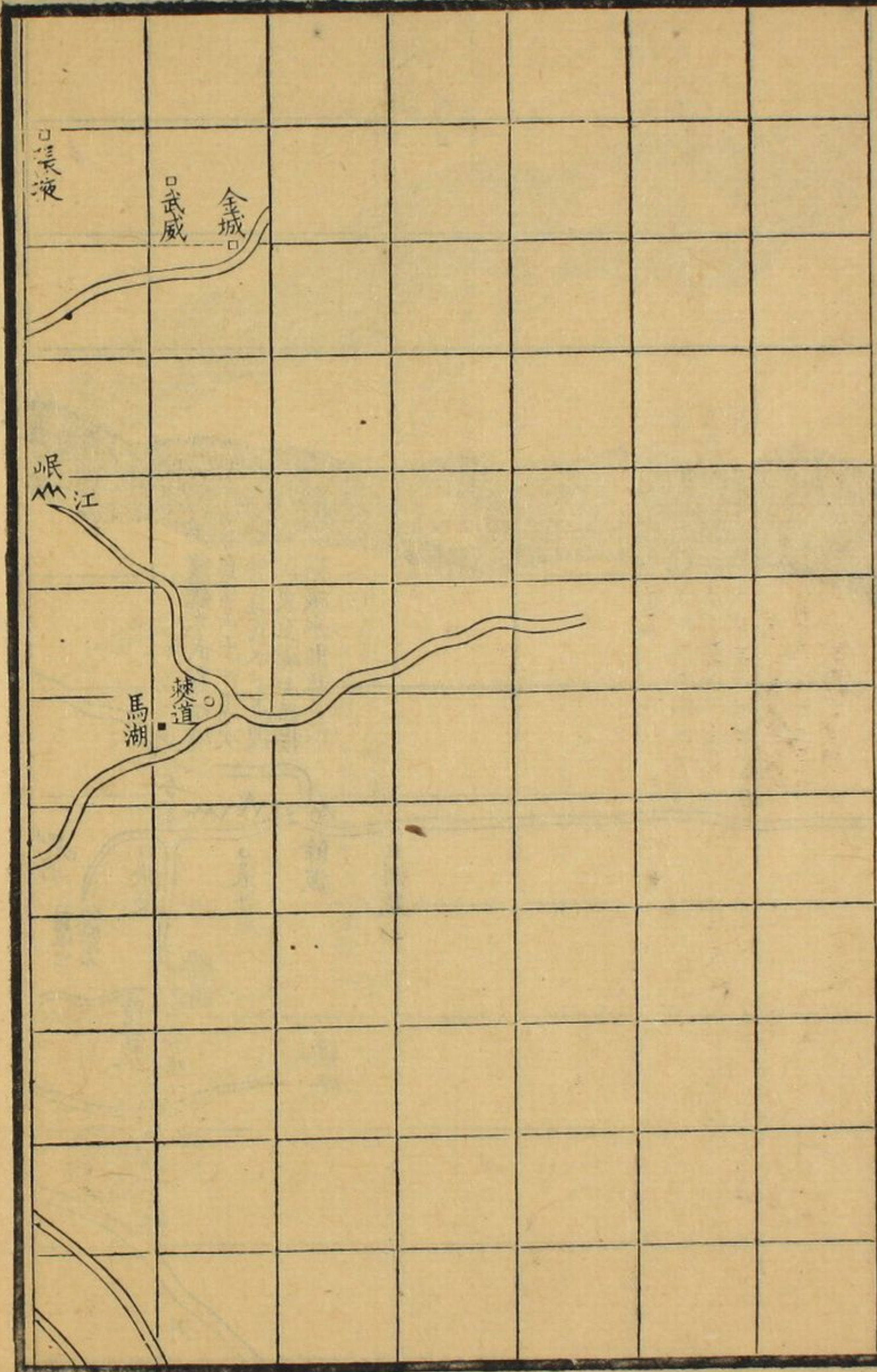
唐花門山堡
東北千里至
回鶻衙帳



高貢圖

漱六軒

導黑水圖第十六 每方六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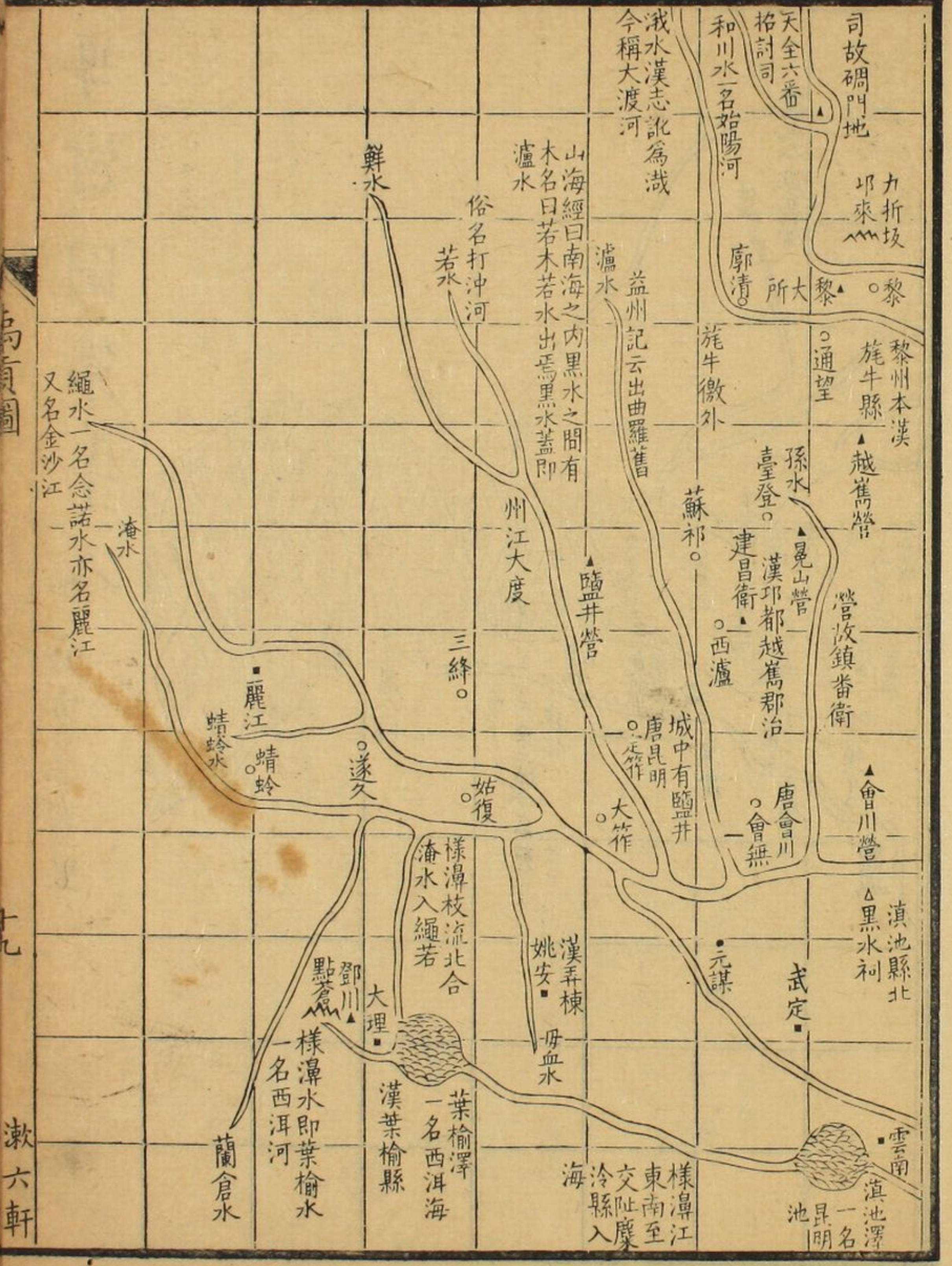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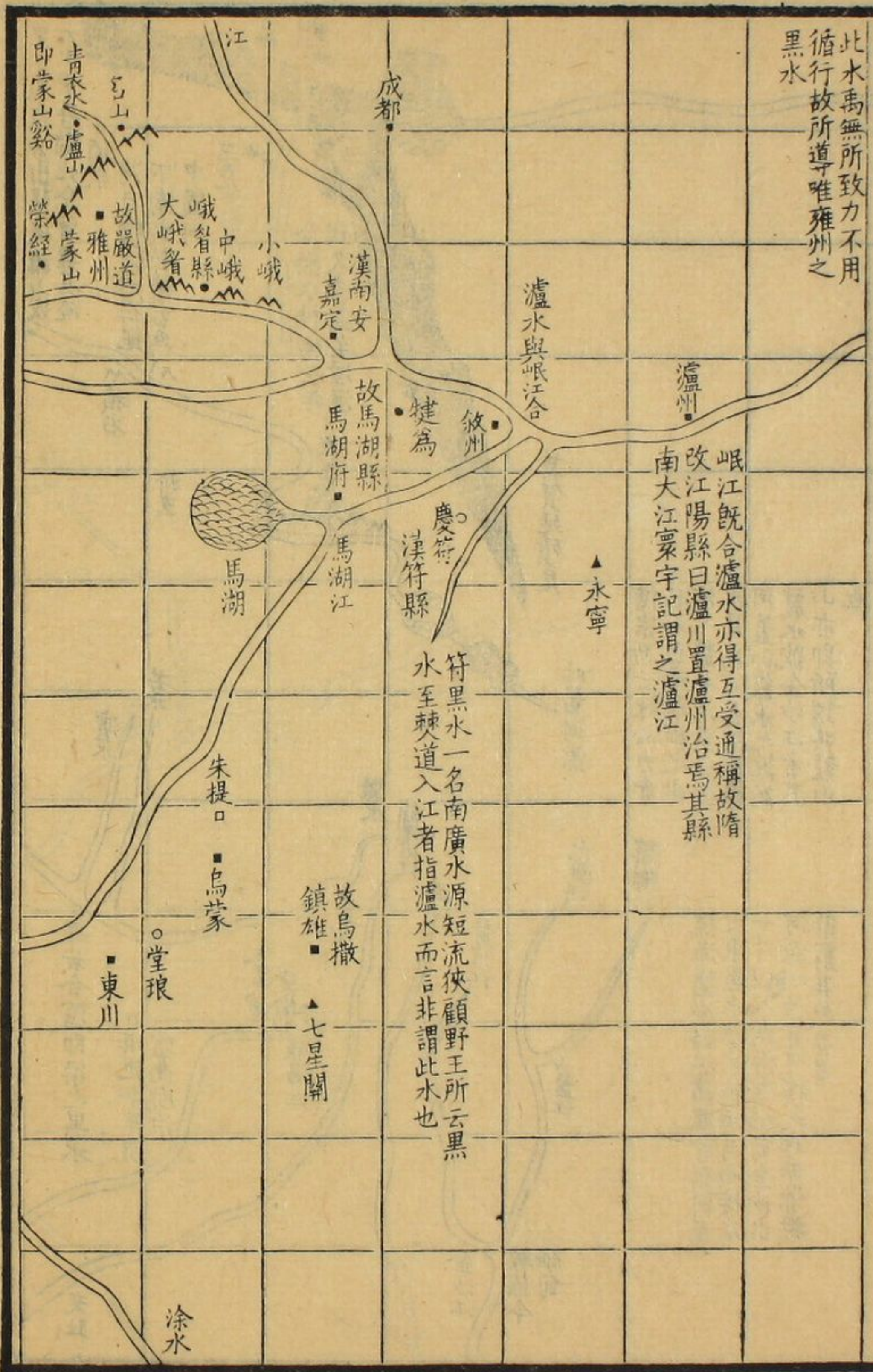
梁州黑水圖第十七

附 每方二百里

此水禹無所致力不用
循行故所導唯雍州之
黑水

岷江既合瀘水亦得互受通稱故隋
改江陽縣曰瀘川置瀘州治焉其縣
南大江寰宇記謂之瀘江

符黑水一名南廣水源短流狹顧野王所云黑
水至犍道入江者指瀘水而言非謂此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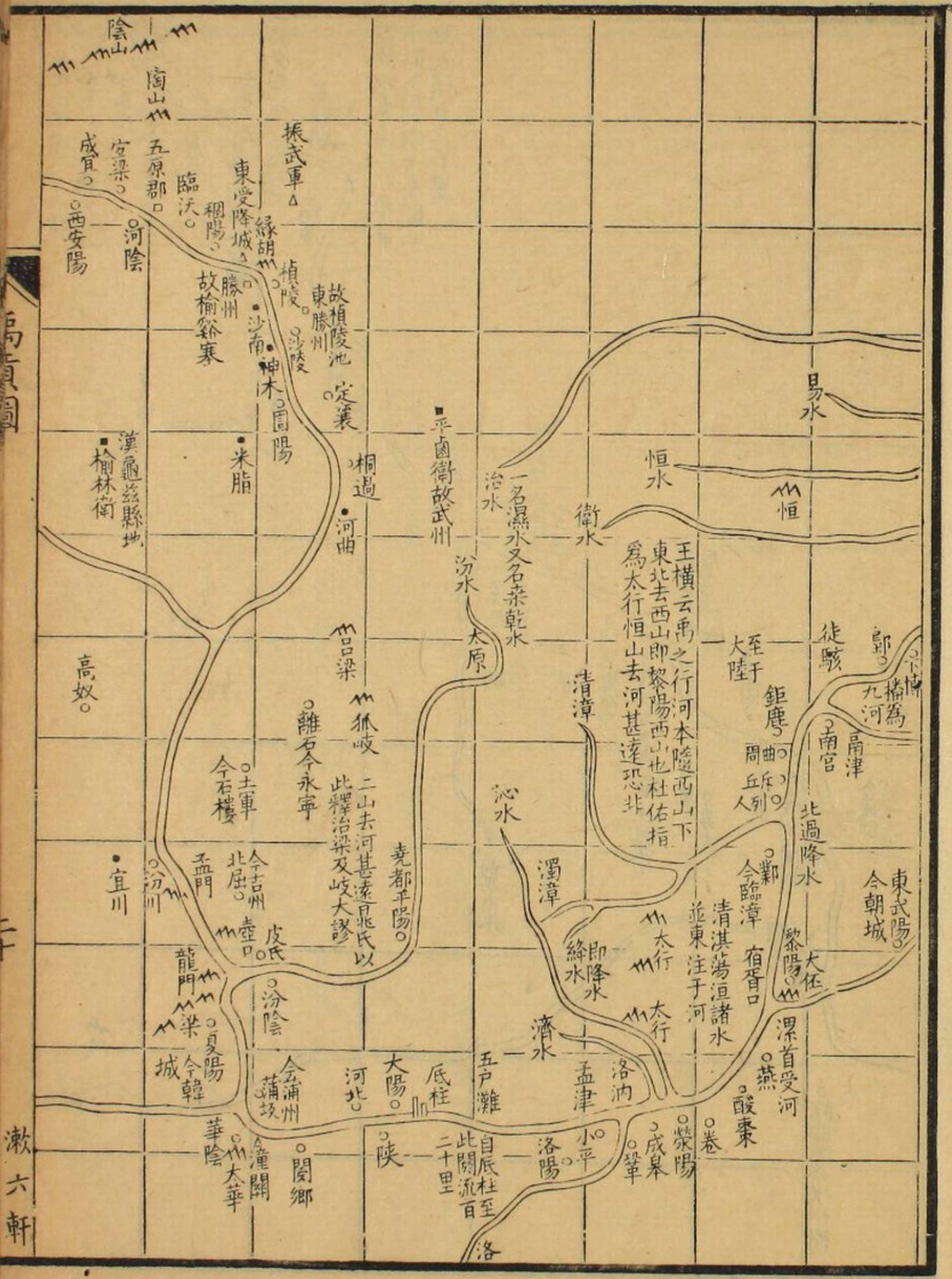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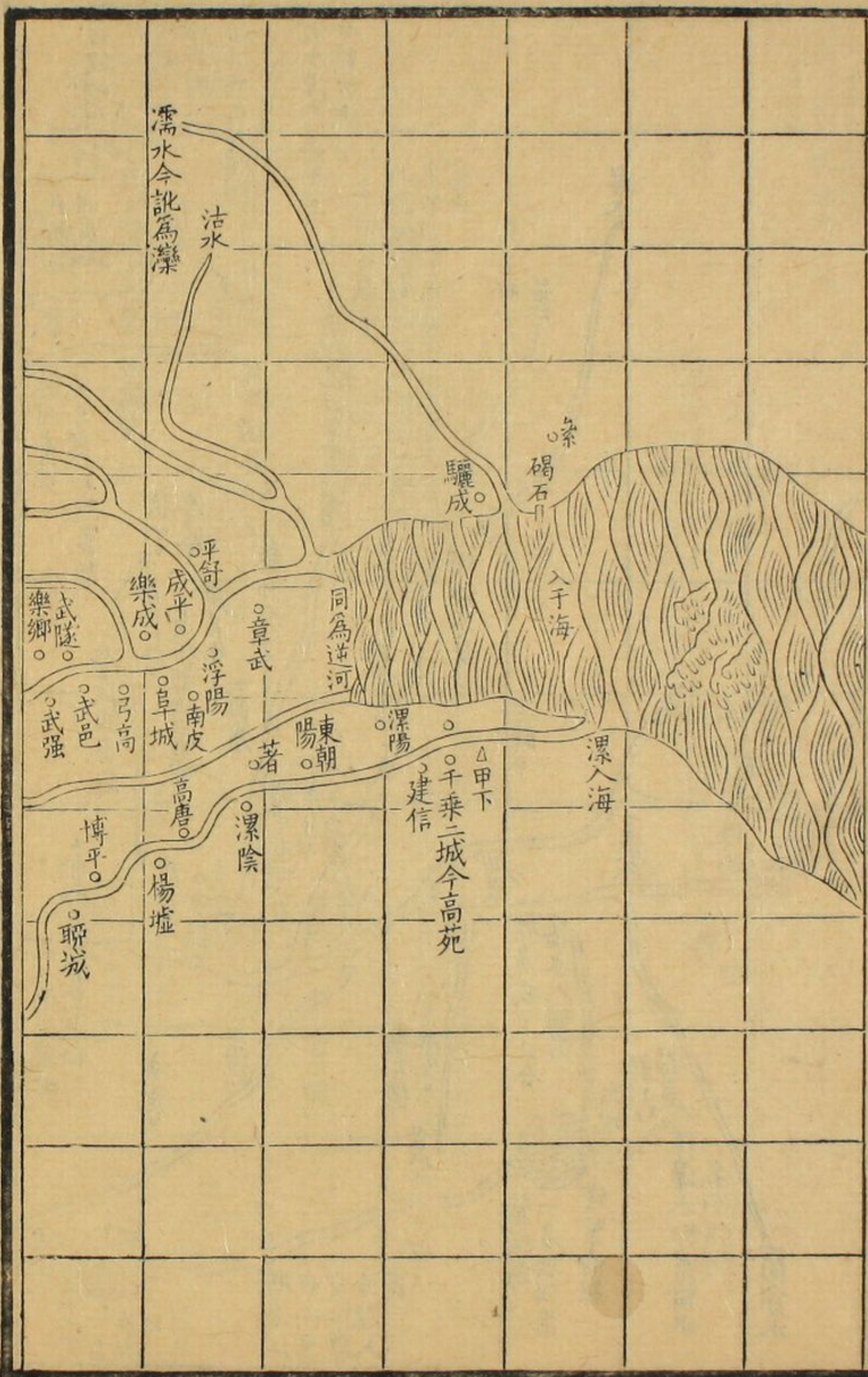


高麗圖

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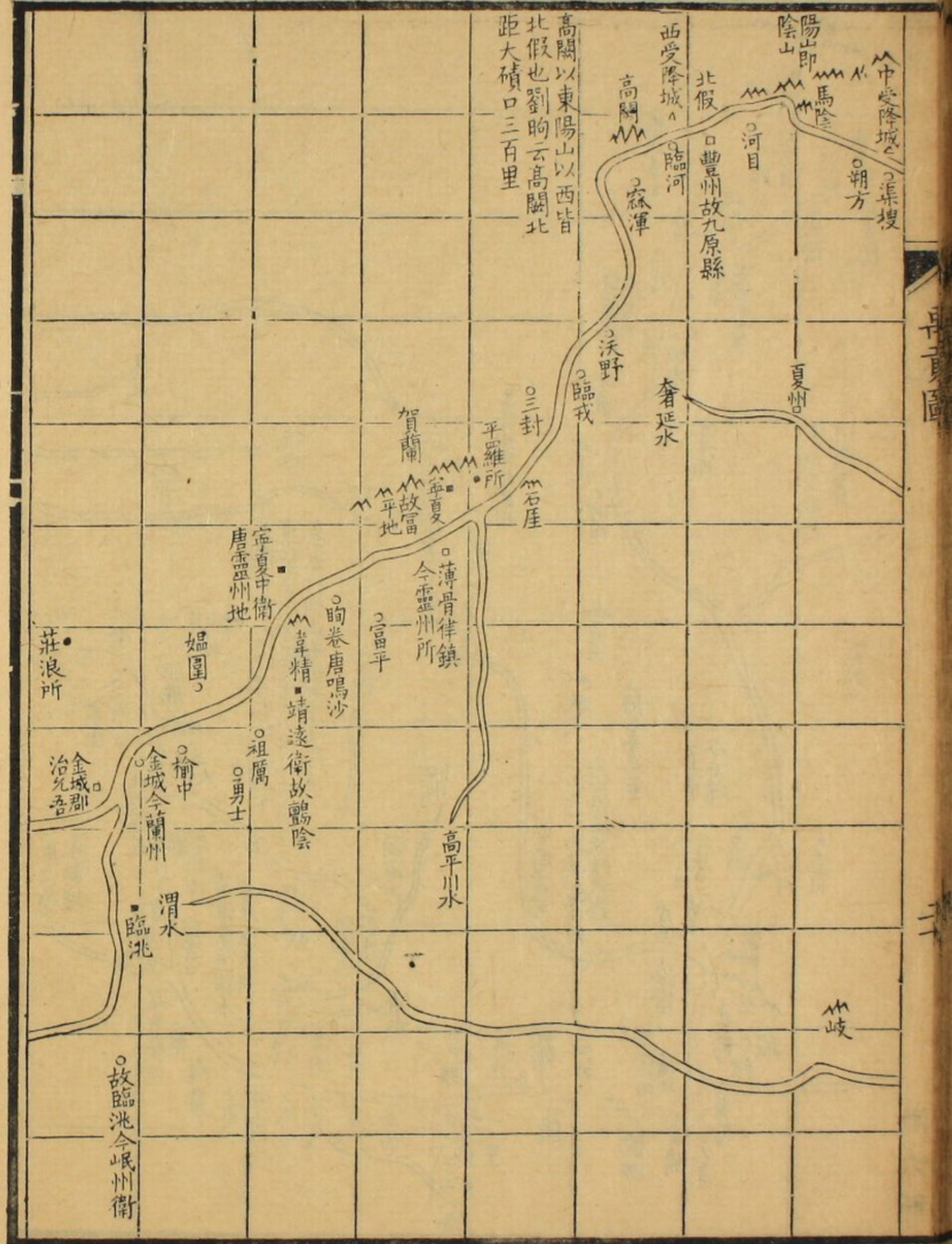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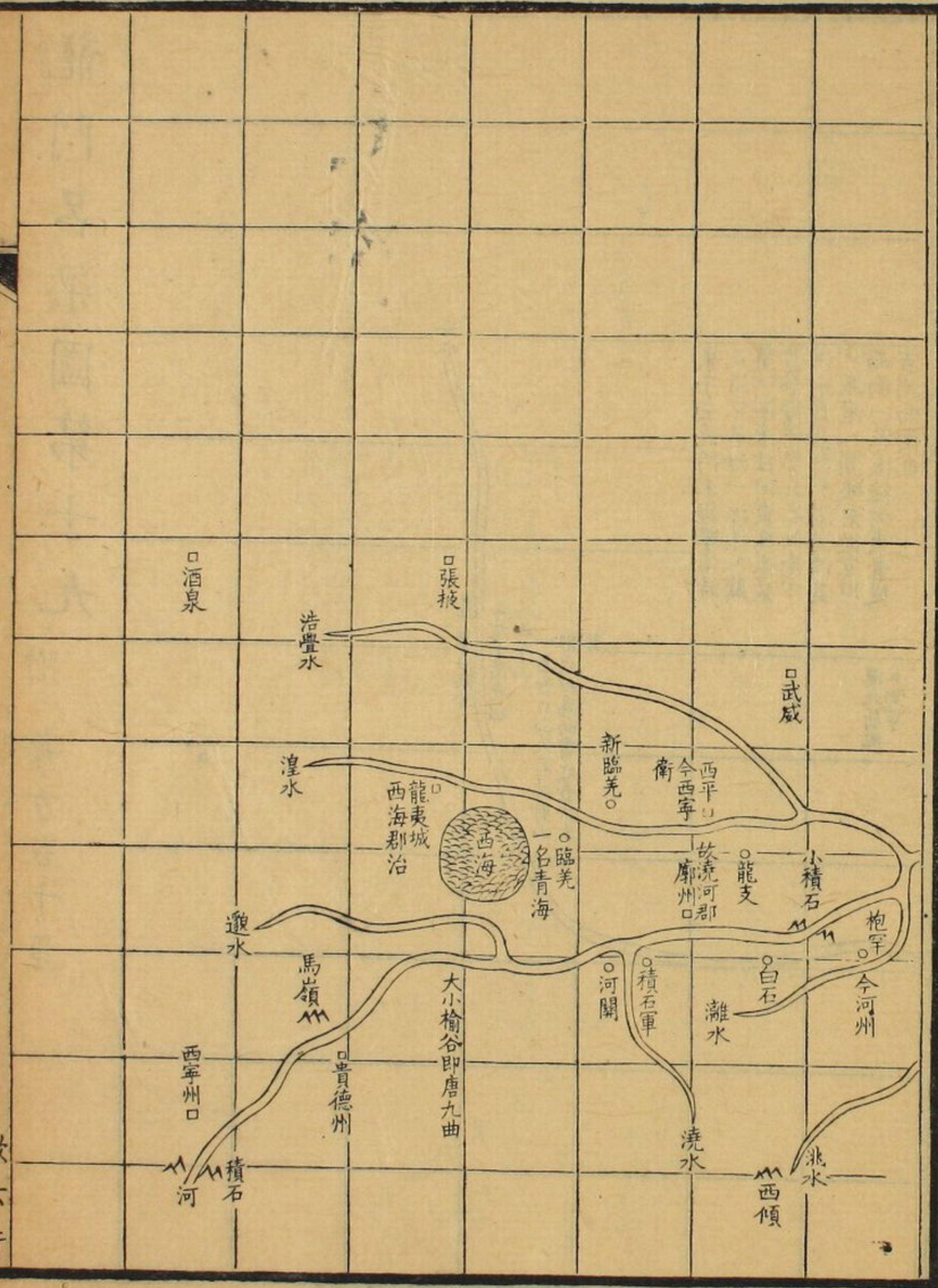
漱六軒

導河圖第十八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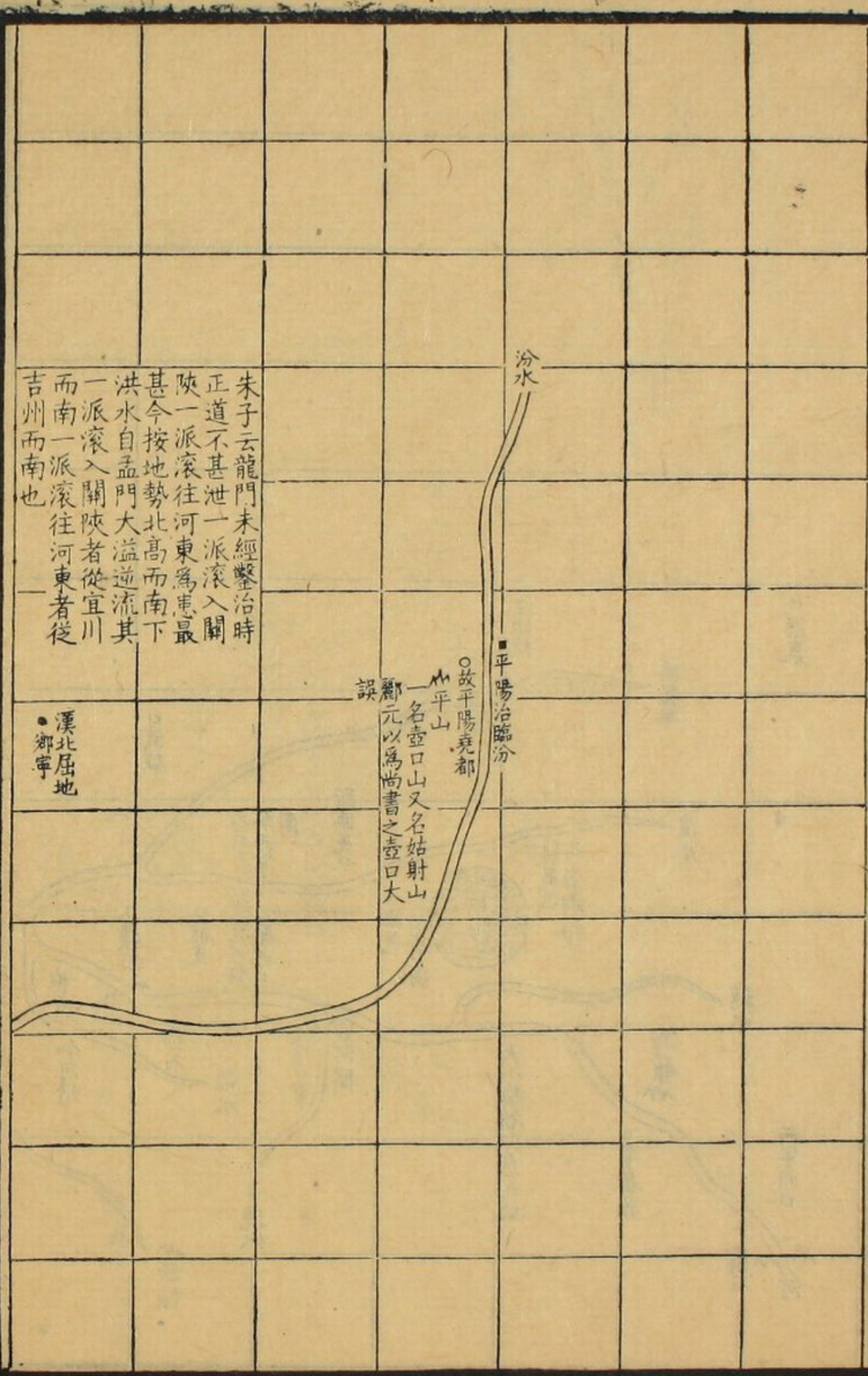
高平圖

激六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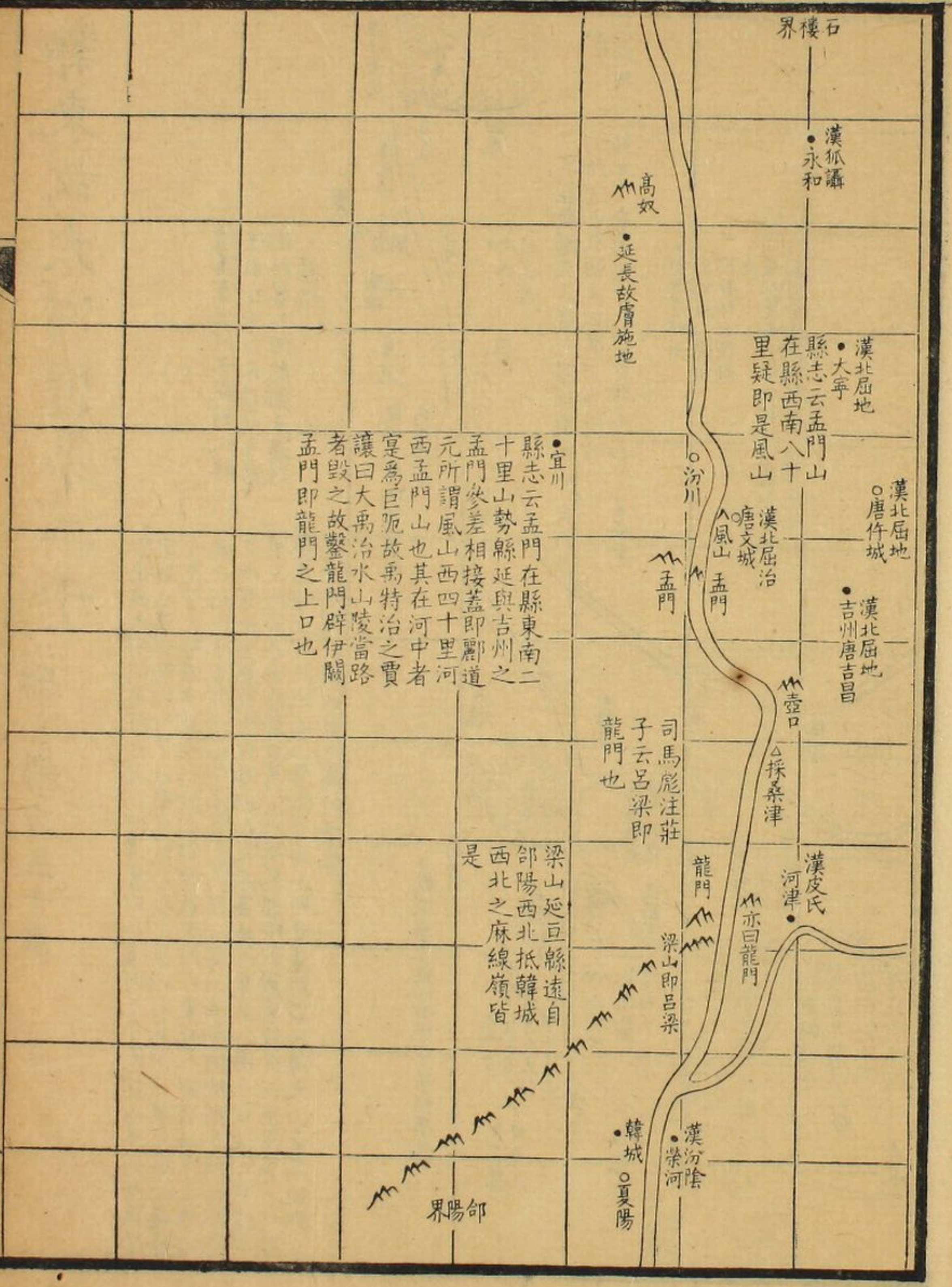
龍門呂梁圖第十九

附 每方五十里



朱子云龍門未經整治時正道不甚池一派滾入關陝一派滾往河東為患最甚今按地勢北高而南下洪水自孟門大溢逆流其一派滾入關陝者從宜川而南一派滾往河東者從吉州而南也

平陽治臨汾
故平陽襄都
平山
一名壺口山又名姑射山
鄭元以為尚書之壺口大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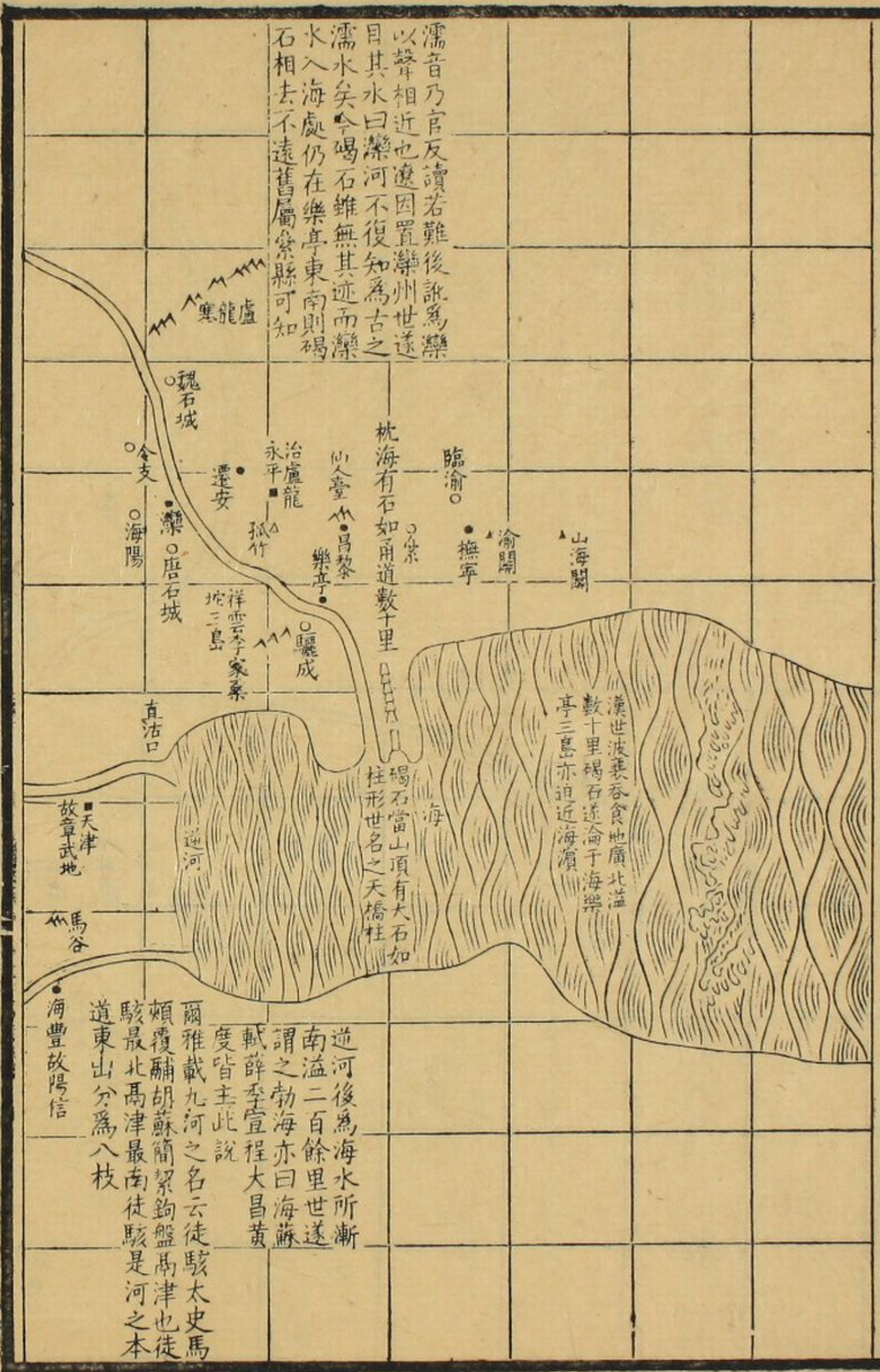


縣志云孟門在縣東南二十里山勢懸延與吉州之孟門參差相接蓋即鄴道元所謂風山西四十里河西孟門山也其在河中之宜為巨厄故禹特治之費讓曰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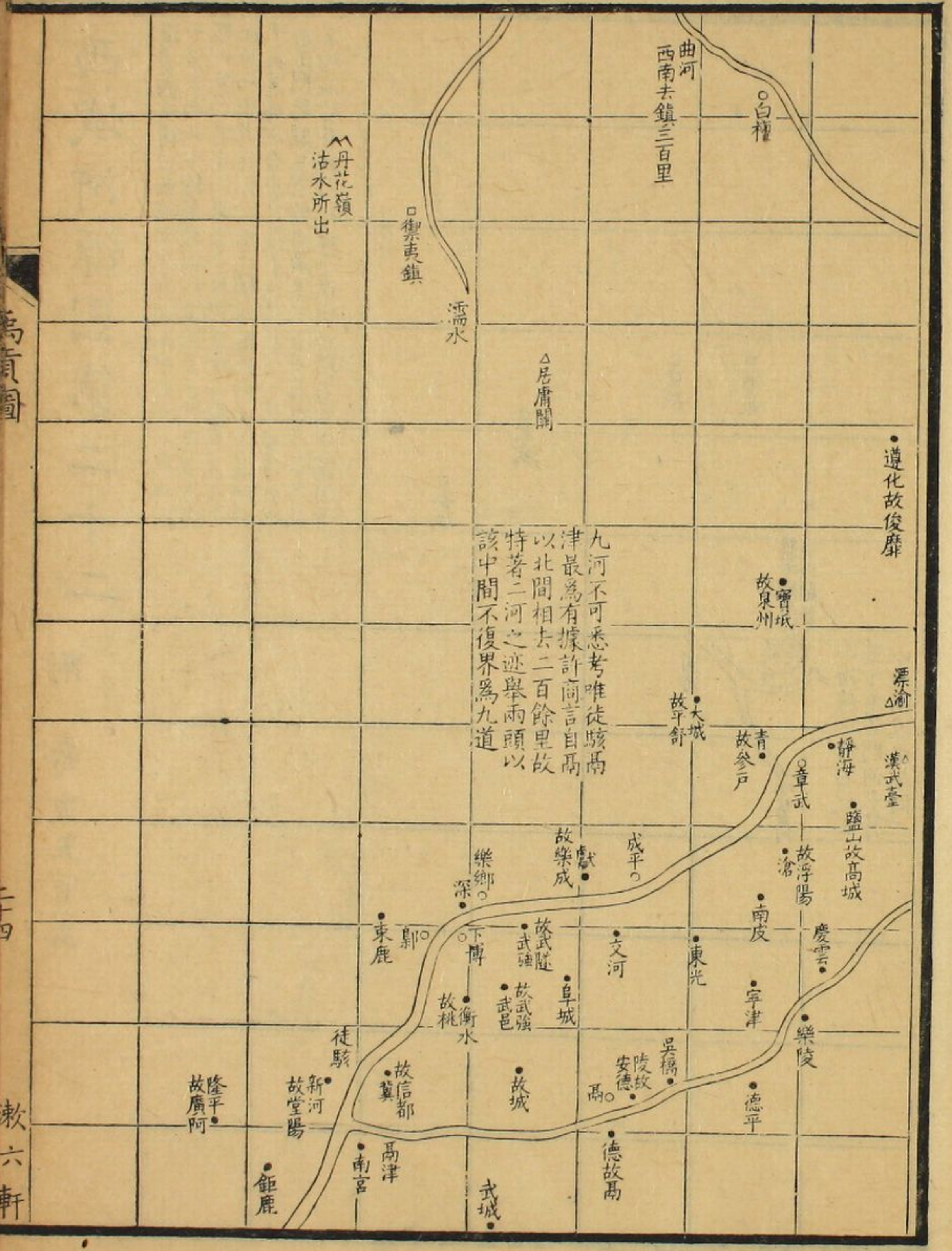
梁山延巨縣遠自郟陽西北抵韓城西北之麻線嶺皆是

九河逆河碣石圖第二十一

附 每方百里



九河不可悉考唯徒駭禹津最為有據許商言自禹以北間相去二百餘里故特著二河之迹舉兩頭以該中間不復界為九道



高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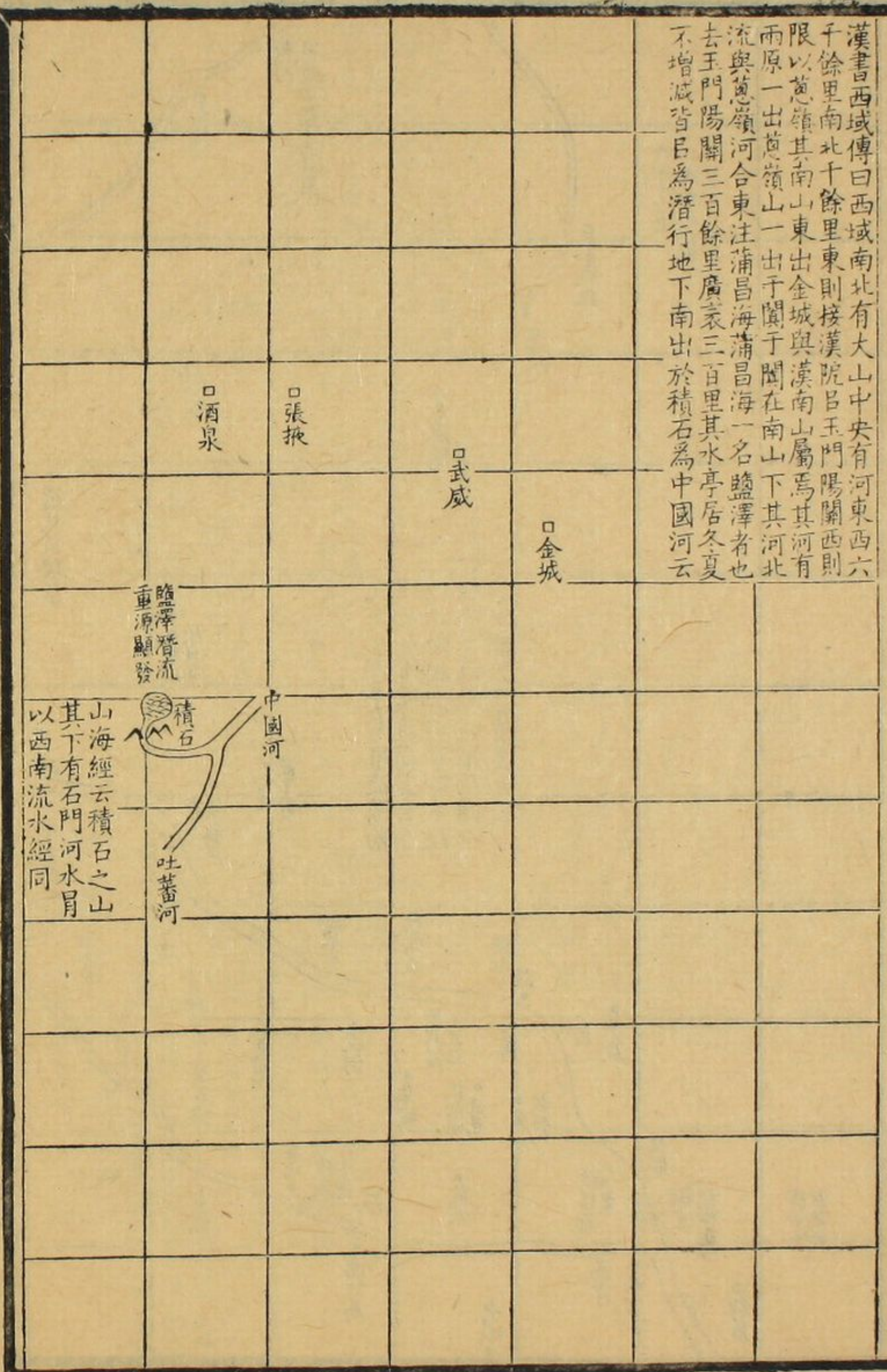
二四

漱六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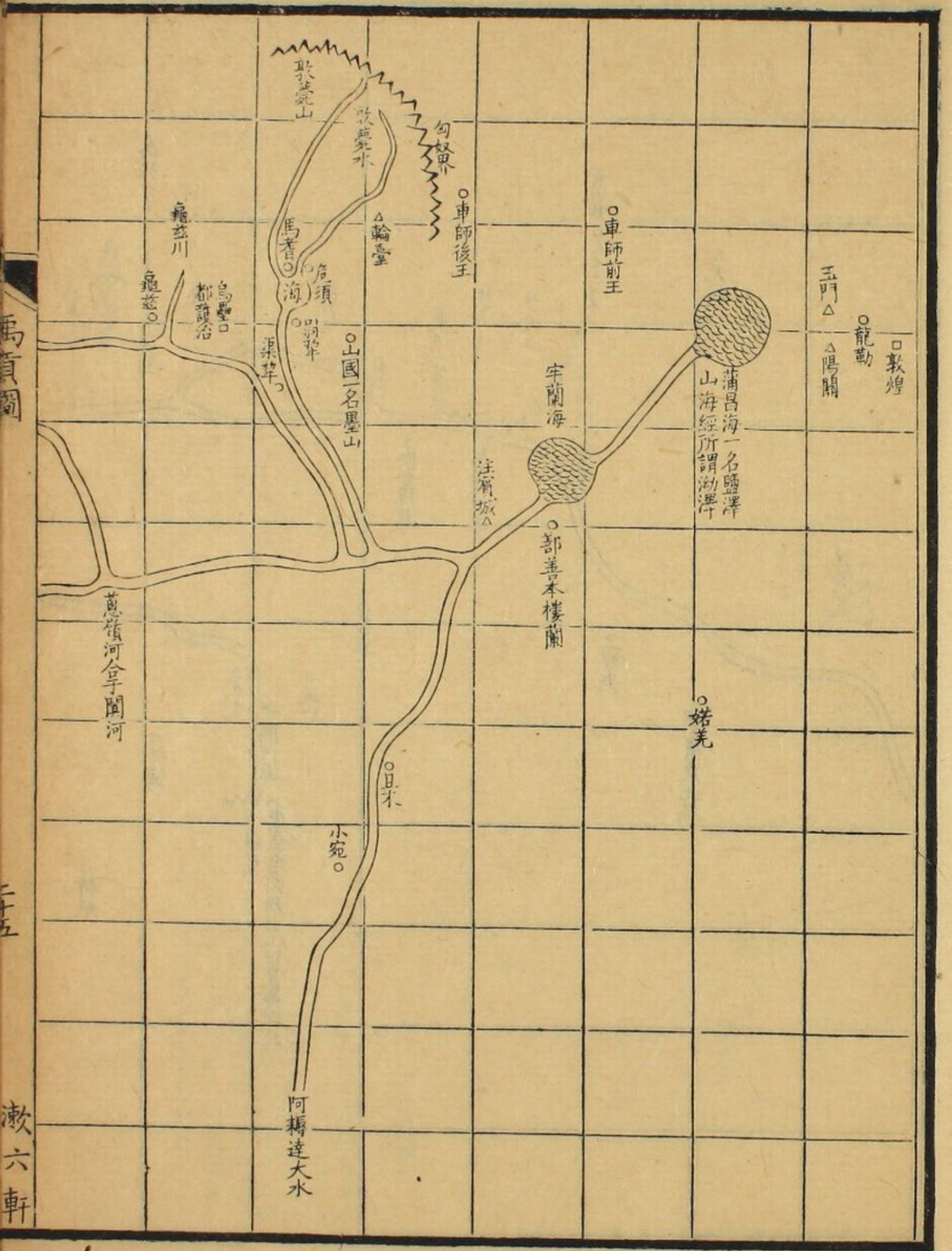
西域河源圖第二十二

附 每方五百里

漢書西域傳曰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十餘里東則接漢院呂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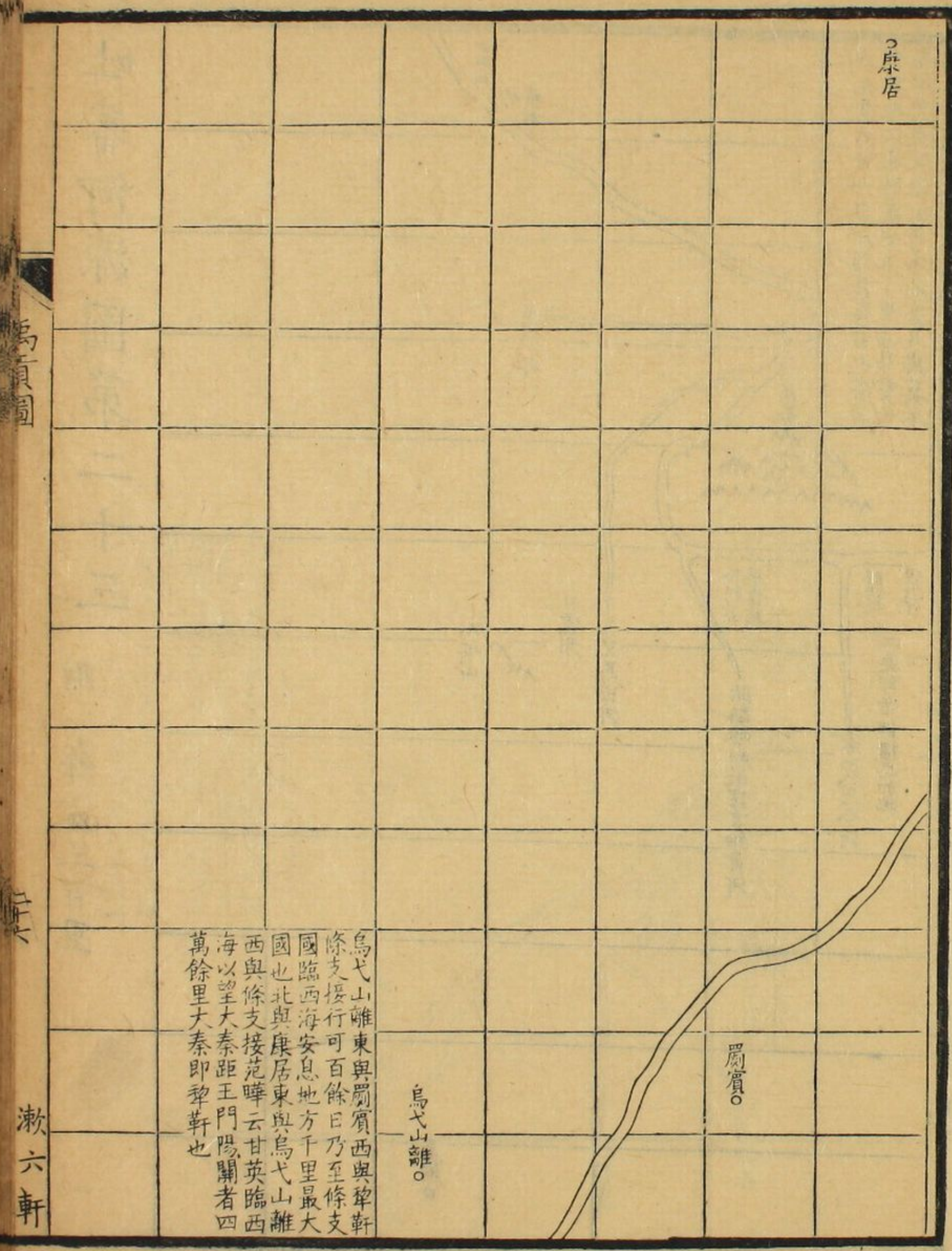
積石
吐蕃河
中國河
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水經同



馬首圖

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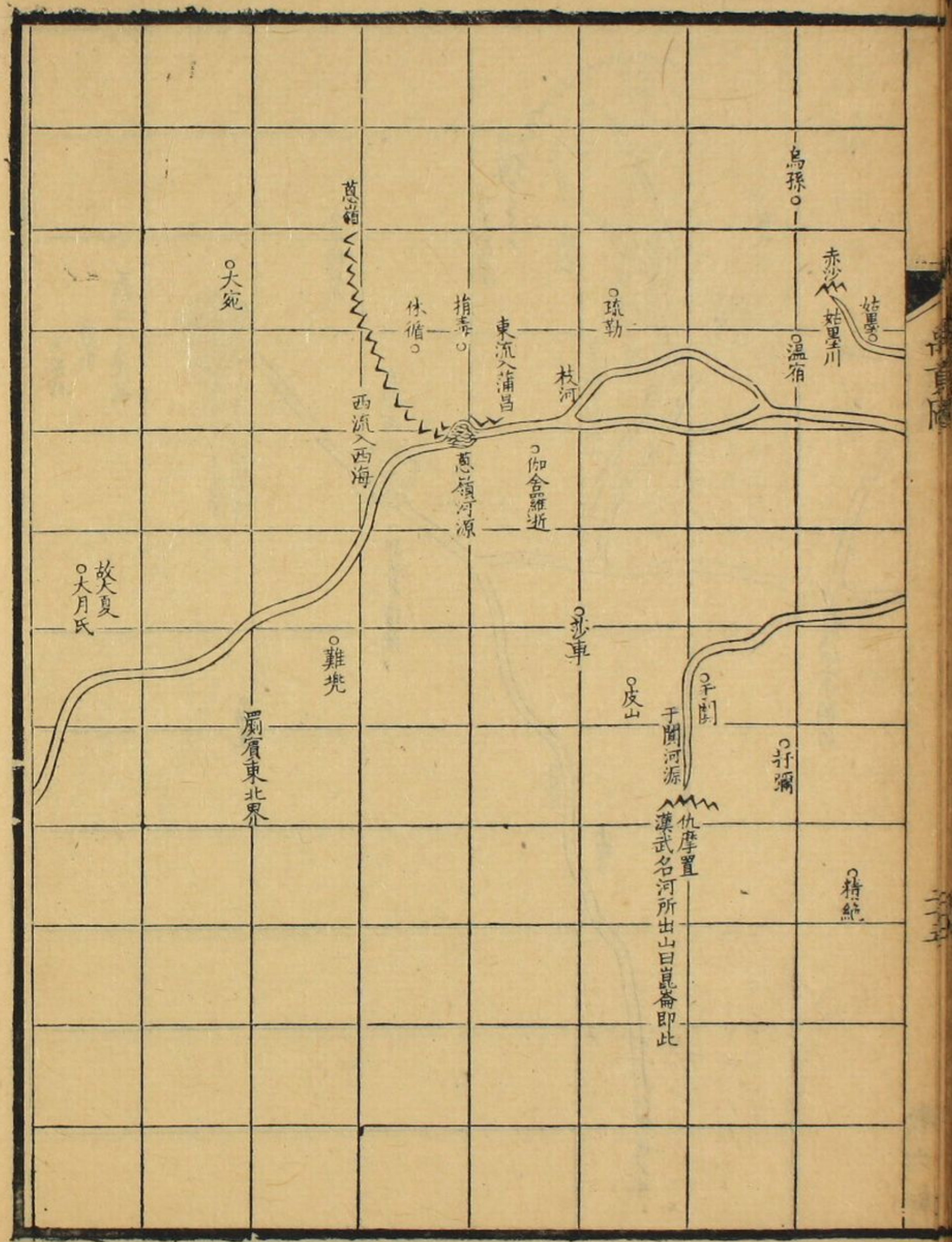
漱六軒



烏弋山離東與蜀賓西與犂軒
 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
 國臨西海安息地方千里最大
 國也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
 西與條支接范曄云甘英臨西
 海以望大秦距王門陽關者四
 萬餘里大秦即犂軒也

烏弋山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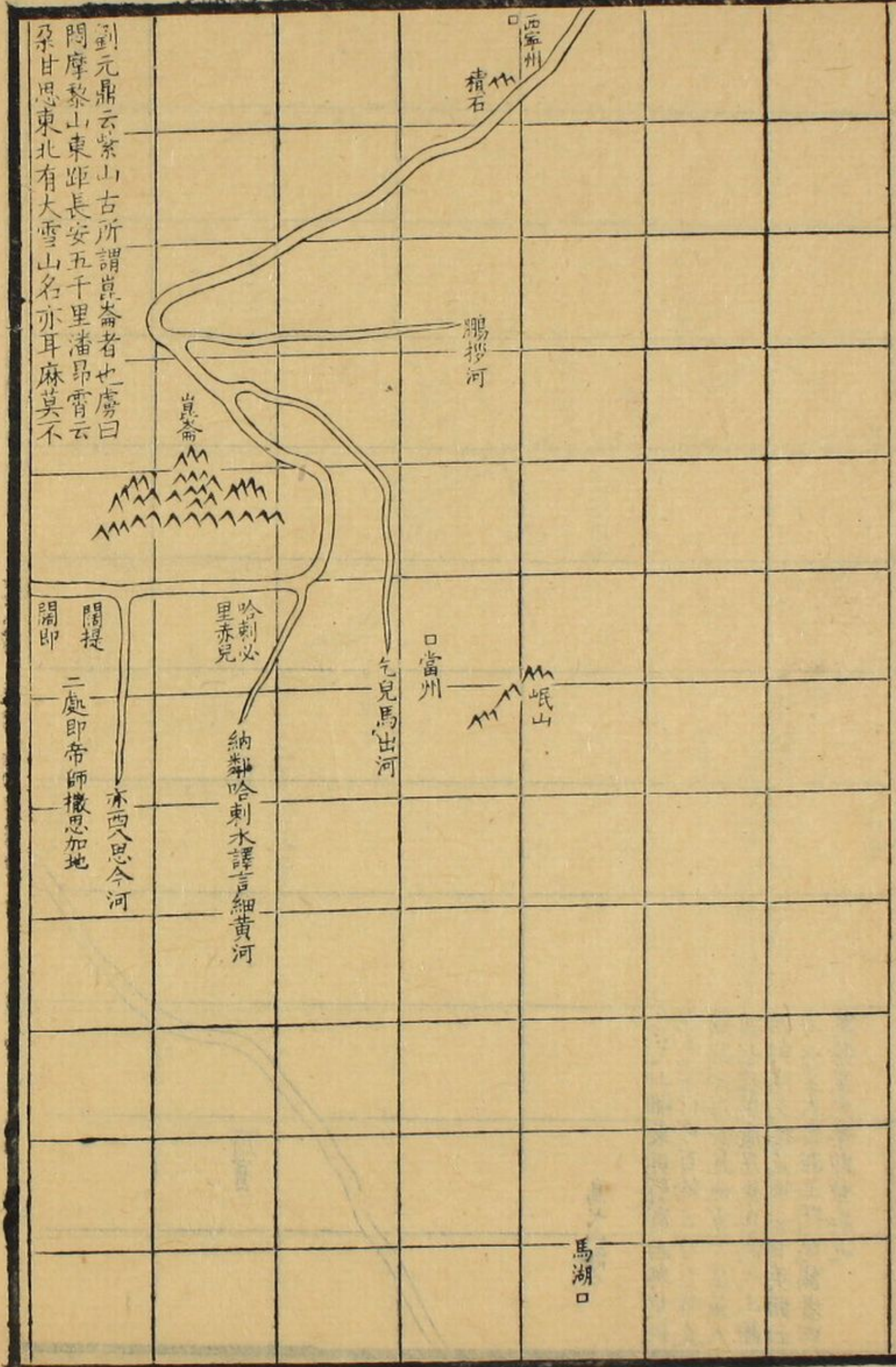
蜀賓。



烏孫。一
 赤沙。姑墨。姑墨。溫宿。
 東流。蒲昌。東流。蒲昌。東流。蒲昌。
 休循。推壽。東流。蒲昌。東流。蒲昌。
 西流。西海。西流。西海。西流。西海。
 大宛。大宛。大宛。大宛。大宛。大宛。
 故大月氏。故大月氏。故大月氏。故大月氏。故大月氏。
 難兜。難兜。難兜。難兜。難兜。難兜。
 蜀賓東北界。蜀賓東北界。蜀賓東北界。蜀賓東北界。蜀賓東北界。
 莎車。莎車。莎車。莎車。莎車。莎車。
 皮山。皮山。皮山。皮山。皮山。皮山。
 于闐。于闐。于闐。于闐。于闐。于闐。
 于闐河源。于闐河源。于闐河源。于闐河源。于闐河源。
 仇摩置。仇摩置。仇摩置。仇摩置。仇摩置。
 漢武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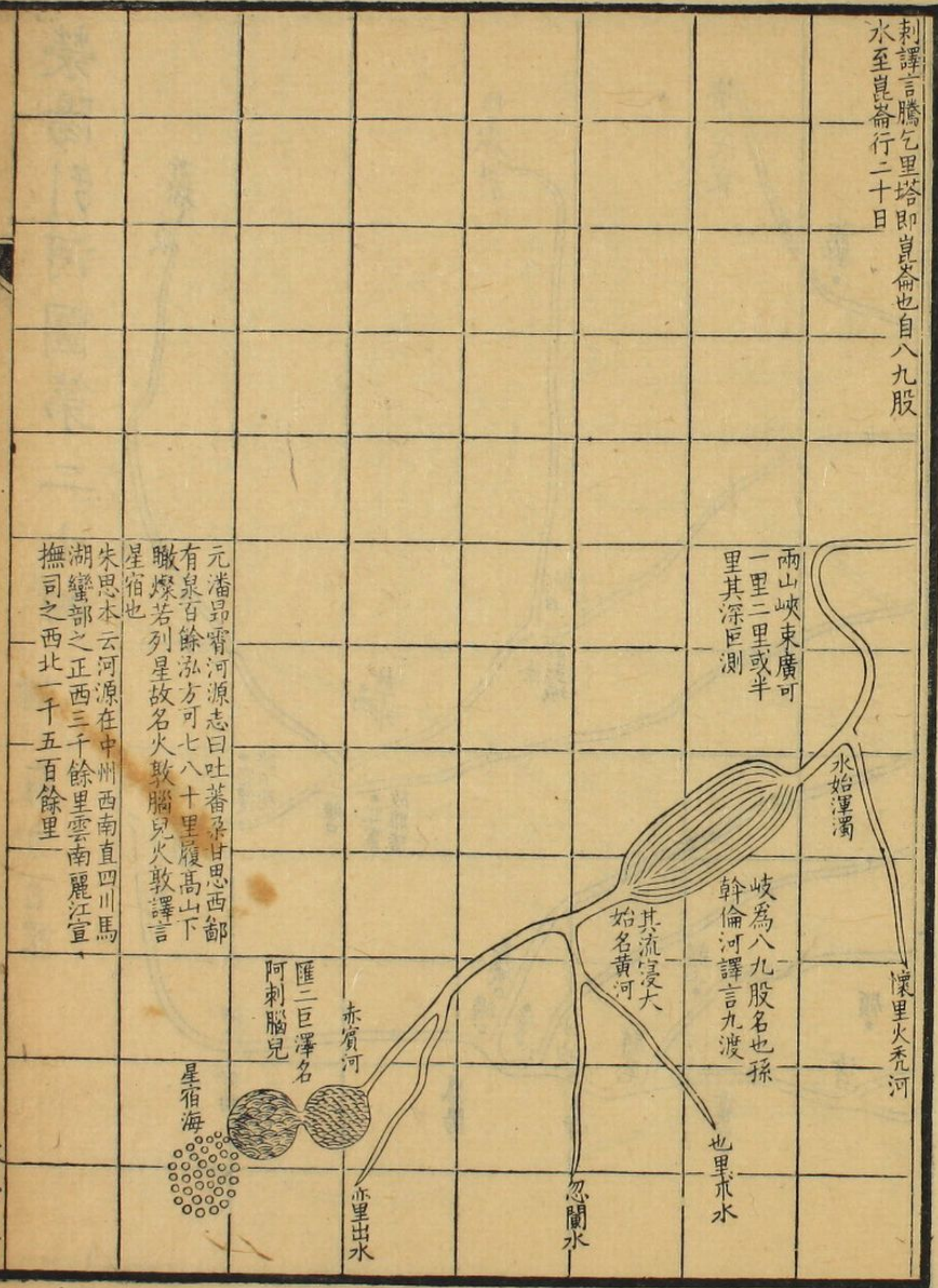
吐蕃河源圖第二十三

附 每方三百里



劉元鼎云紫山古所謂崑崙者也唐曰
閩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潘昂霄云
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莫不

刺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自八九股
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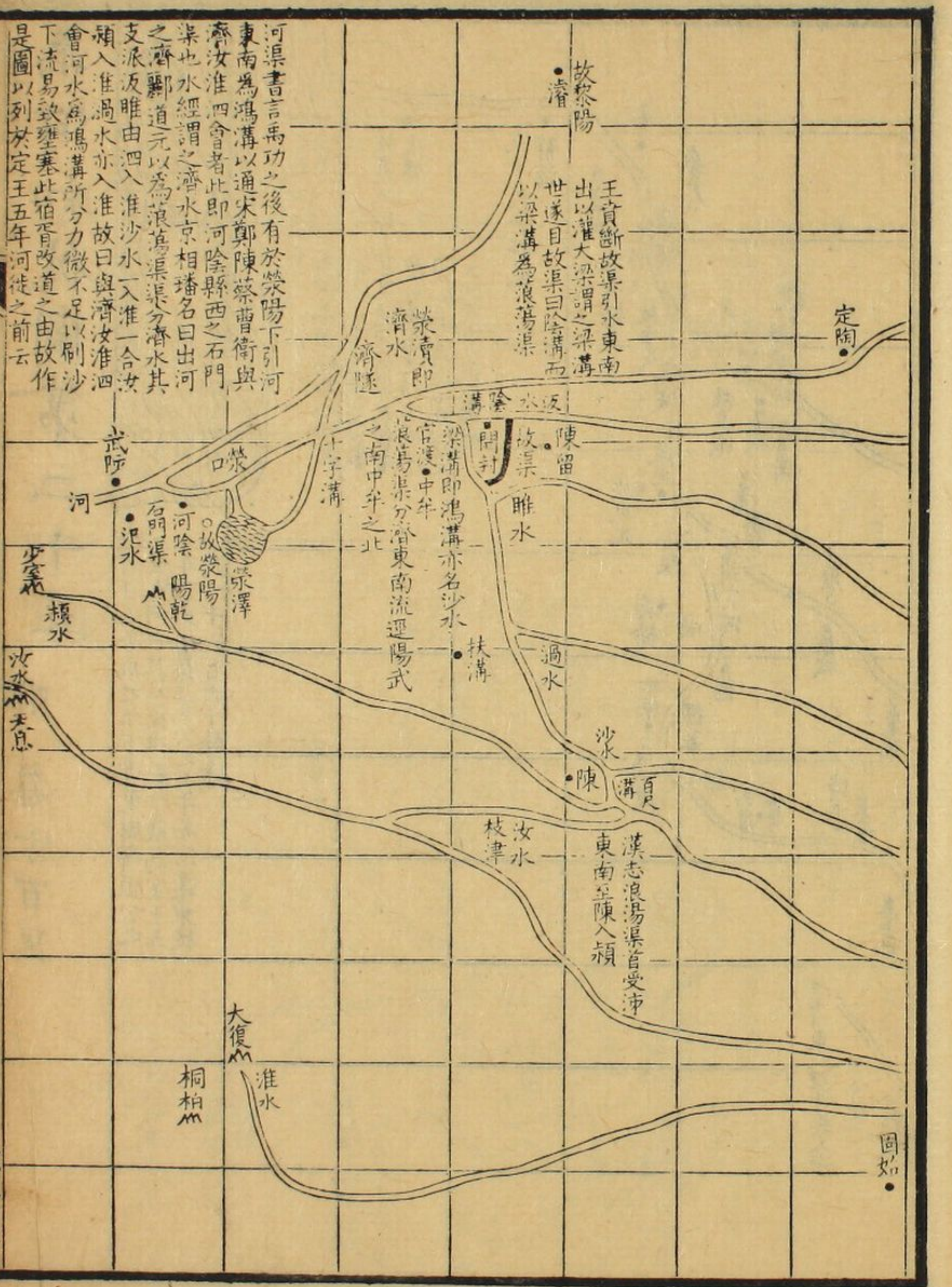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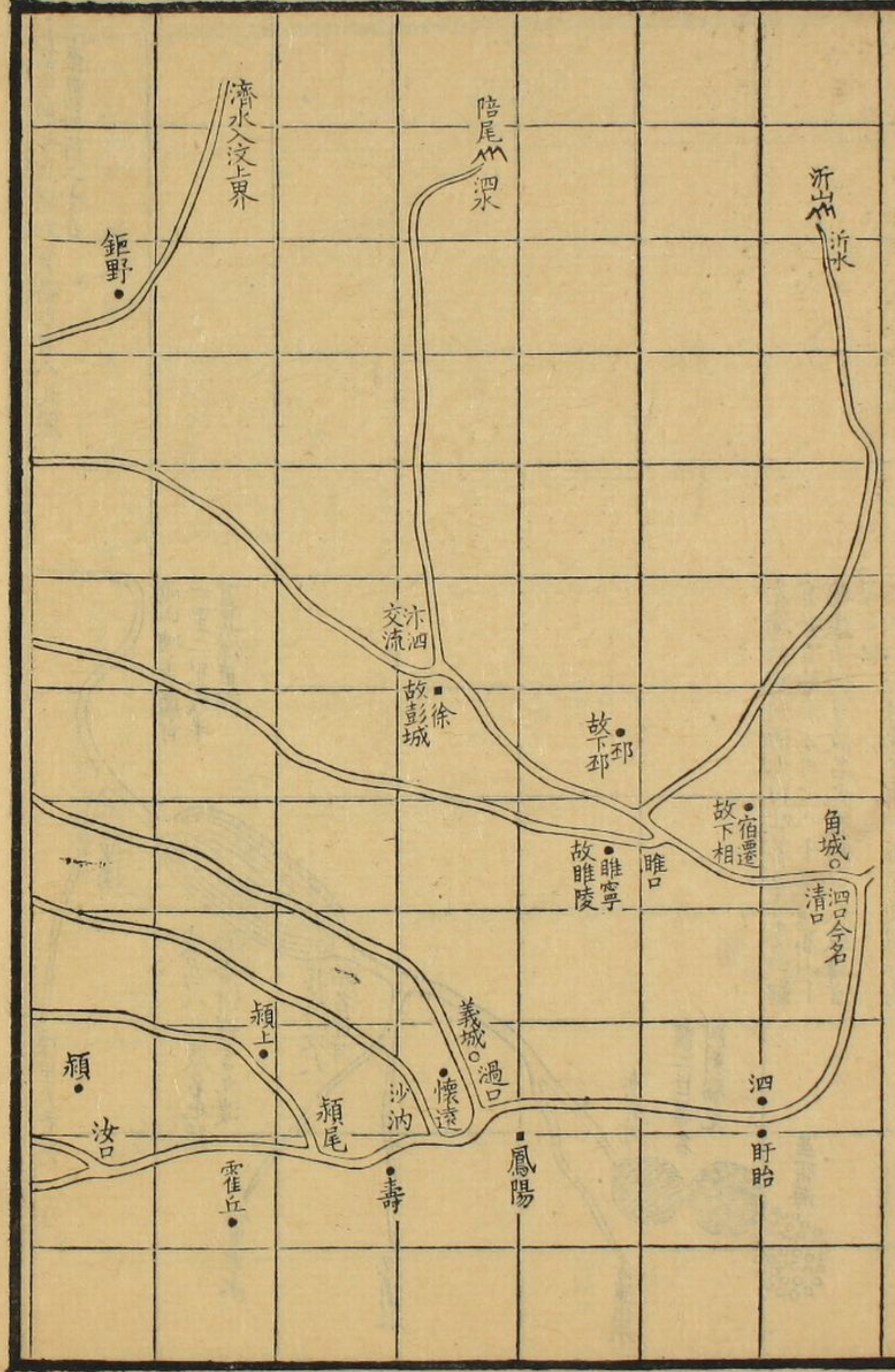
元潘昂霄河源志曰吐蕃朵甘思西鄙
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
瞰燦若列星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
星宿也
朱思本云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
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宜
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

兩山峽束廣可
一里二里或半
里其深巨測

岐為八九股名也孫
翰倫河譯言九渡
其流寔大
始名黃河

滎陽引河圖第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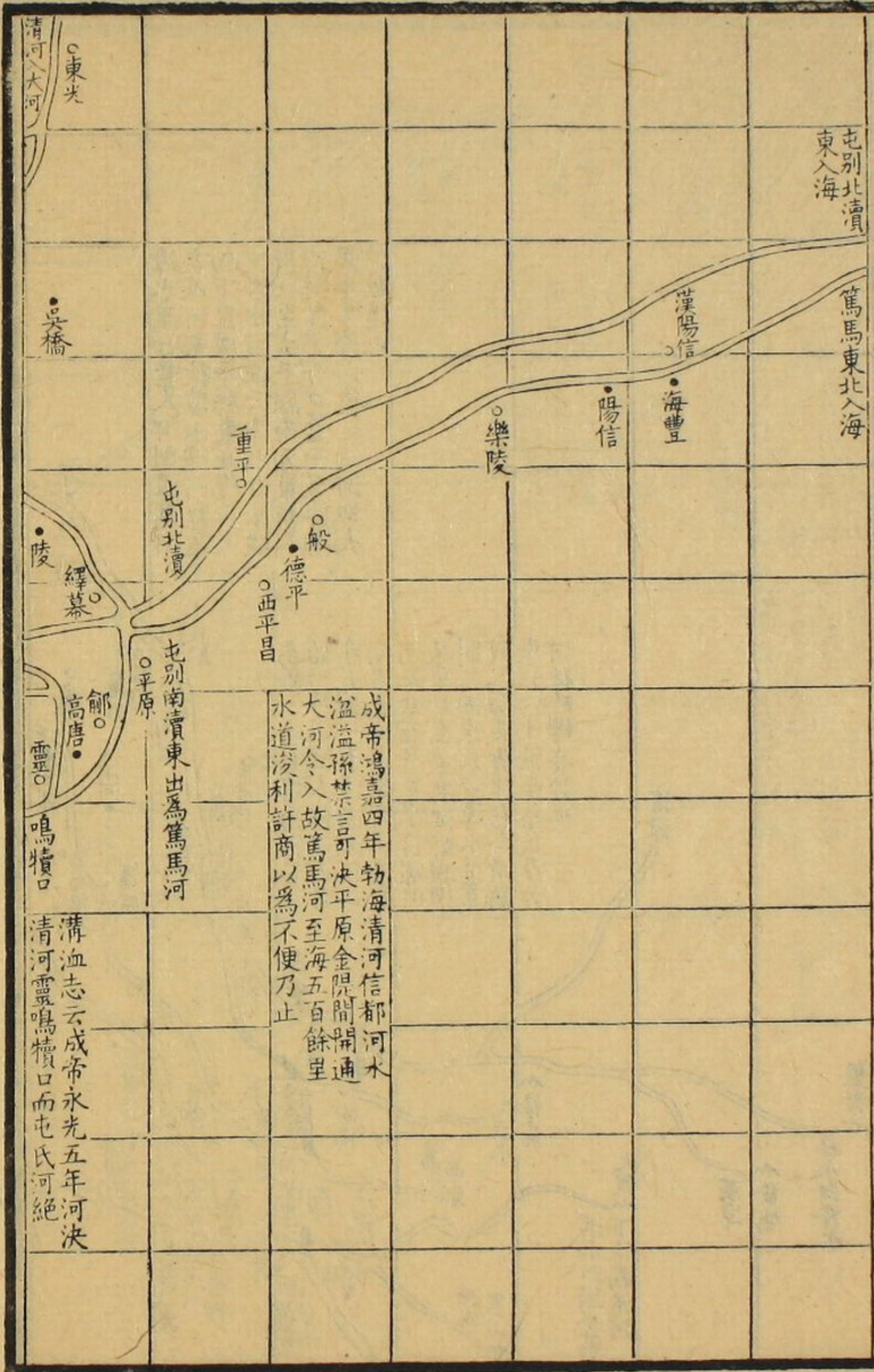
附 每方百里



河渠書言禹功之後有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齊汝淮泗會者此即河陰縣西之石門渠也水經謂之濟水京相璠名曰出河之濟鄭道元以為浪蕩渠渠分濟水其支流及睢由泗入淮沙水又淮一合汝入淮過水亦入淮故曰與濟汝淮泗會河水為鴻溝所分力微不足以刷沙下流易致壅塞此宿胥改道之由故作是圖以列於定王五年河徙之前云

漢屯氏諸決河圖第二十六

附 每方五十里



成帝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
溢孫禁言可決平原金隄開通
大河今入故舊馬河至海五百餘里
水道濬利許商以為不便乃止

溝洫志云成帝永光五年河決
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
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
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
等故因其自然不限塞也地理志
云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
四行千五百里

地理志信都下云故章河
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
入海蓋縣北故漳即禹河
之故道而絳水出其南則
漳水之從流鄴元所稱絳
瀆者也班固以為禹貢之
降水大謬其後漳又復北
道而絳瀆無水故唐人謂
之枯澤

漳水之東大河之西既有清河又有屯氏
河屯氏別河張甲河鳴犢河等瀆津渠交
絡水碎瓦裂此王景治水所以不復浚王
莽河而改從東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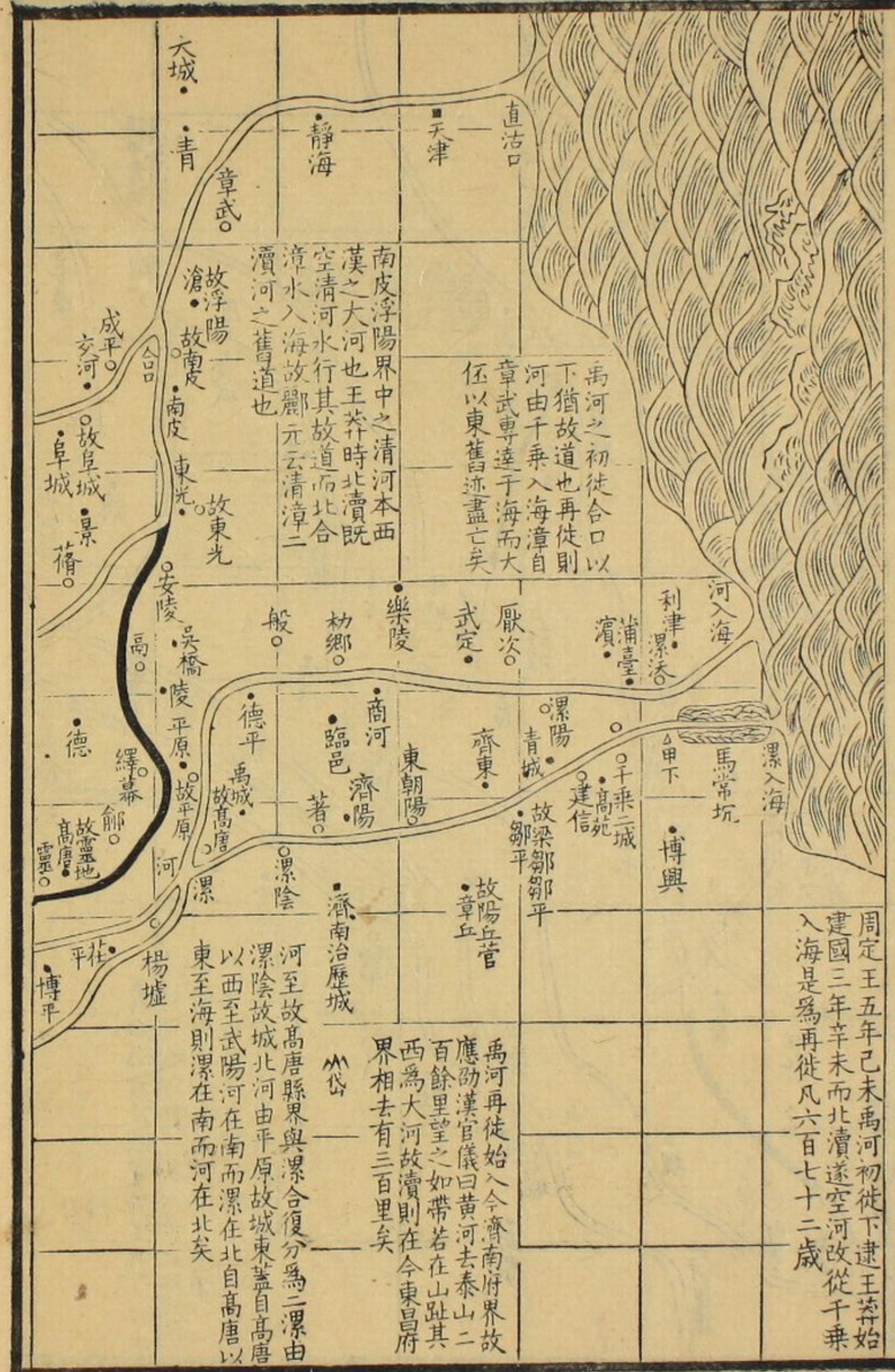
禹貢圖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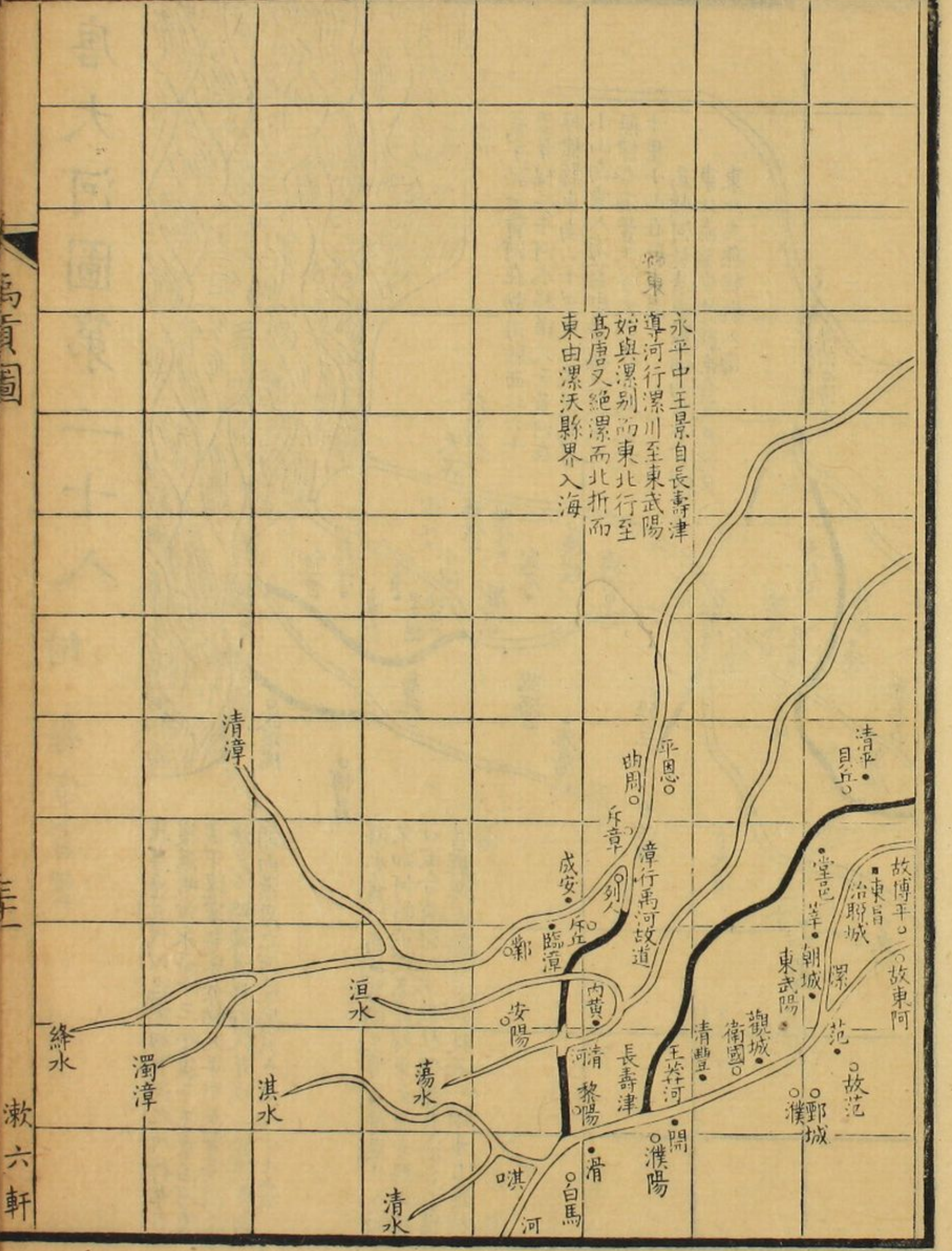
漱六軒

禹河再徙圖第二十七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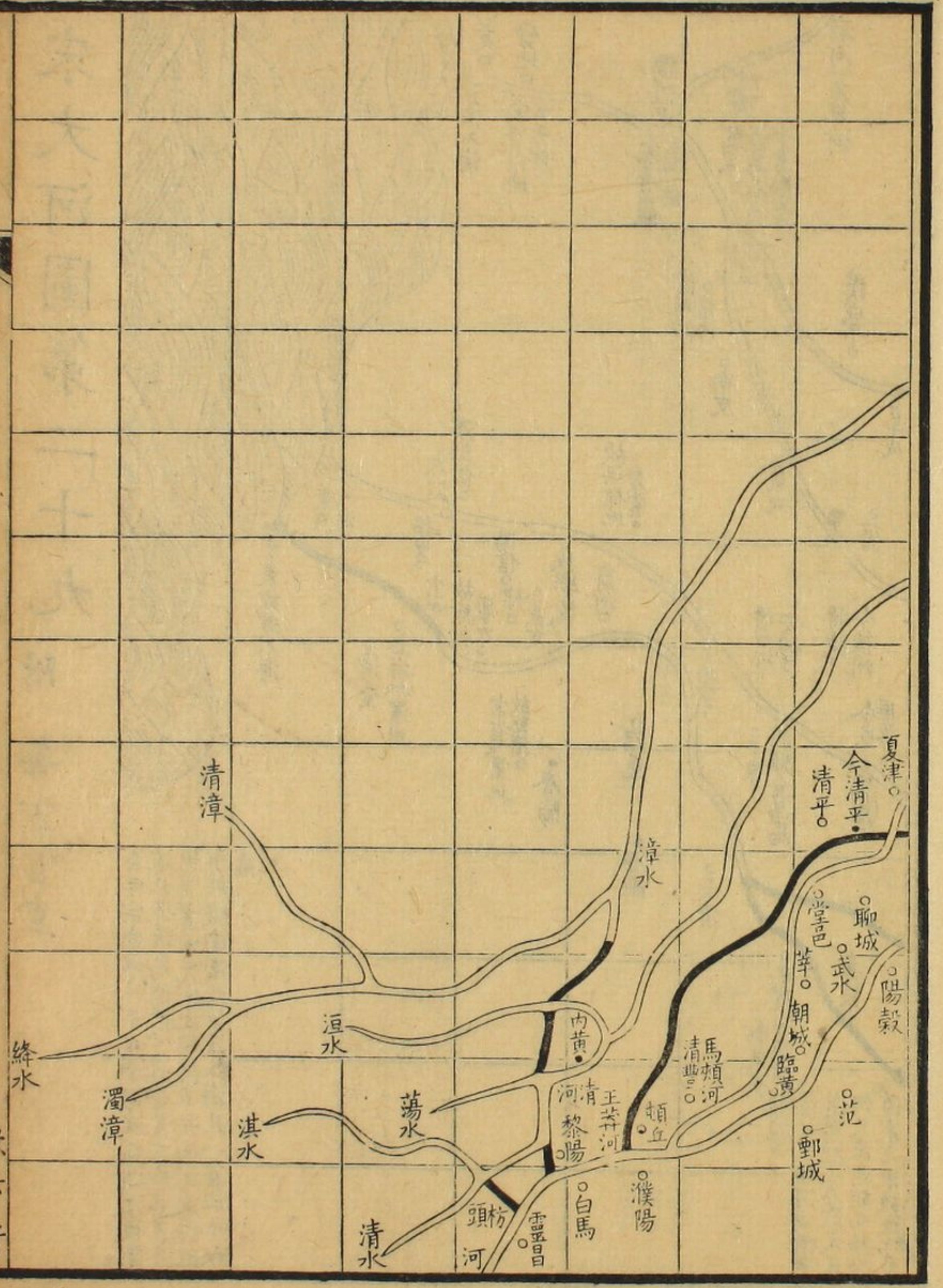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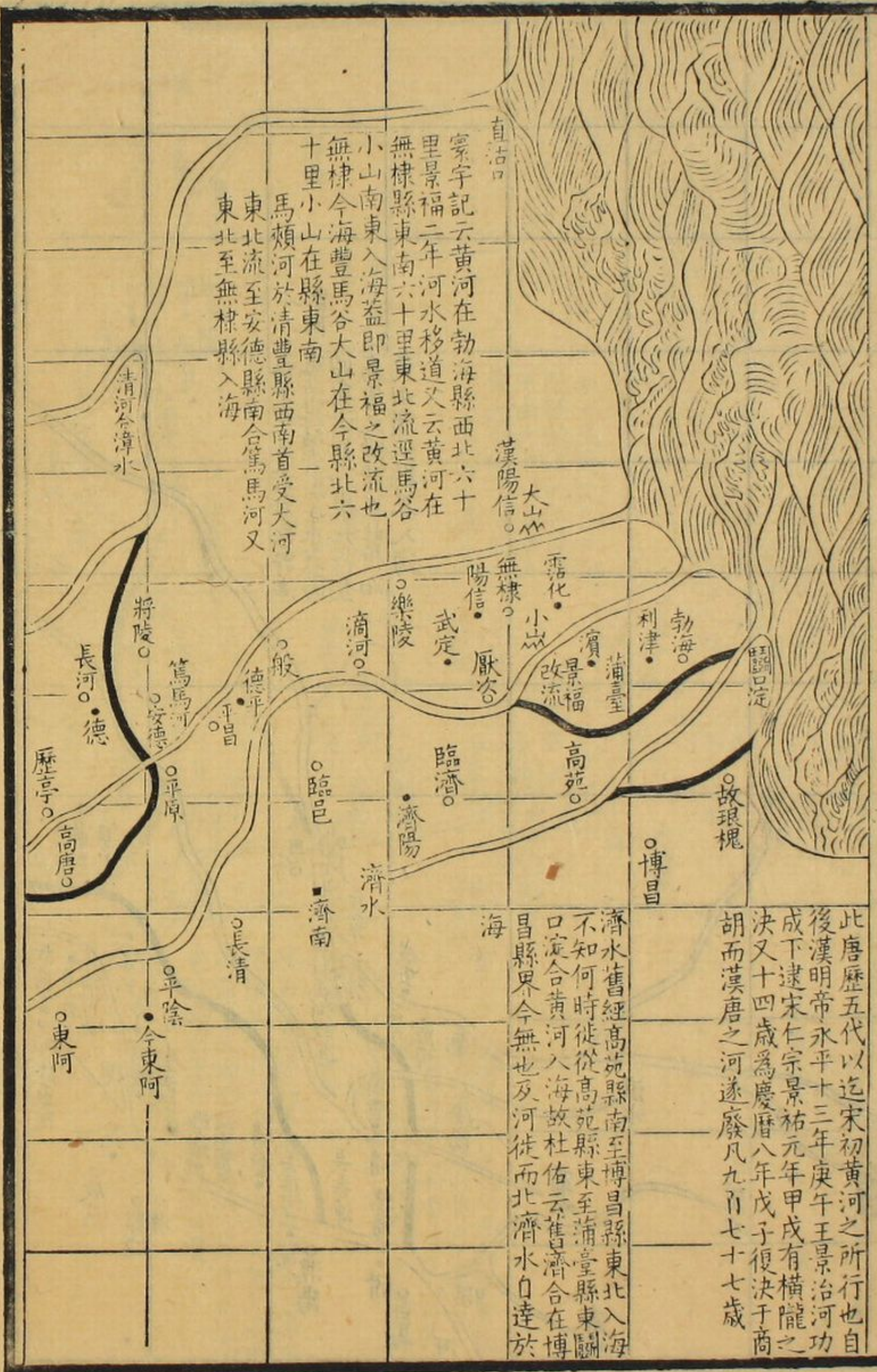


永平中王景自長壽津導河行漯川至東武陽始與漯別而東北行至高唐又絕漯而北折而東由漯沃縣界入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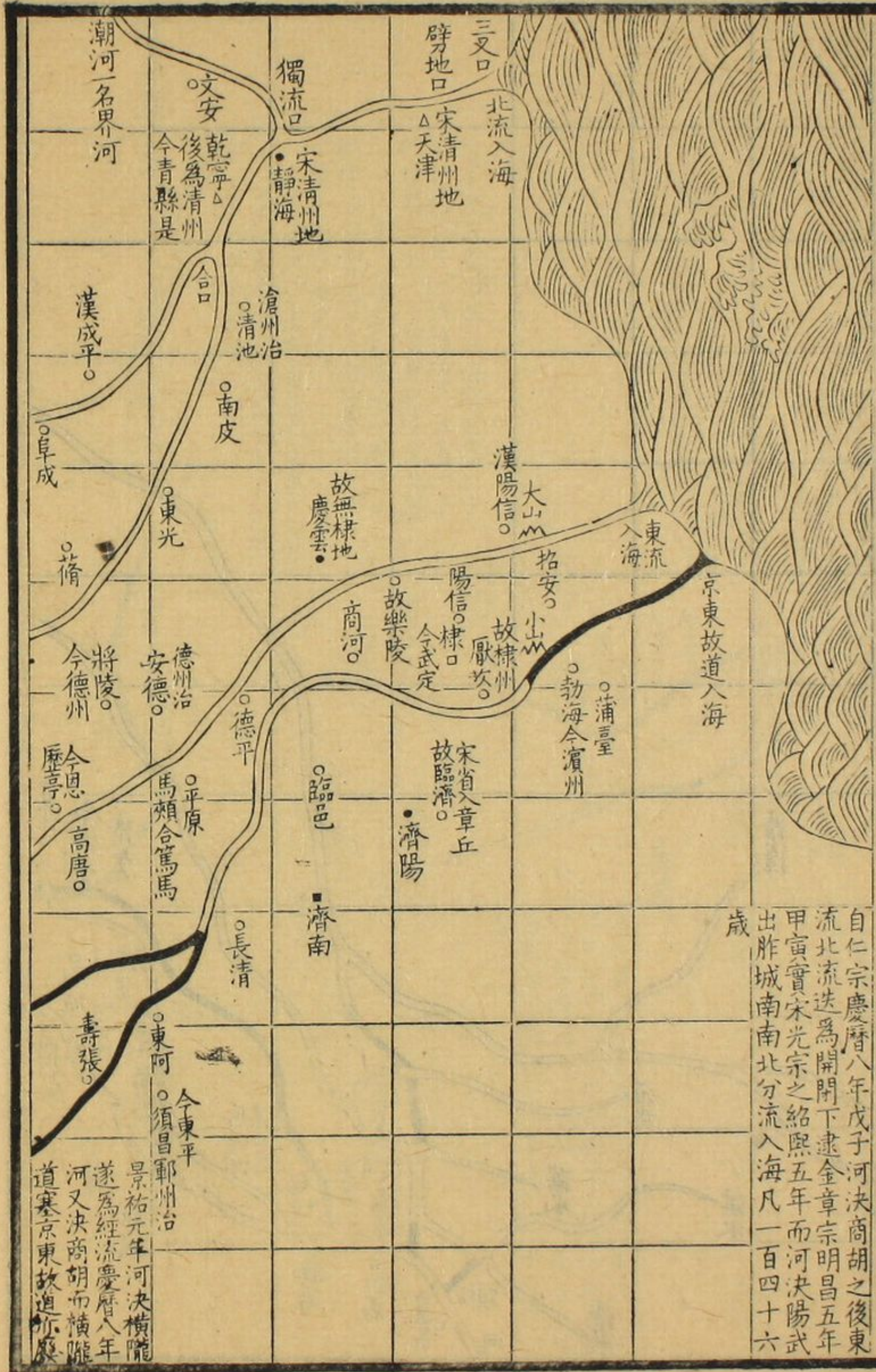
唐大河圖第二十八

附每方百里



宋大河圖第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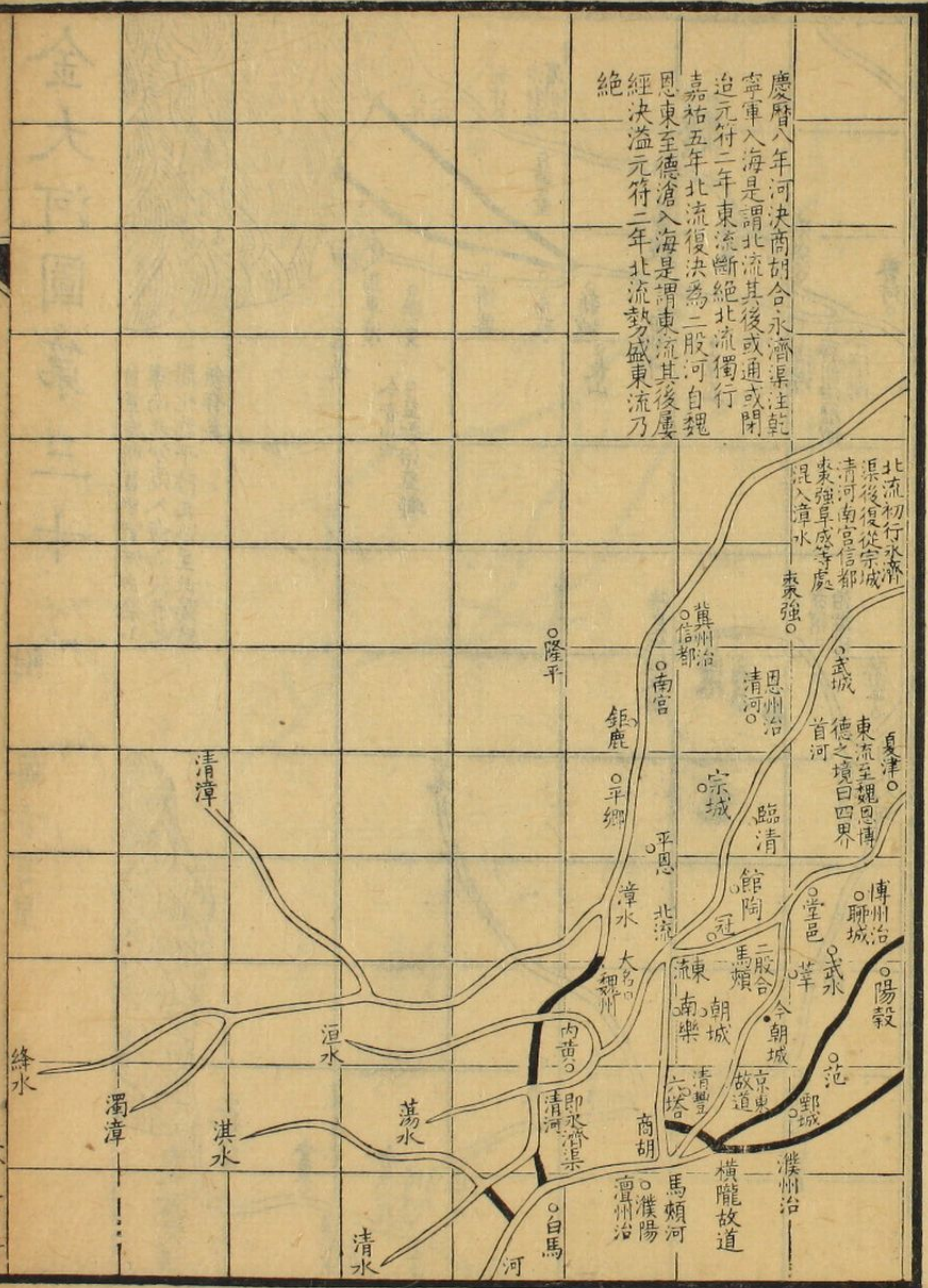
附 每方百里



自仁宗慶曆八年戊子河決商胡之後東流北流迭為開閉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實宋光宗之紹熙五年而河決陽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歲

景祐元年河決橫隴遂為經流慶曆八年河又決商胡而橫隴道塞京東故道亦廢

慶曆八年河決商胡合水濟渠注乾寧軍入海是謂北流其後或通或閉迨元符二年東流斷絕北流獨行嘉祐五年北流復決為二股可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是謂東流其後屢經決溢元符二年北流勢盛東流乃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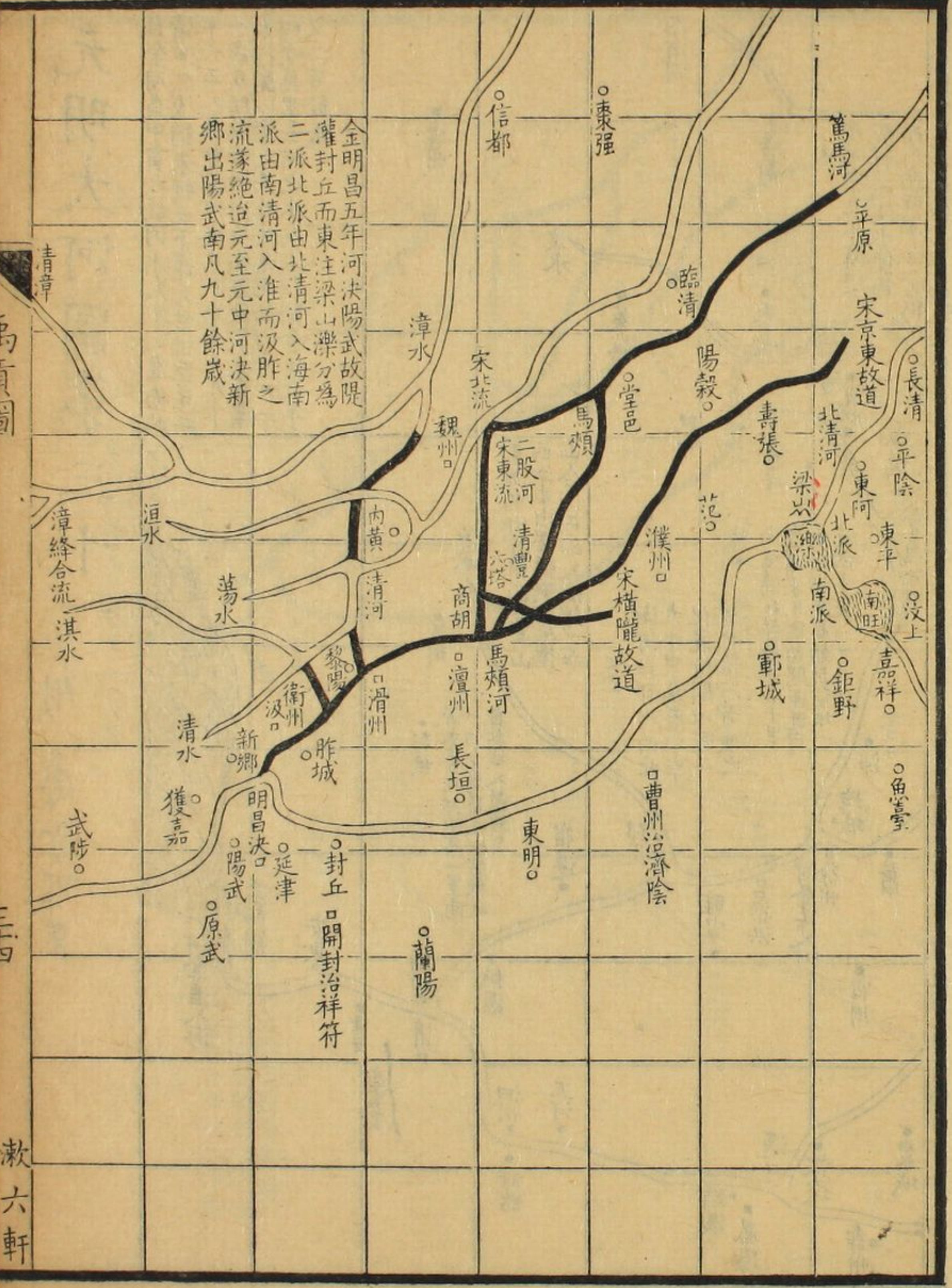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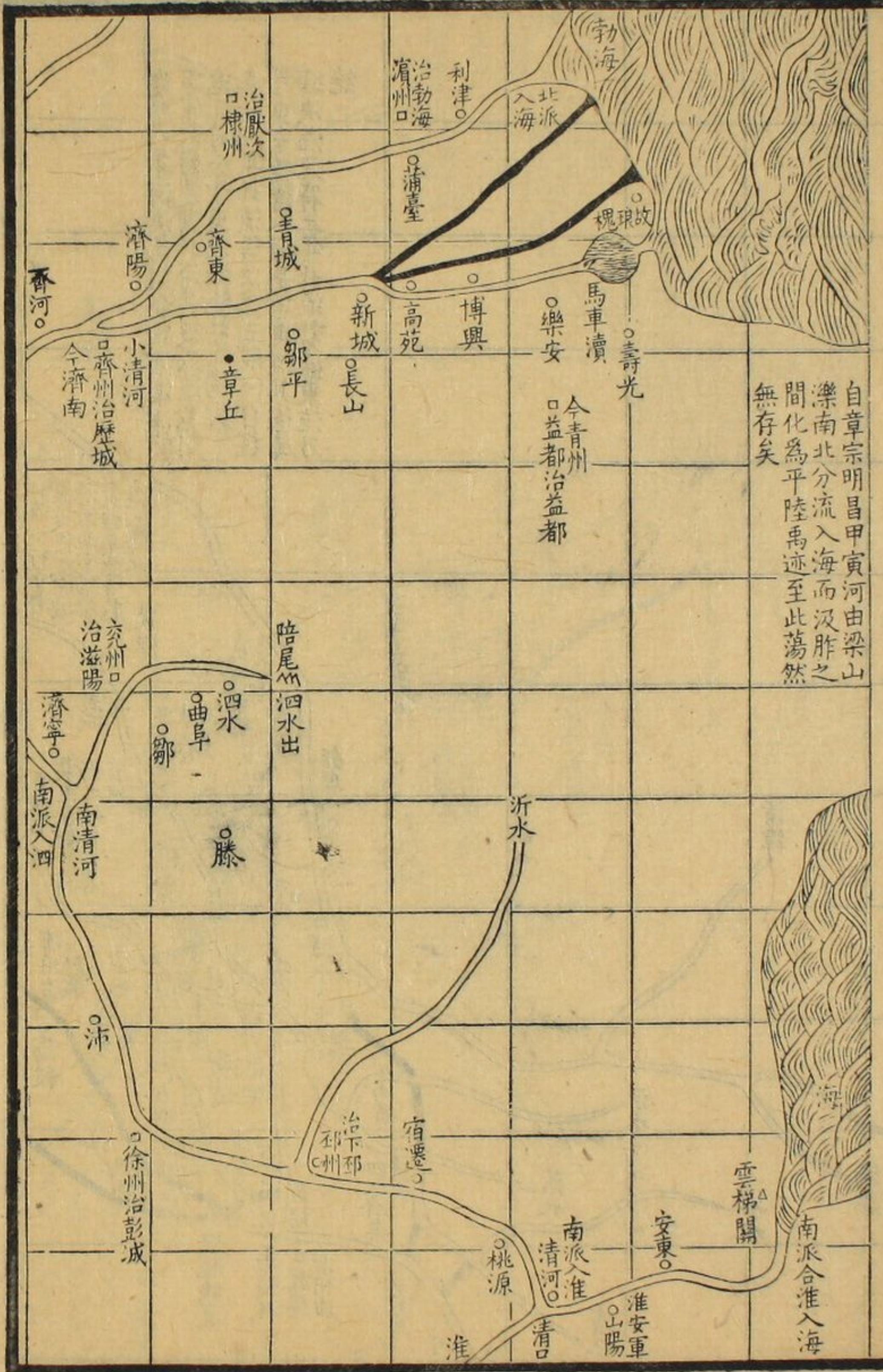
北流初行水濟渠後復從守成清河南宮信都東強早感寺處混入漳水

夏津。東流至魏恩博東流之境曰四界

金大河圖第三十

附 每方百里

自章宗明昌甲寅河由梁山
 濼南北分流入海而汶州之
 間化為平陸禹迹至此蕩然
 無存矣



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隄
 灌封丘而東注梁山濼分為
 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
 派由南清河入淮而汶州之
 流遂絕迨元至元中河決新
 鄉出陽武南凡九十餘歲

禹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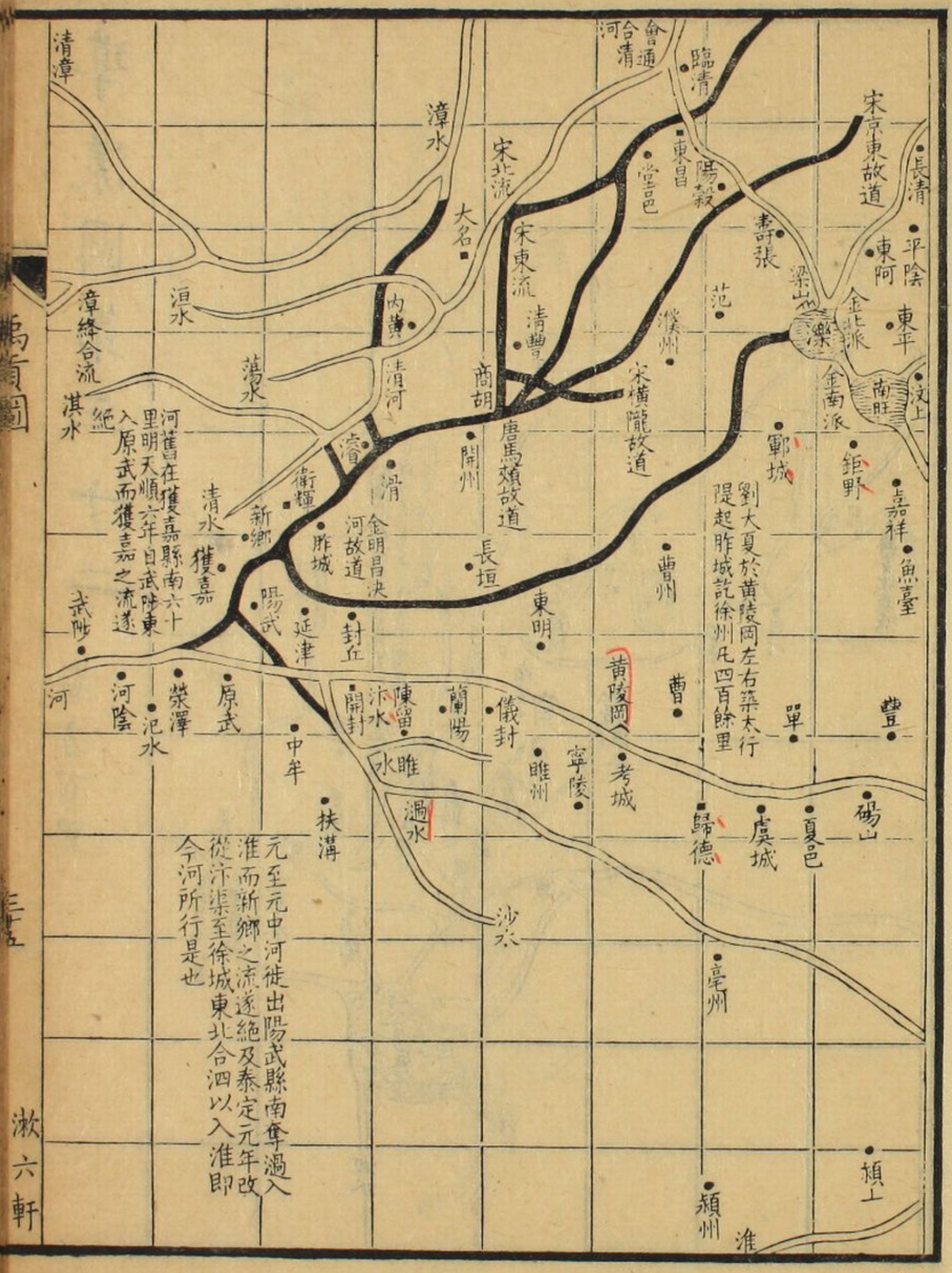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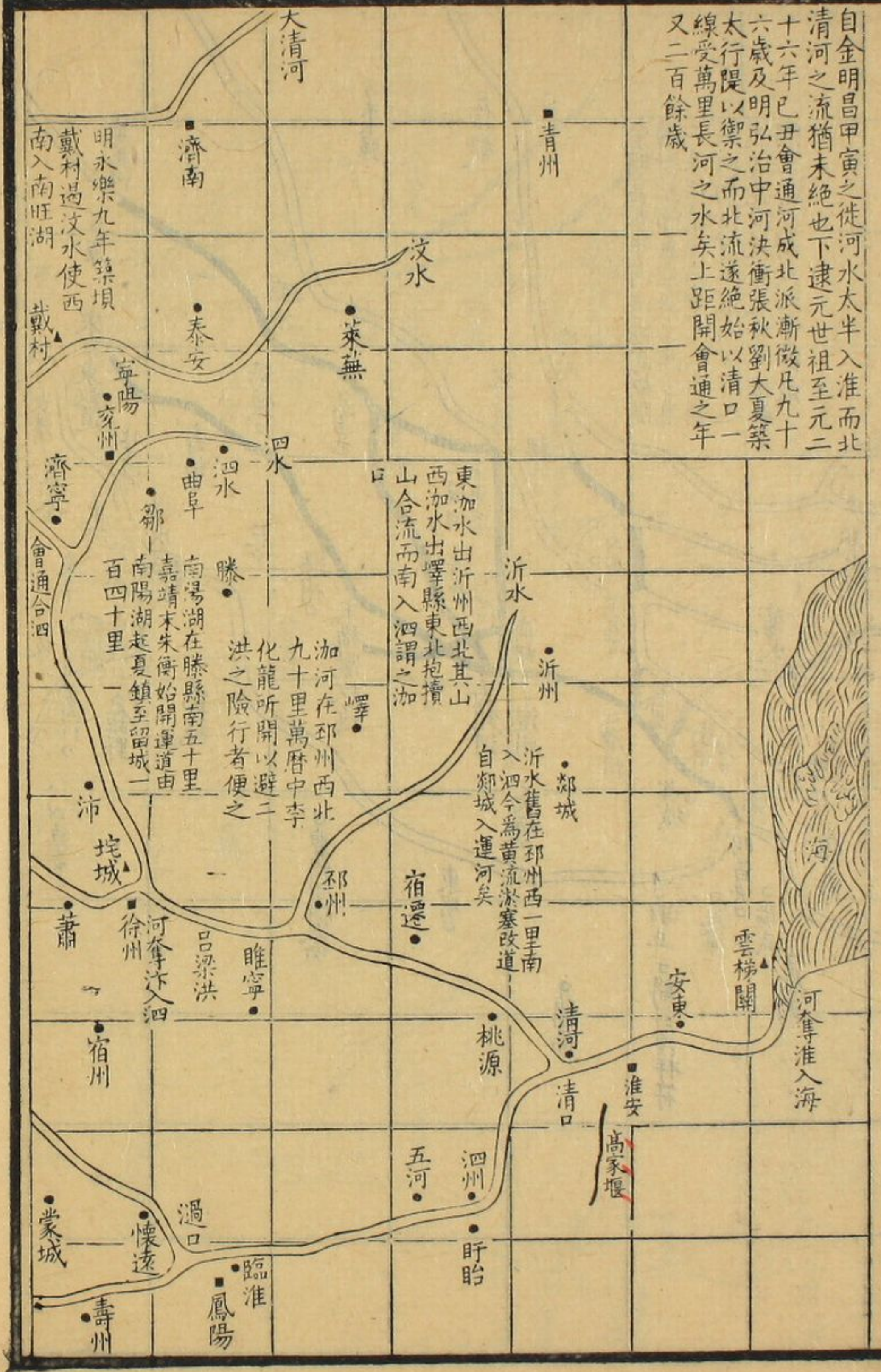
三十四

漱六軒

元明大河圖第三十一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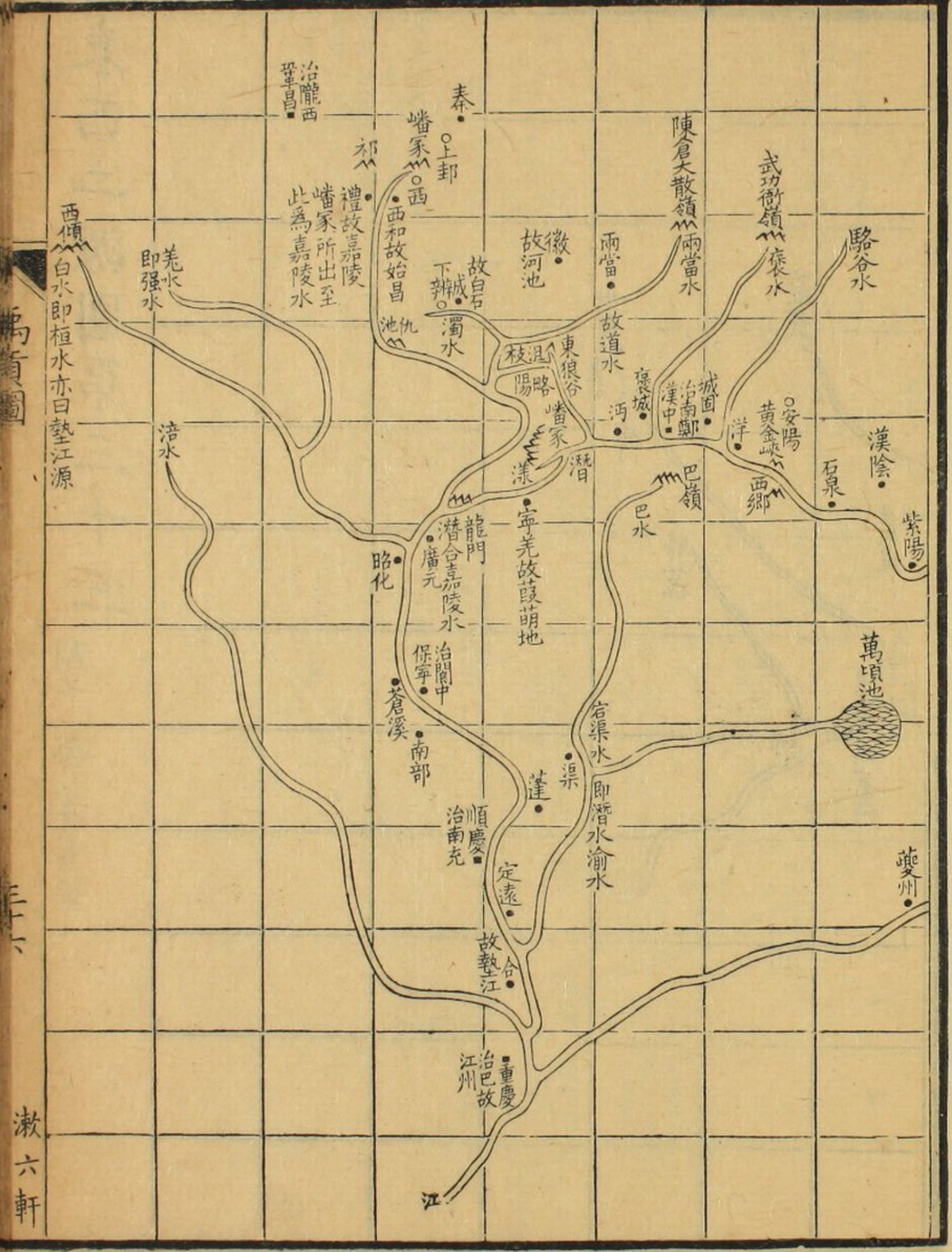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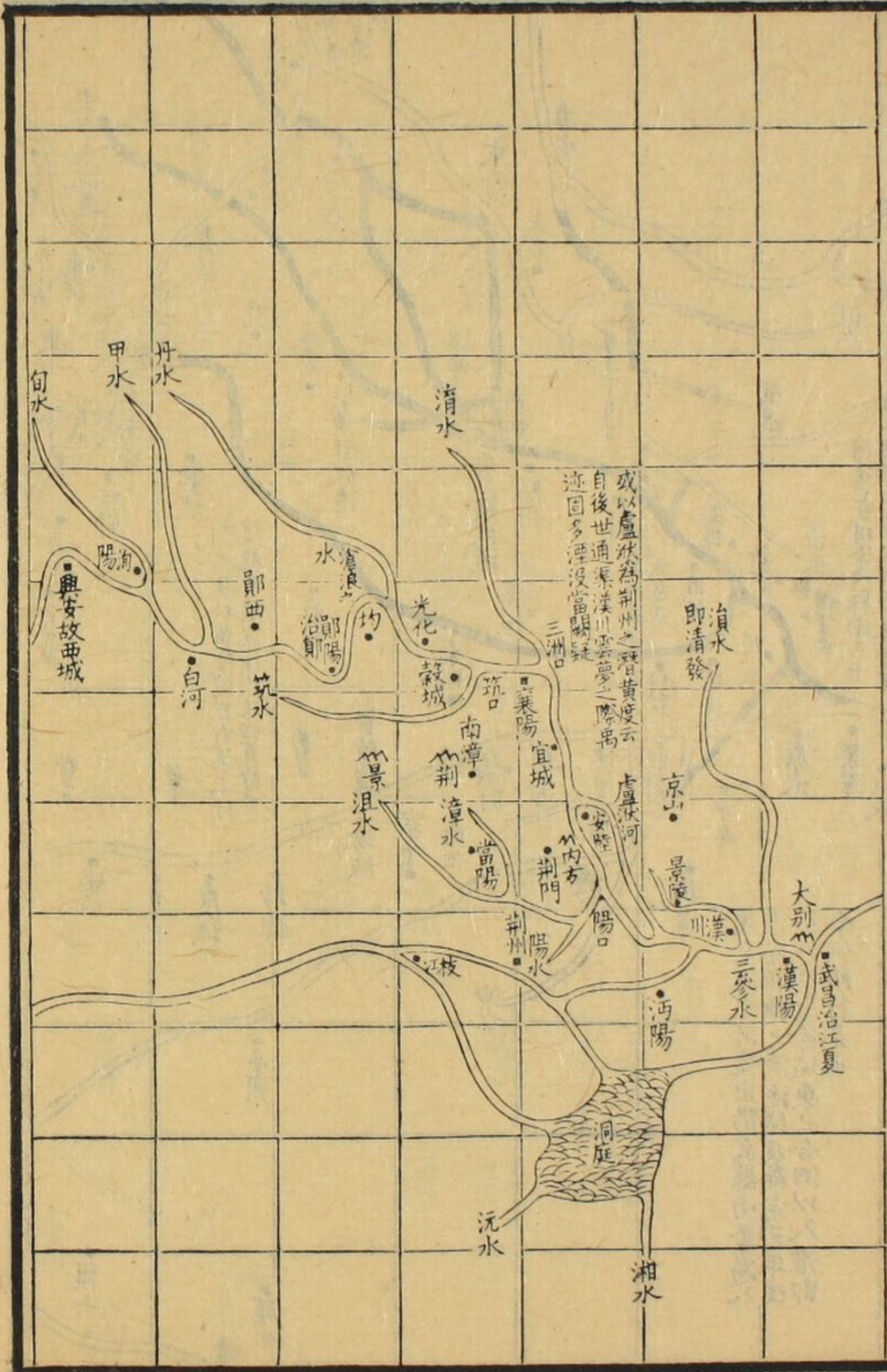
自金明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凡九十六歲及明弘治中河決衝張秋劉大夏築太行堤以禦之而北流遂絕始以清口一線受萬里長河之水矣上距開會通之年又二百餘歲



漱六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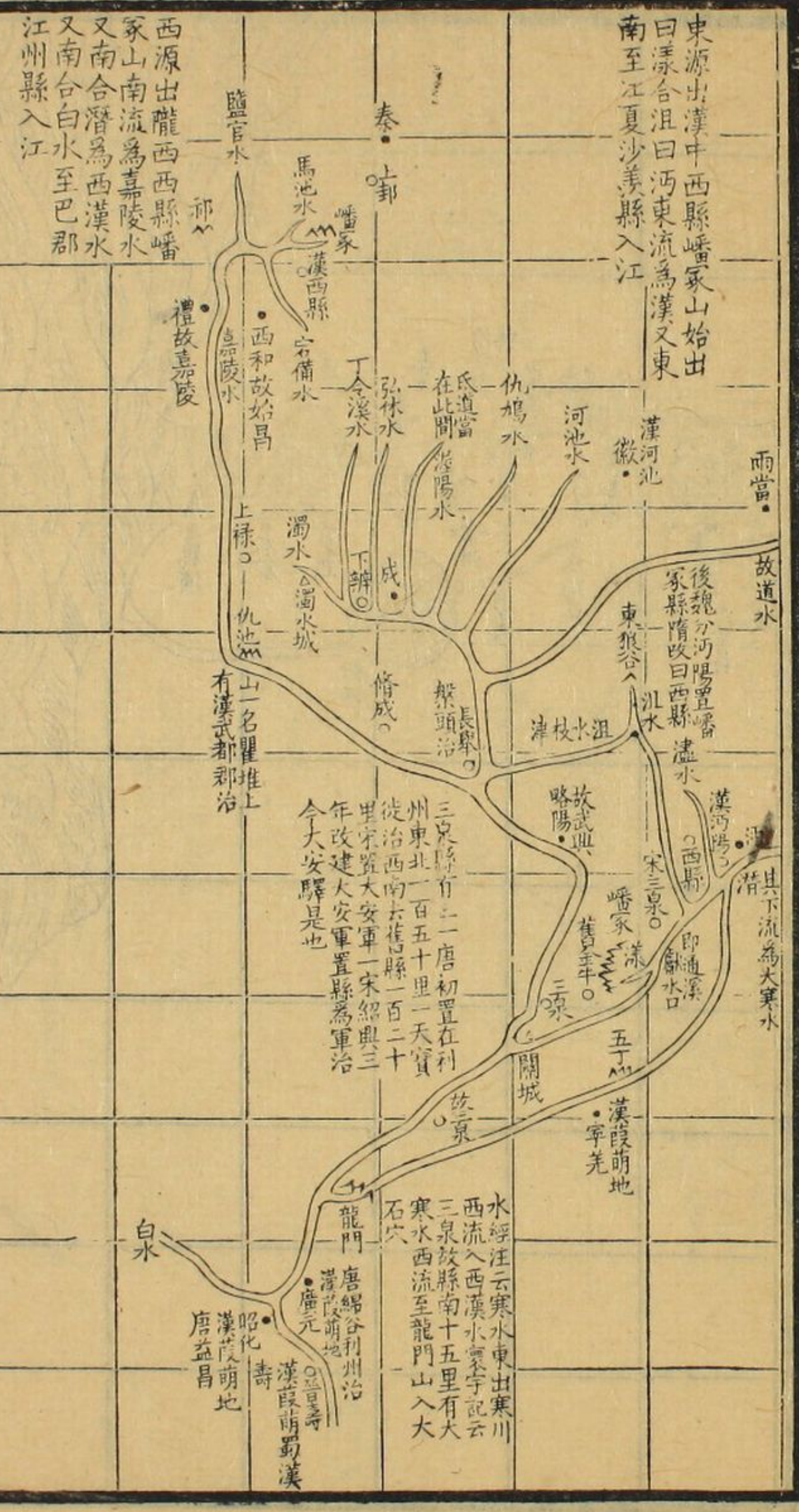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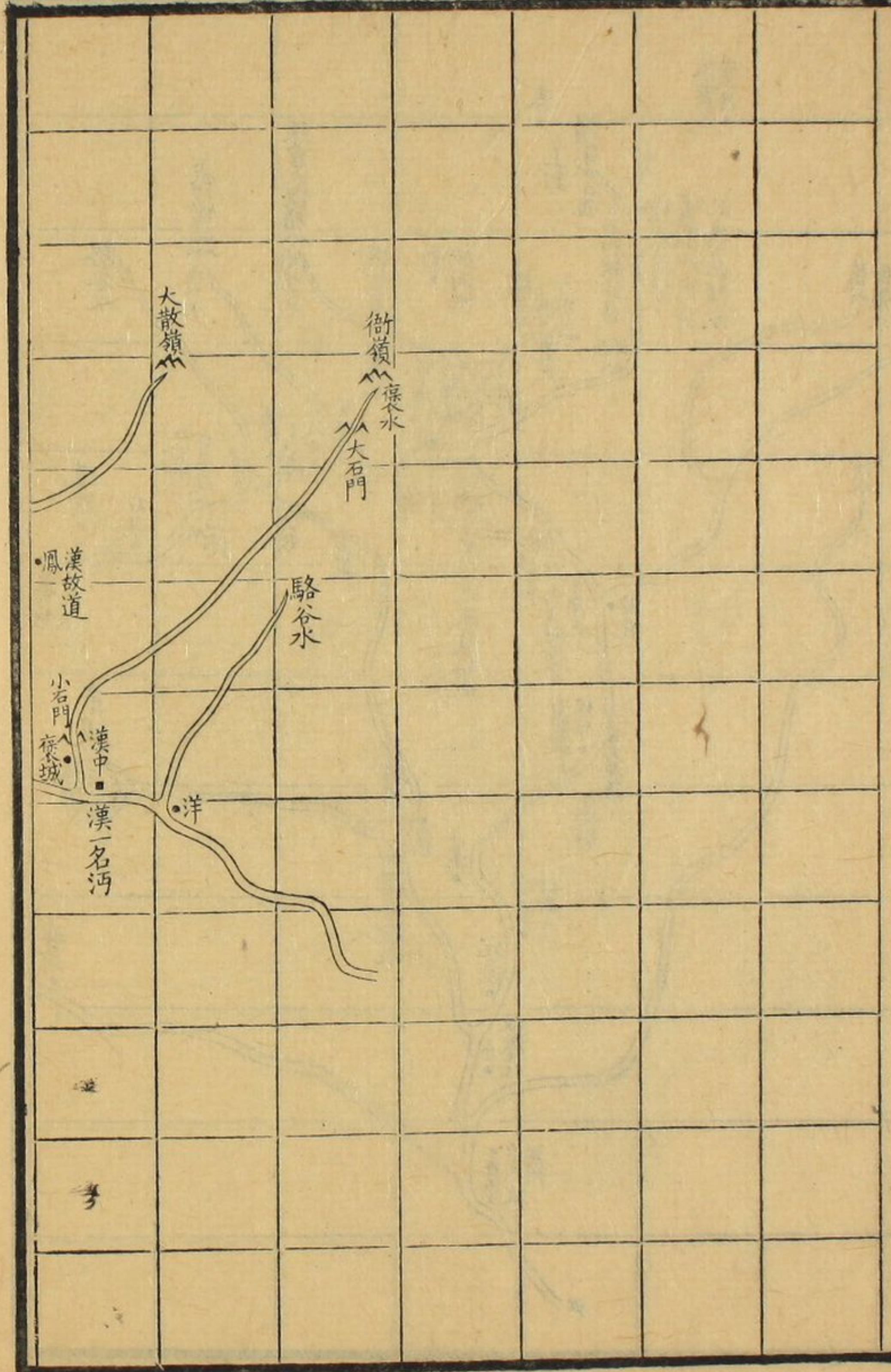
導漾圖第三十二

每方百里



東西二源圖第三十三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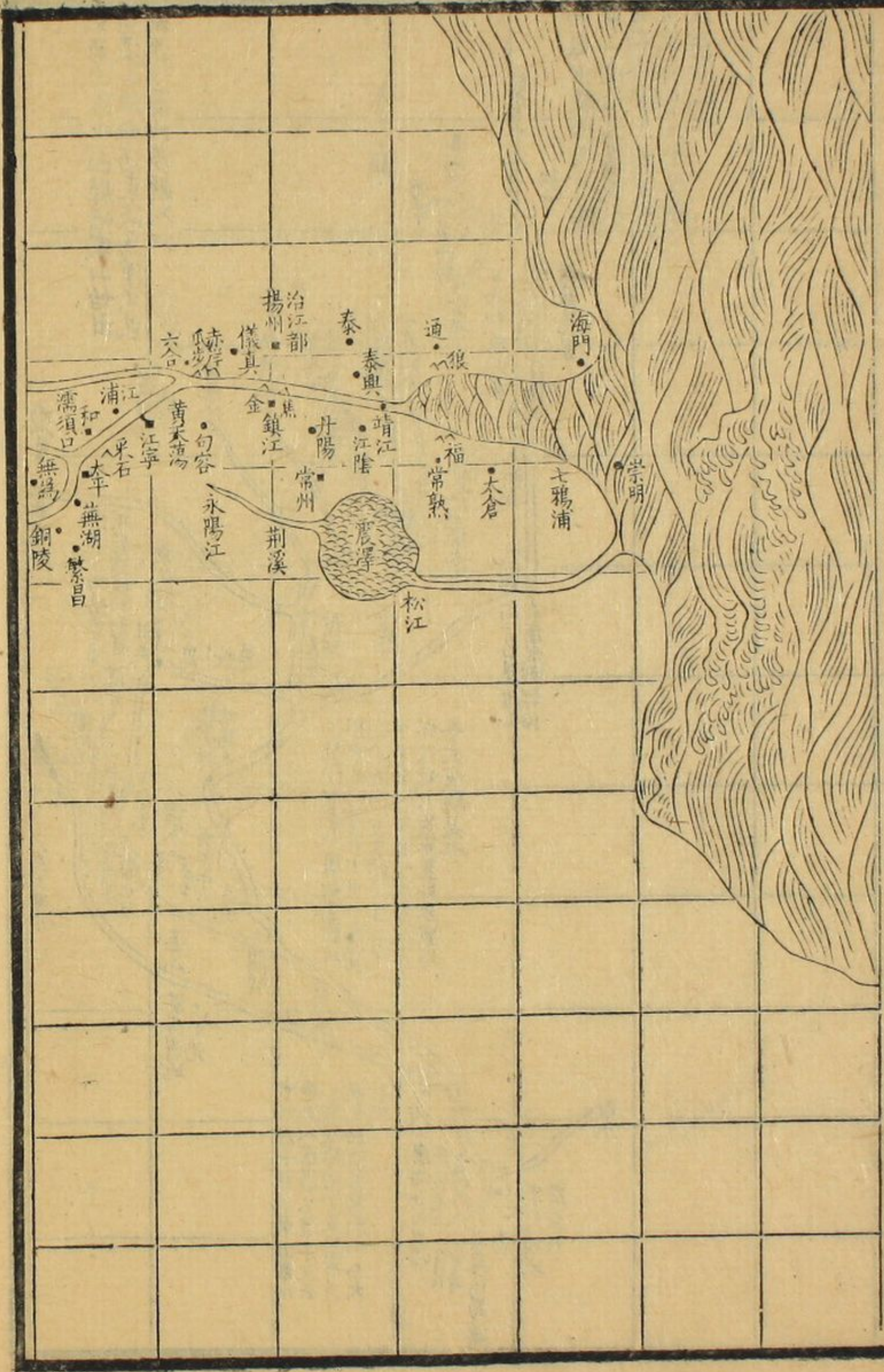


馬首圖

漱六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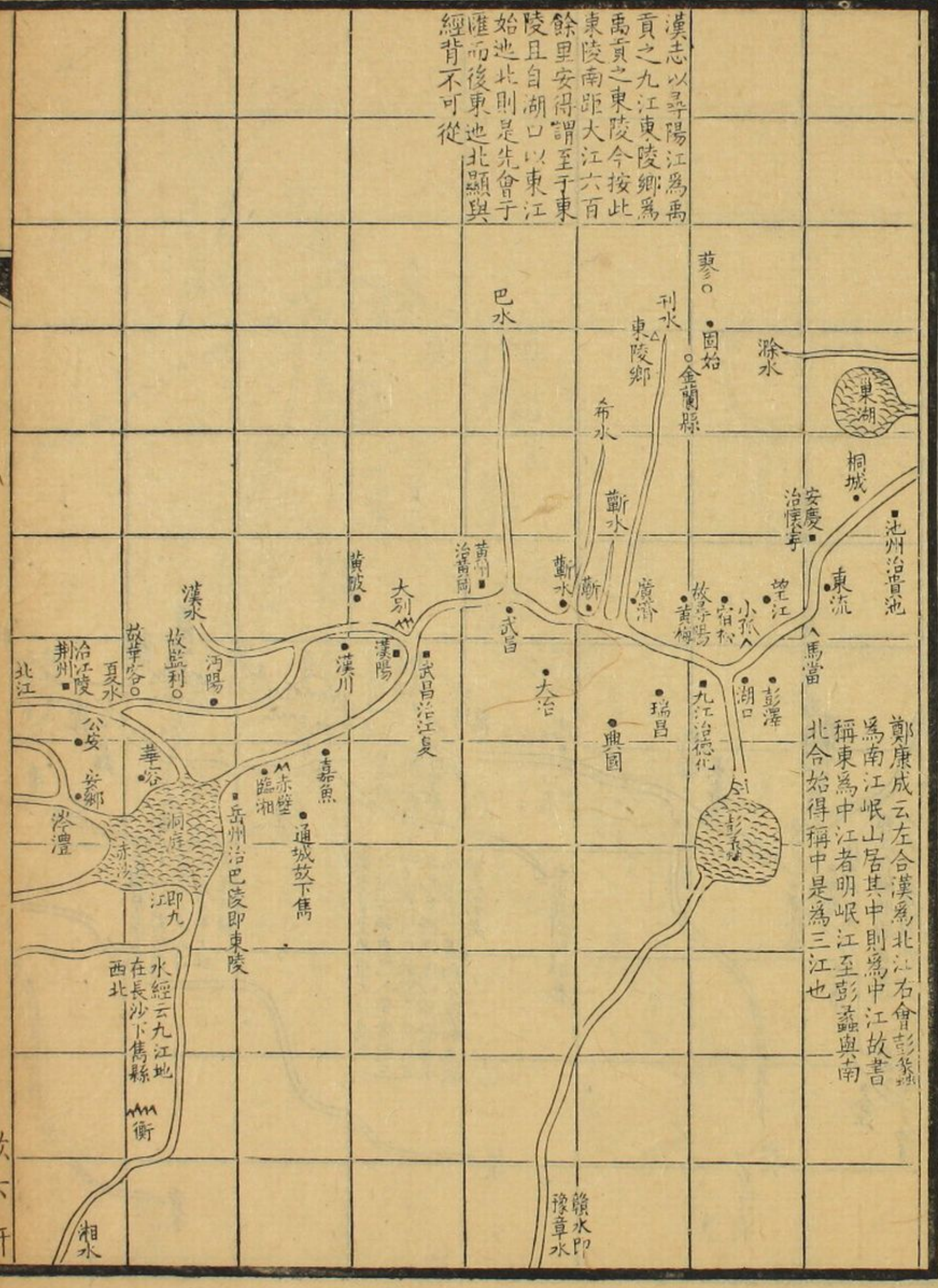
導江圖第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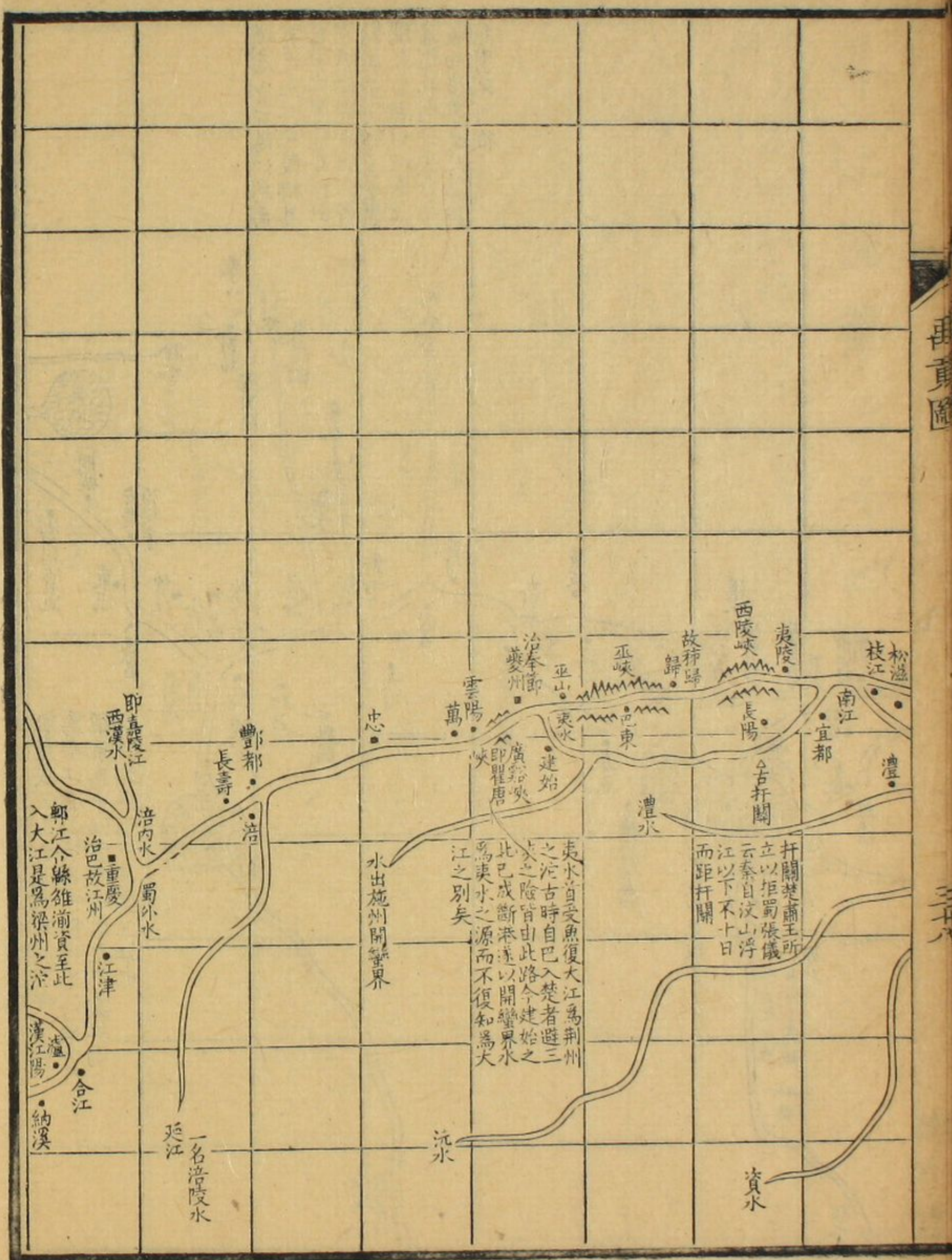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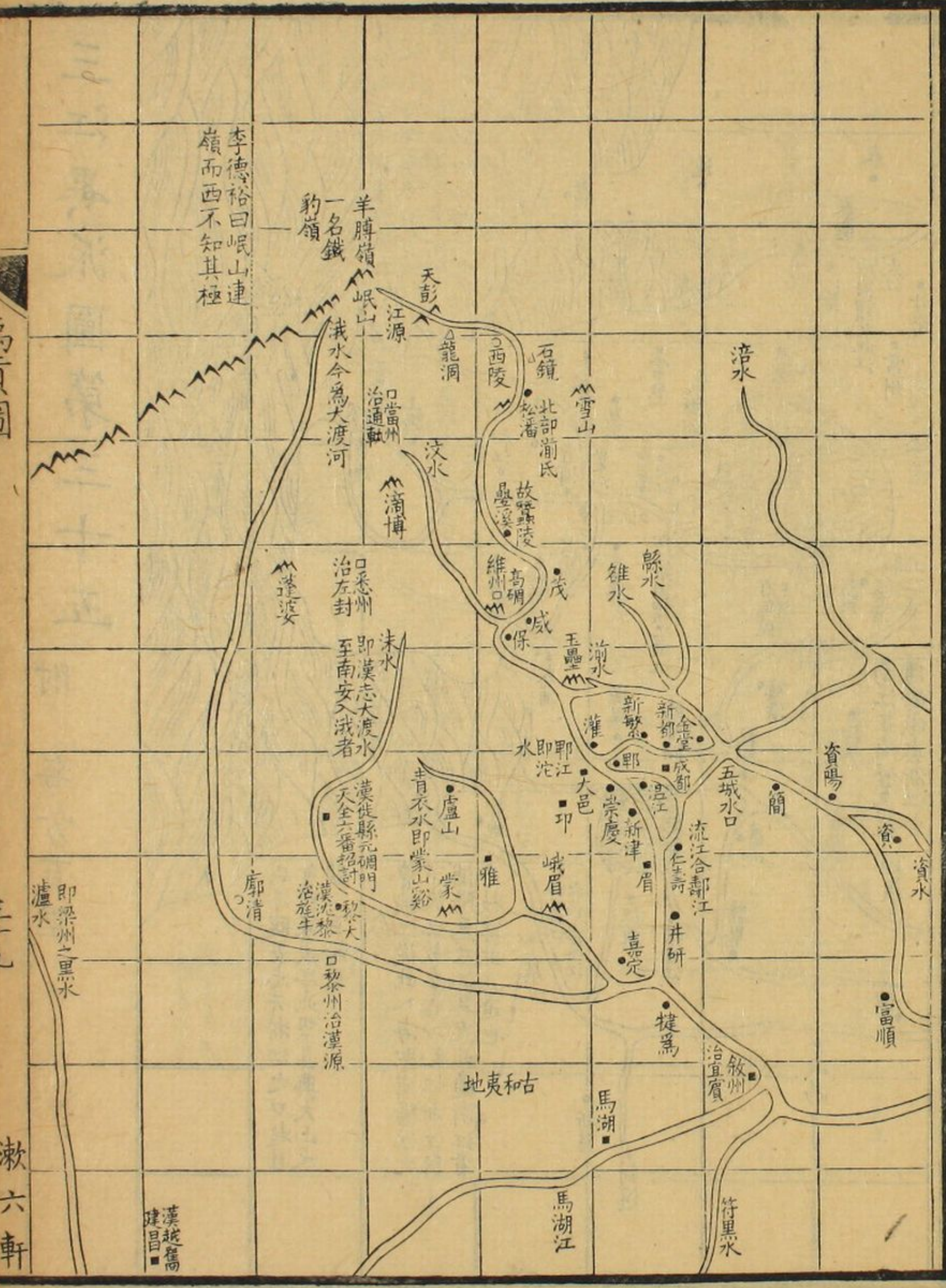
每方二百里



鄭康成云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
為南江岷山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
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
北合始得稱中是為三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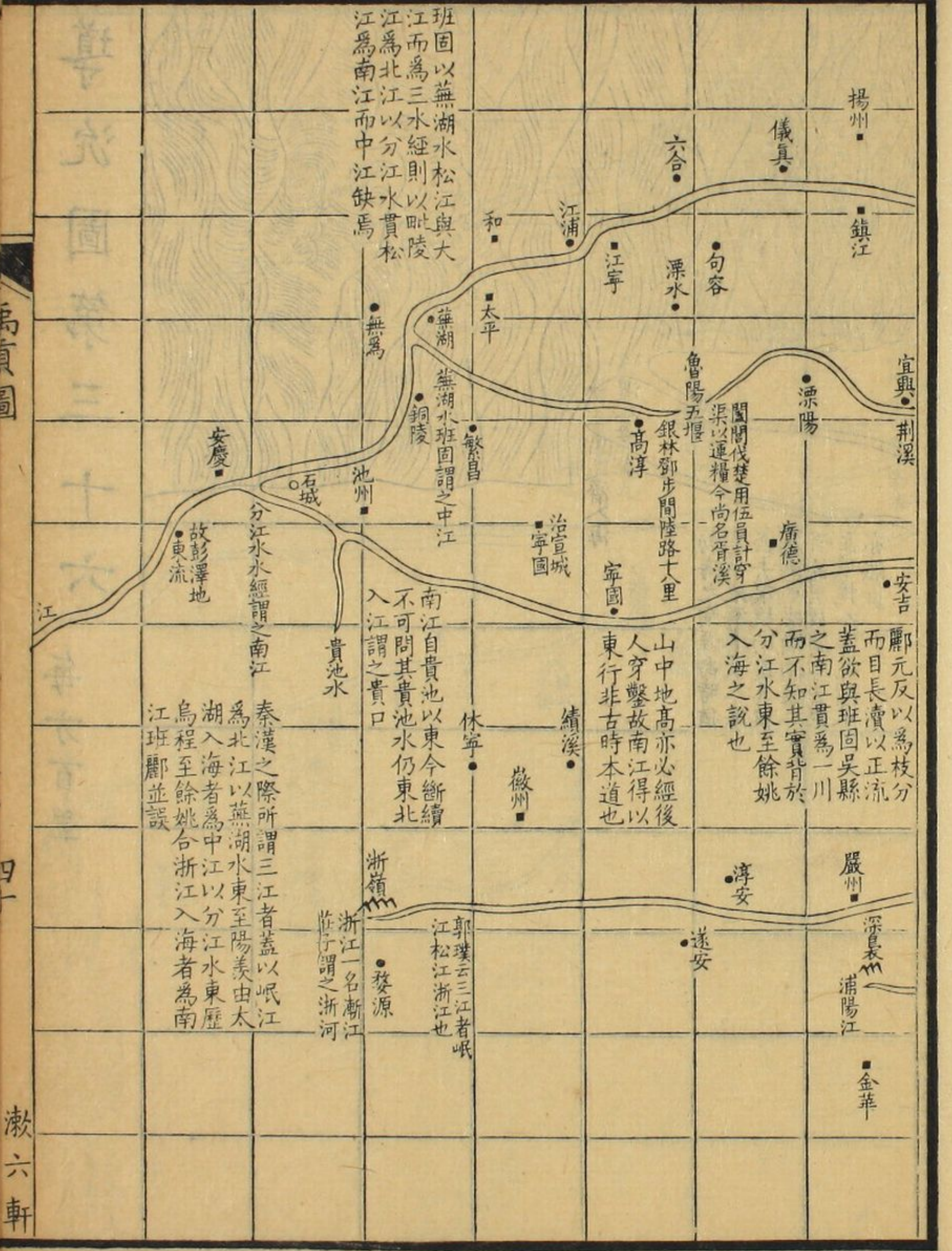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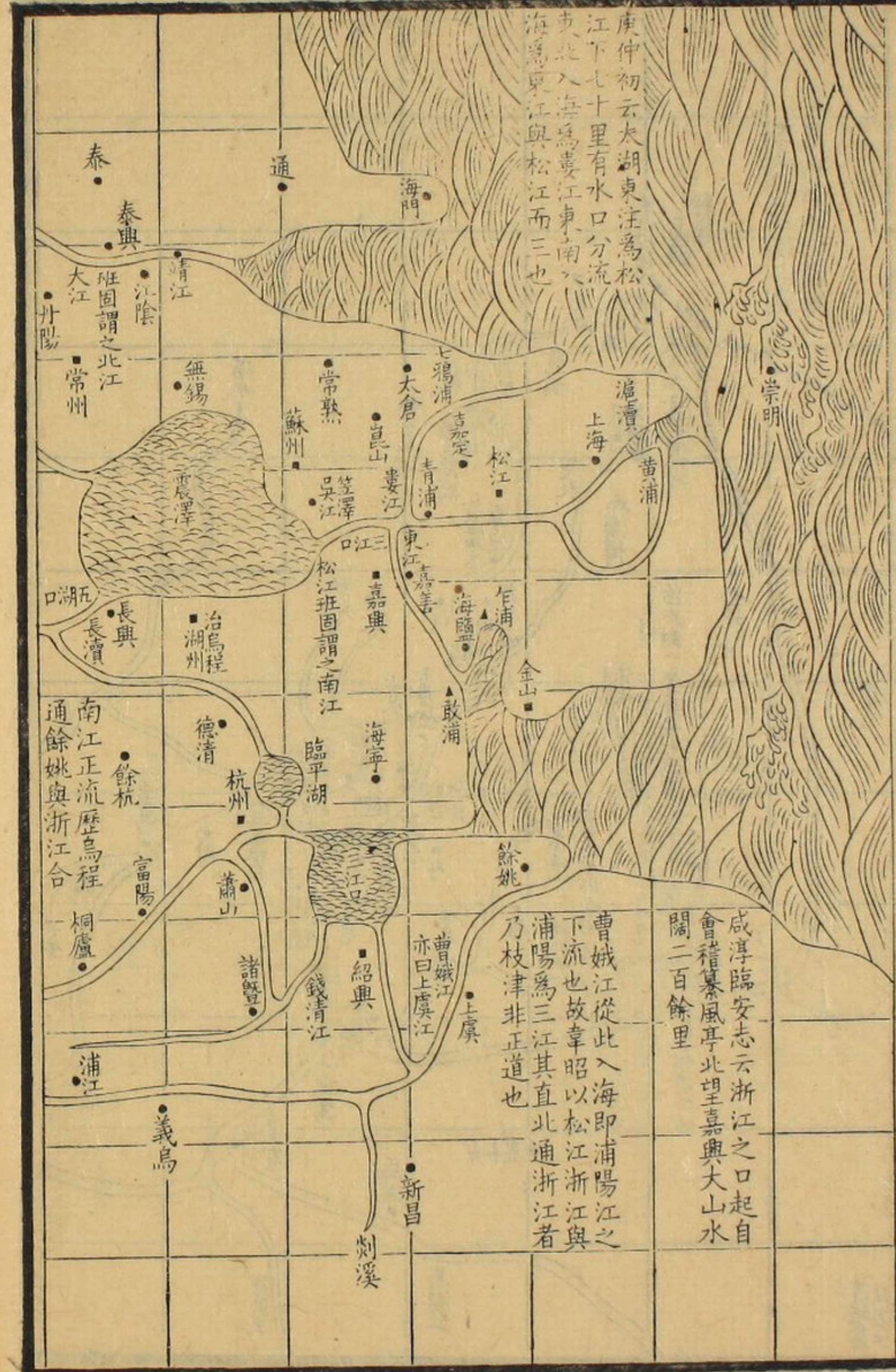
漢志以尋陽江為禹
貢之九江東陵鄉為
禹貢之東陵今按此
東陵南距大江六百
餘里安得謂至于東
陵且自湖口以東江
始迤北則是先會于
匯而後東迤北顯與
經背不可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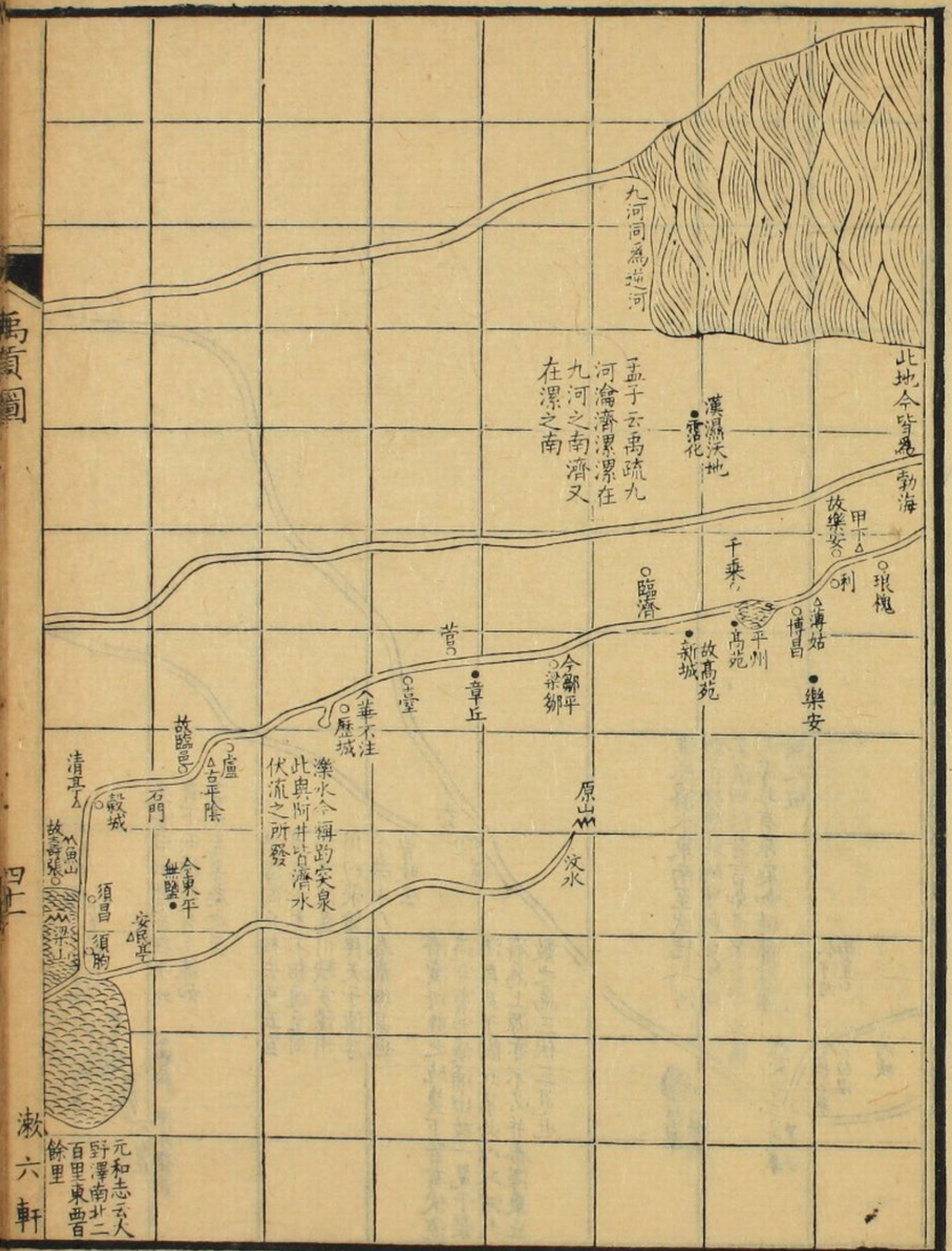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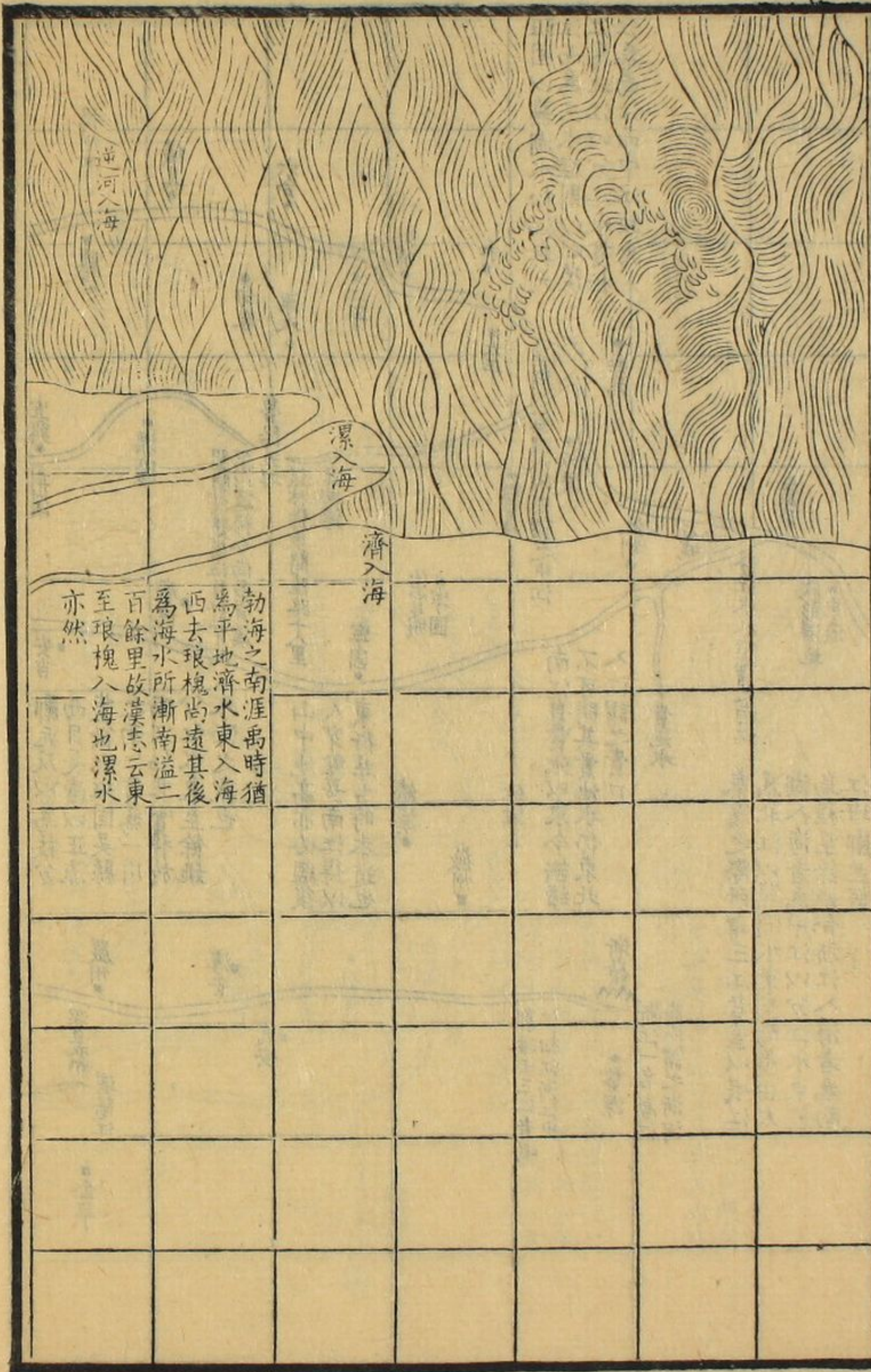
三江異派圖第三十五

附 每方百里



導沈圖第三十六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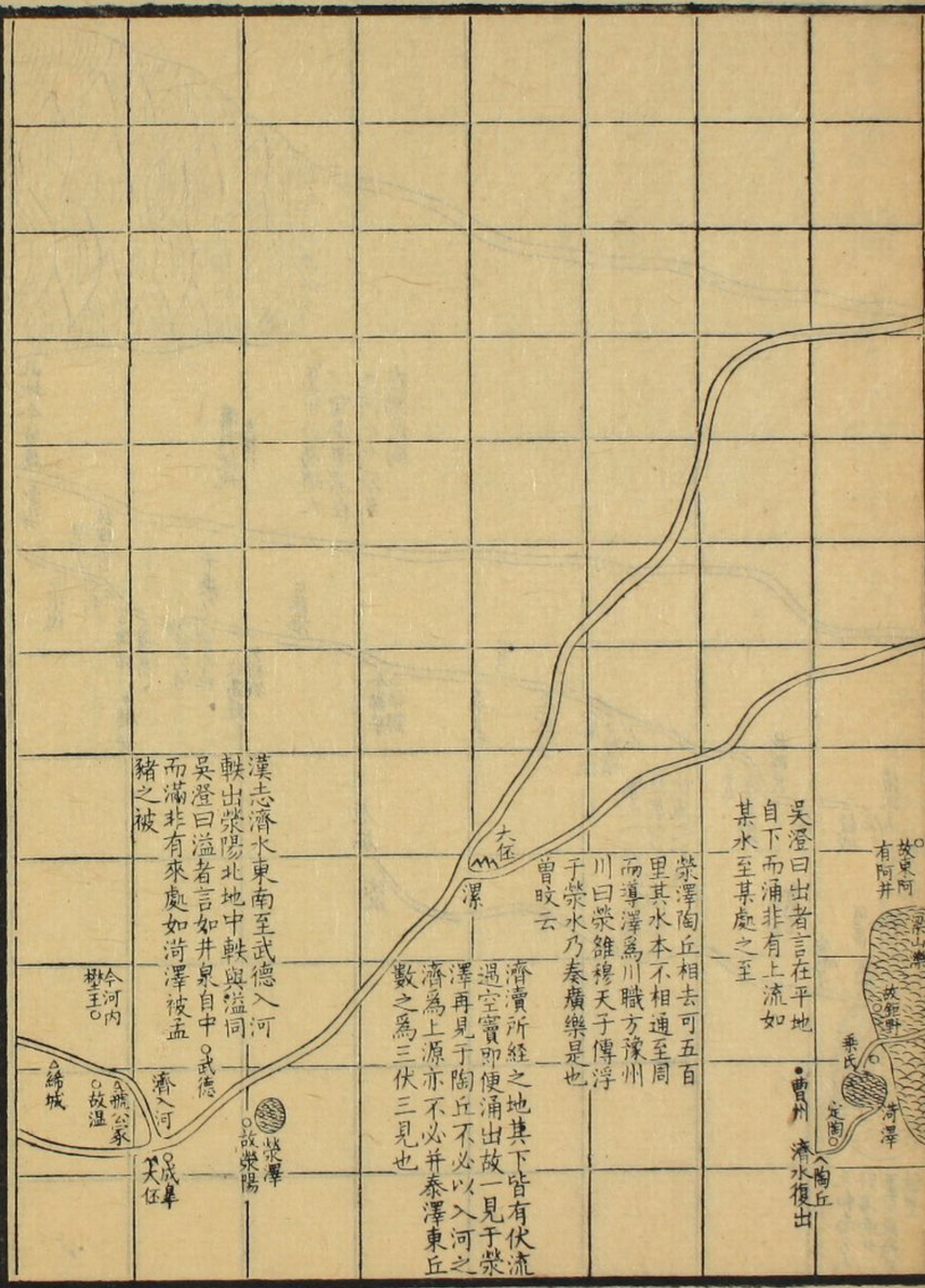


禹貢圖

四上

漱六軒

元和志云大野澤南北二百里東西百餘里



吳澄曰出者言在平地
自下而涌非有上流如
某水至某處之至

故陶丘
曹州 濟水復出

滎澤陶丘相去可五百
里其水本不相通至周
而導滎澤為川職方豫州
川曰滎雖穆天子傳浮
于滎水乃秦廣樂是也
曾水云

濟水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
過空竇即便涌出故一見于滎
澤再見于陶丘不必以入河之
濟為上源亦不必并泰澤東丘
數之為三伏三見也

漢志濟水東南至武德入河
軼出滎陽北地中軼與溢同
吳澄曰溢者言如井泉自中武德
而滿非有來處如荷澤被孟
豬之被

今河內
樹王
故溫
故滎陽
成皋
天任

原城故原國在今
濟源縣西北二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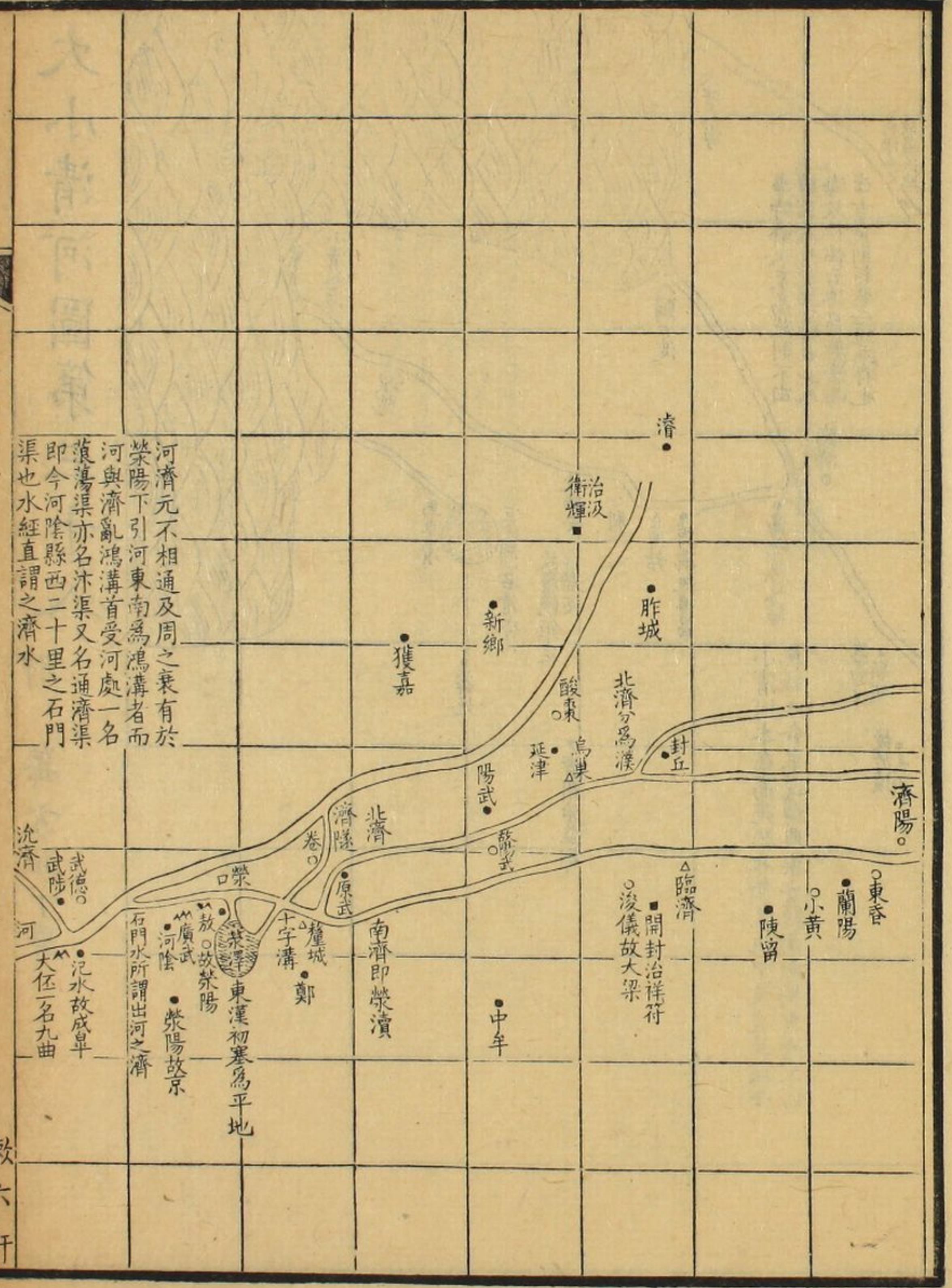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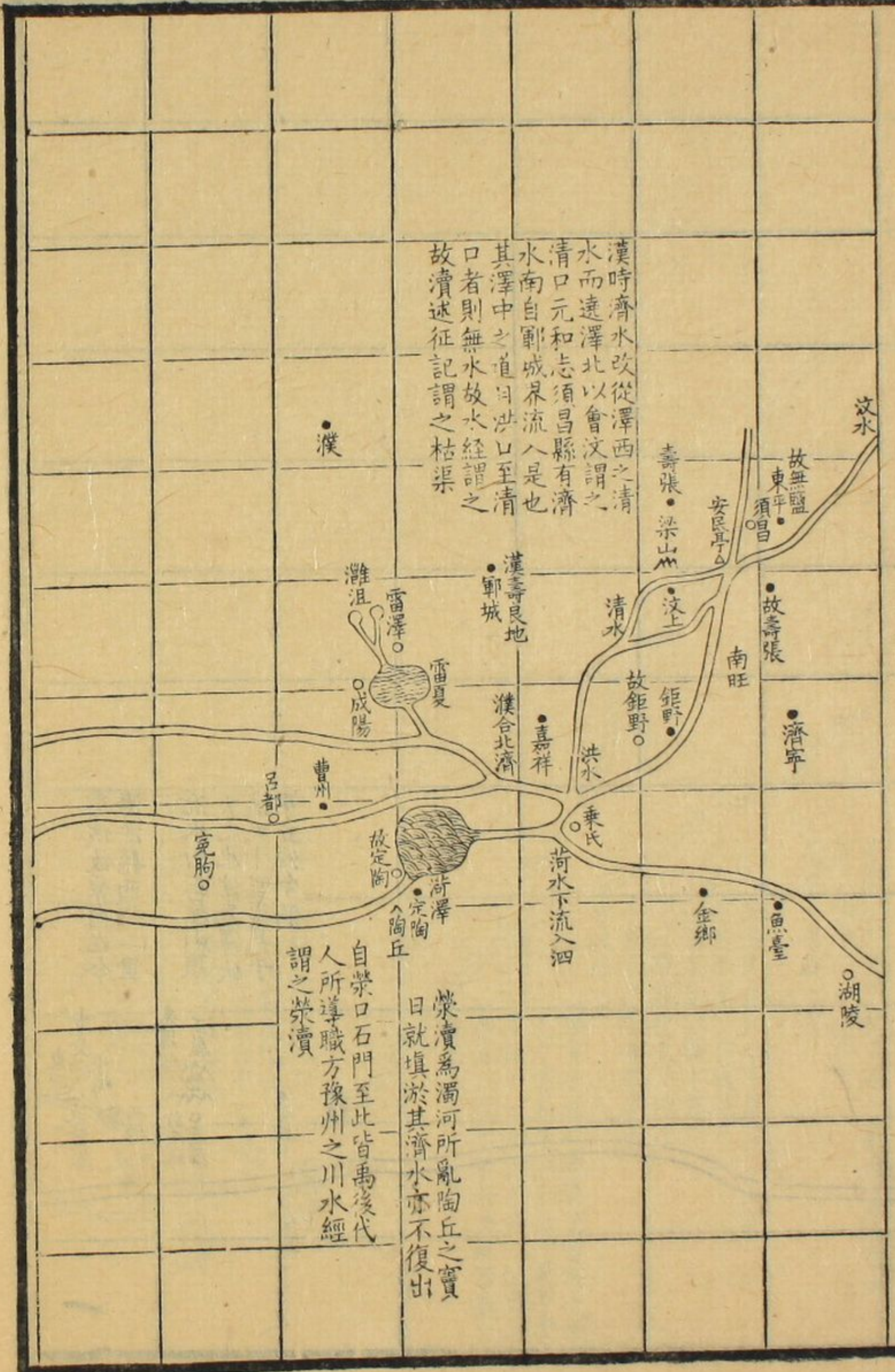
東丘
原城
流
西源

東丘
原城
流
西源

故陶丘
故鄆
王屋
王屋山頂
大乙池注泰澤伏
流九十里復見于
東丘池今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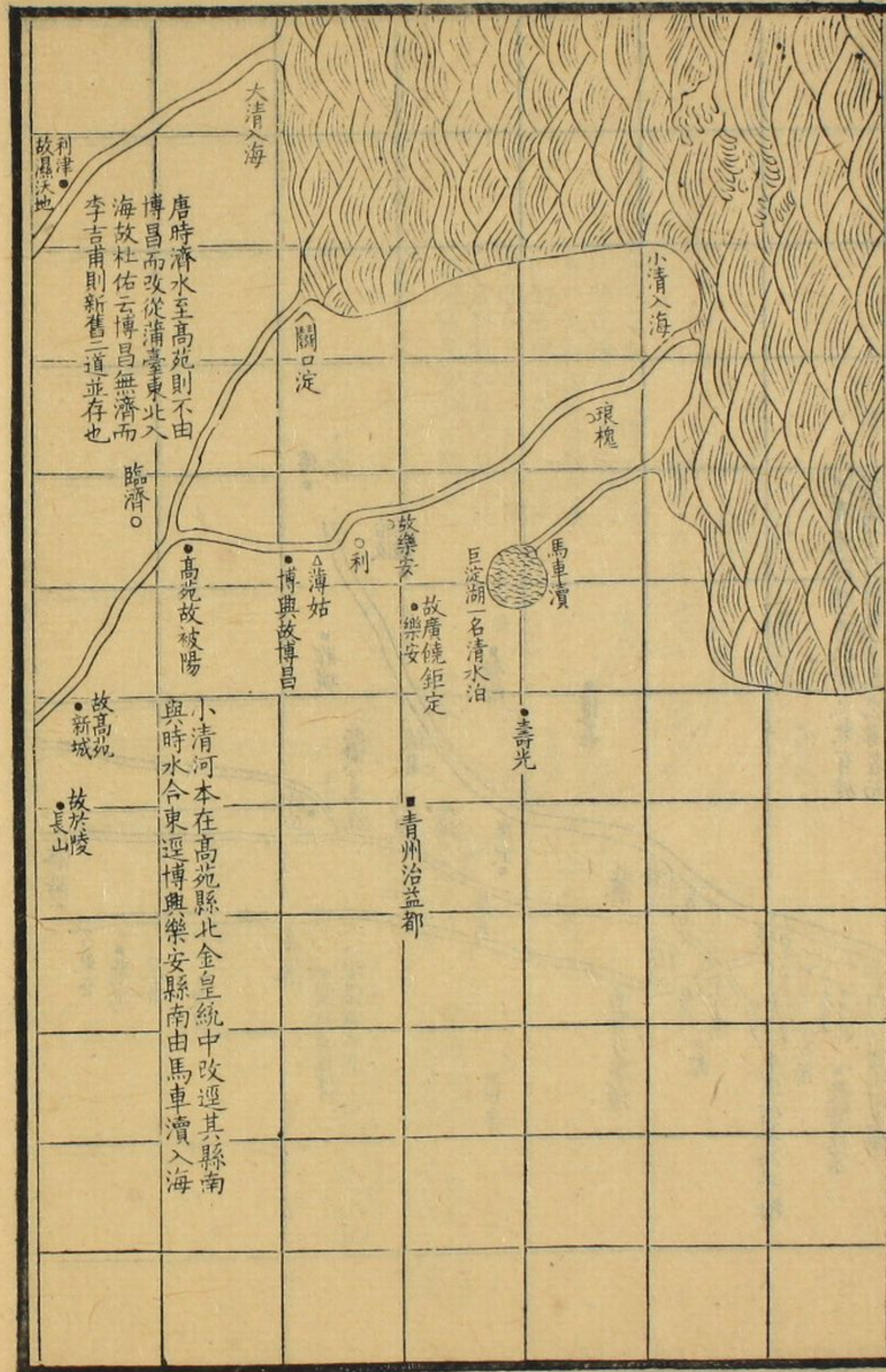
出河之濟圖第三十七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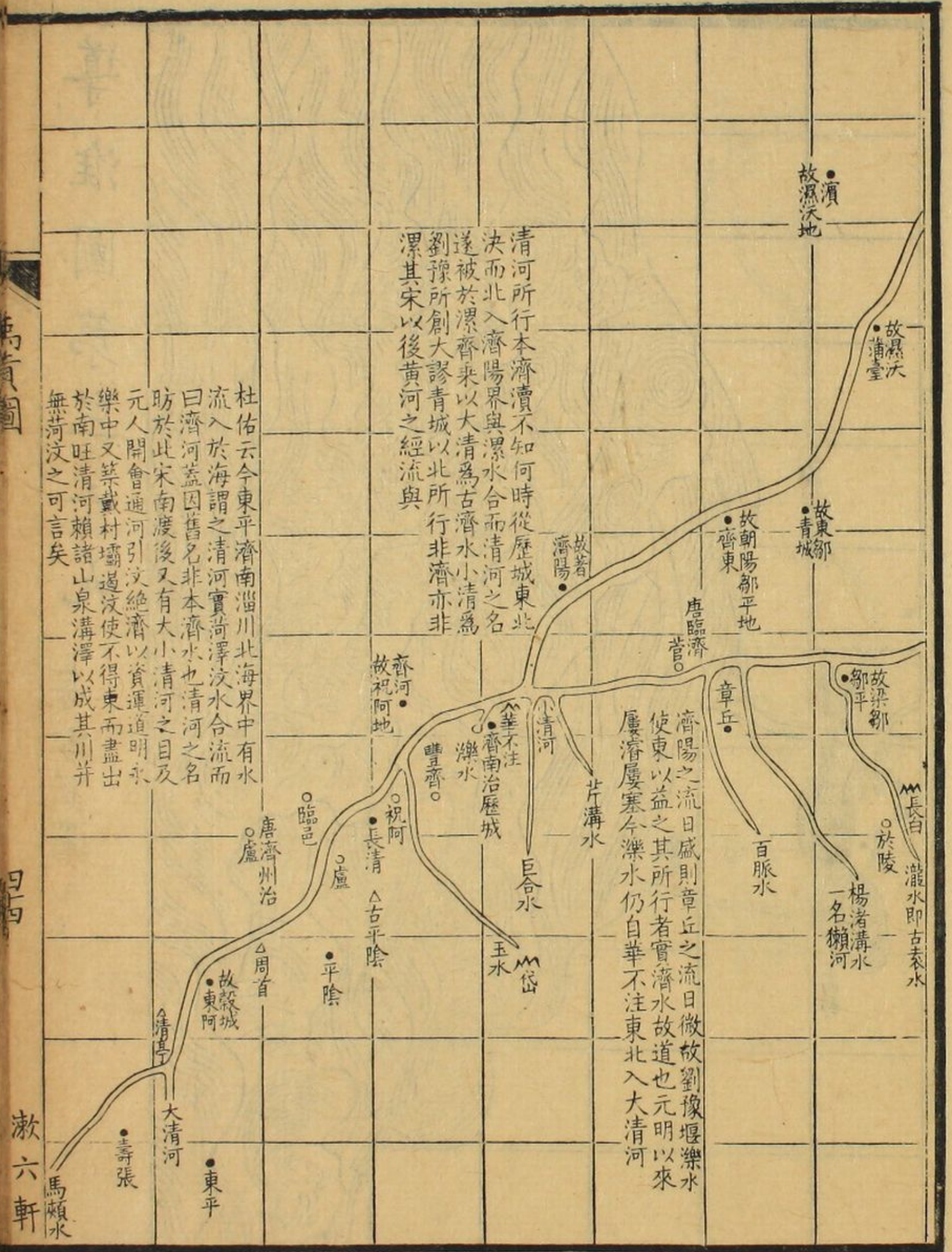


大小清河圖第三十八

附 每方五十里



小清河本在高苑縣北金皇統中改運其縣南與時水合東運博興樂安縣南由馬車瀆入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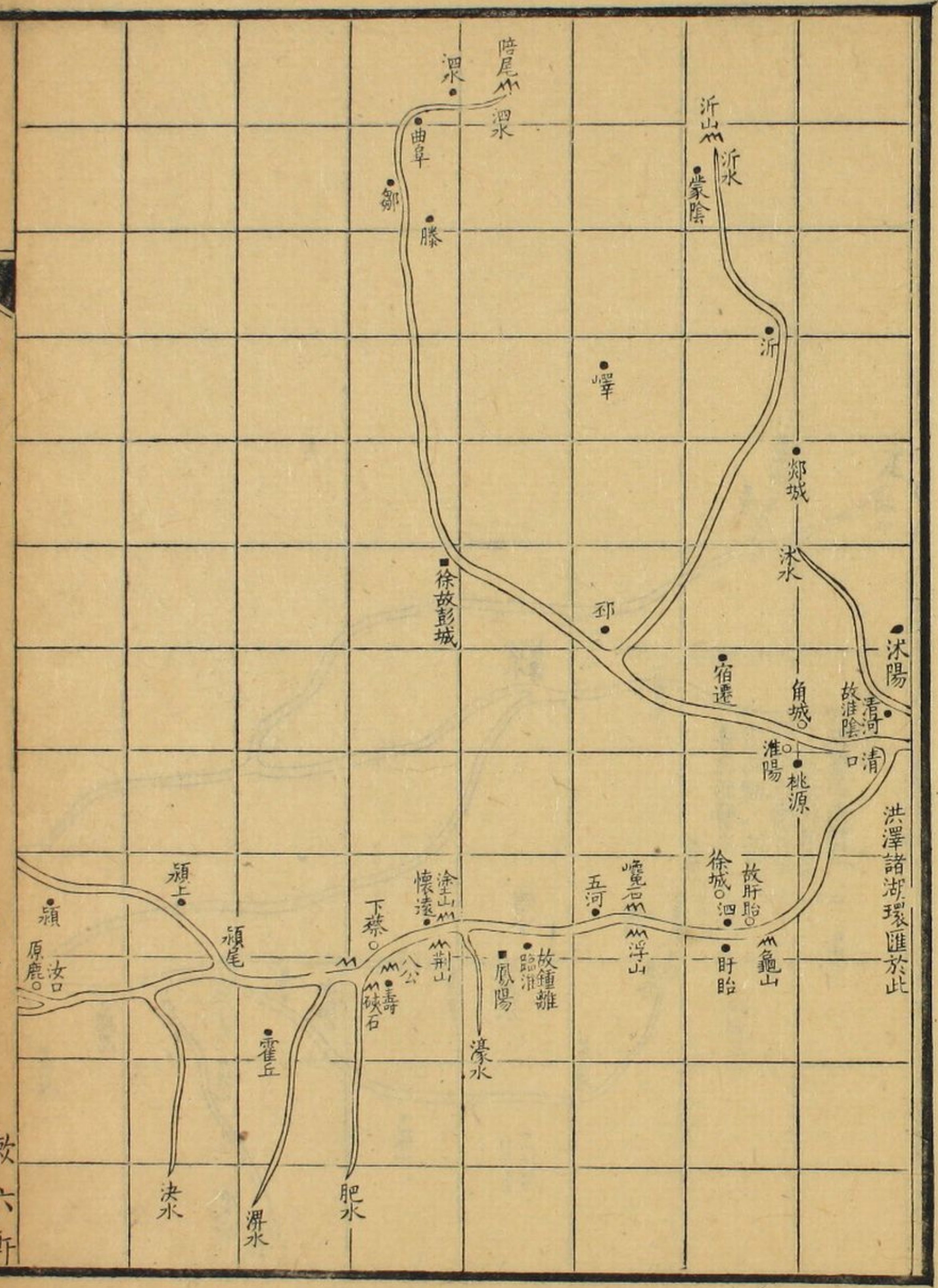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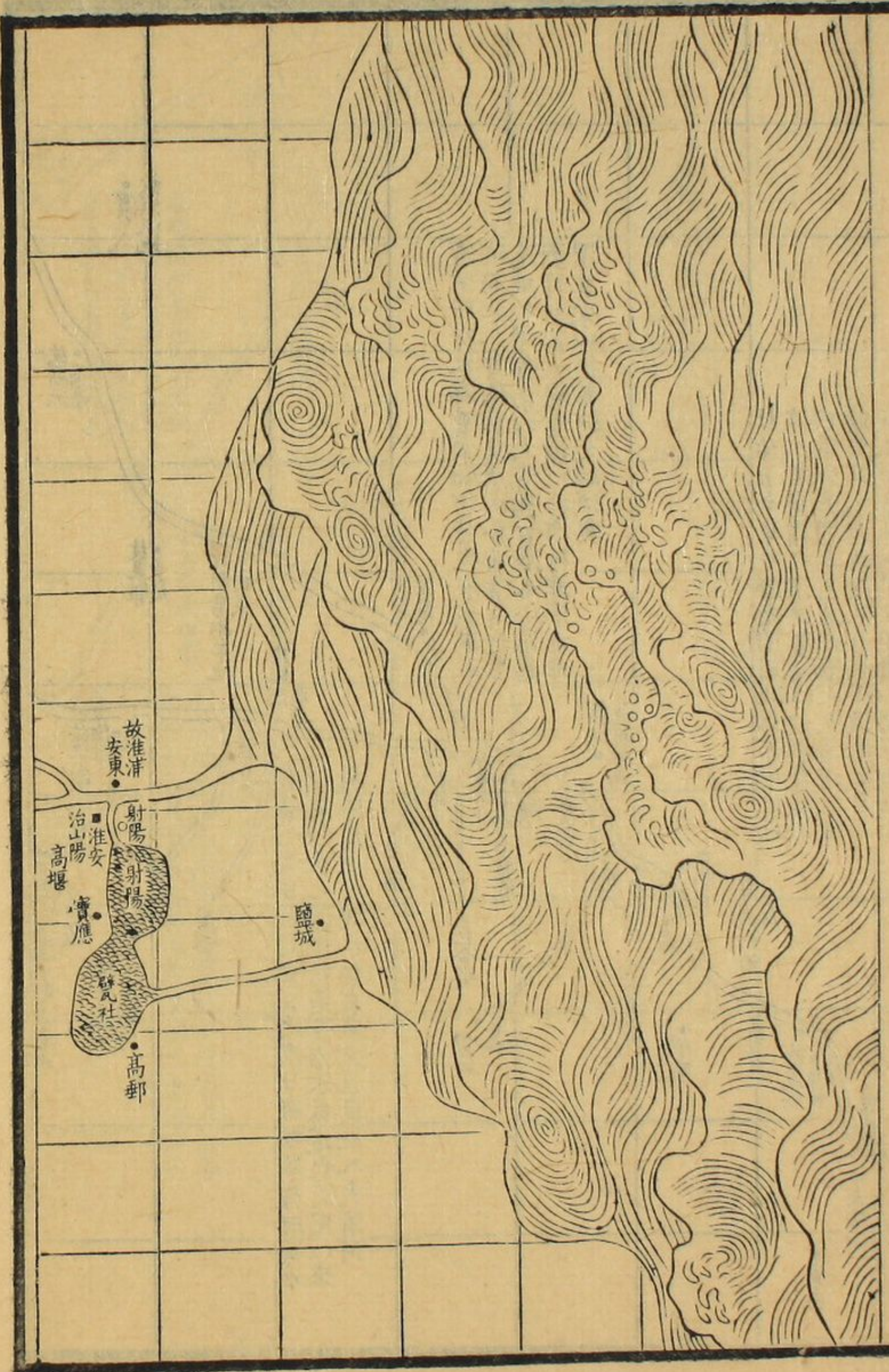
清河所行本濟瀆不知何時從歷城東北決而北入濟陽界與濶水合而清河之名遂被於濶齊乘以大清為古濟水小清為劉豫所創大謬青城以北所行非濟亦非濶其宋以後黃河之經流與

齊陽之流日盛則章丘之流日微故劉豫堰濶水使東以益之其所行者實濟水故道也元明以來屢濬屢塞今濶水仍自華不注東北入大清河

杜佑云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於海謂之清河實濶澤汶水合流而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清河之名昉於此宋南渡後又有大小清河之目及元人開會通河引汶絕濟以資運道明承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使不得東而盡出於南旺清河賴諸山泉溝澤以成其川并無汶汶之可言矣

導淮圖第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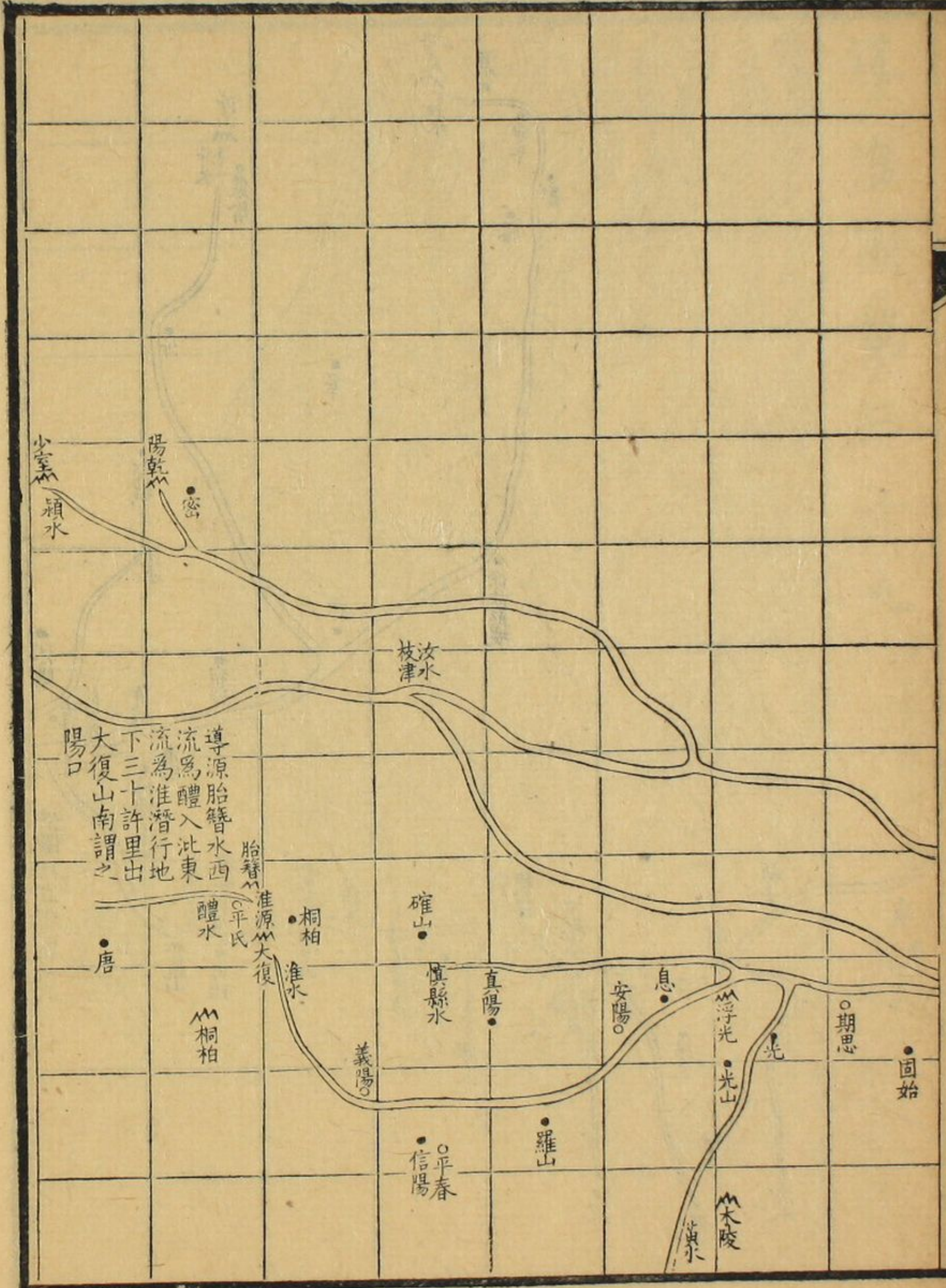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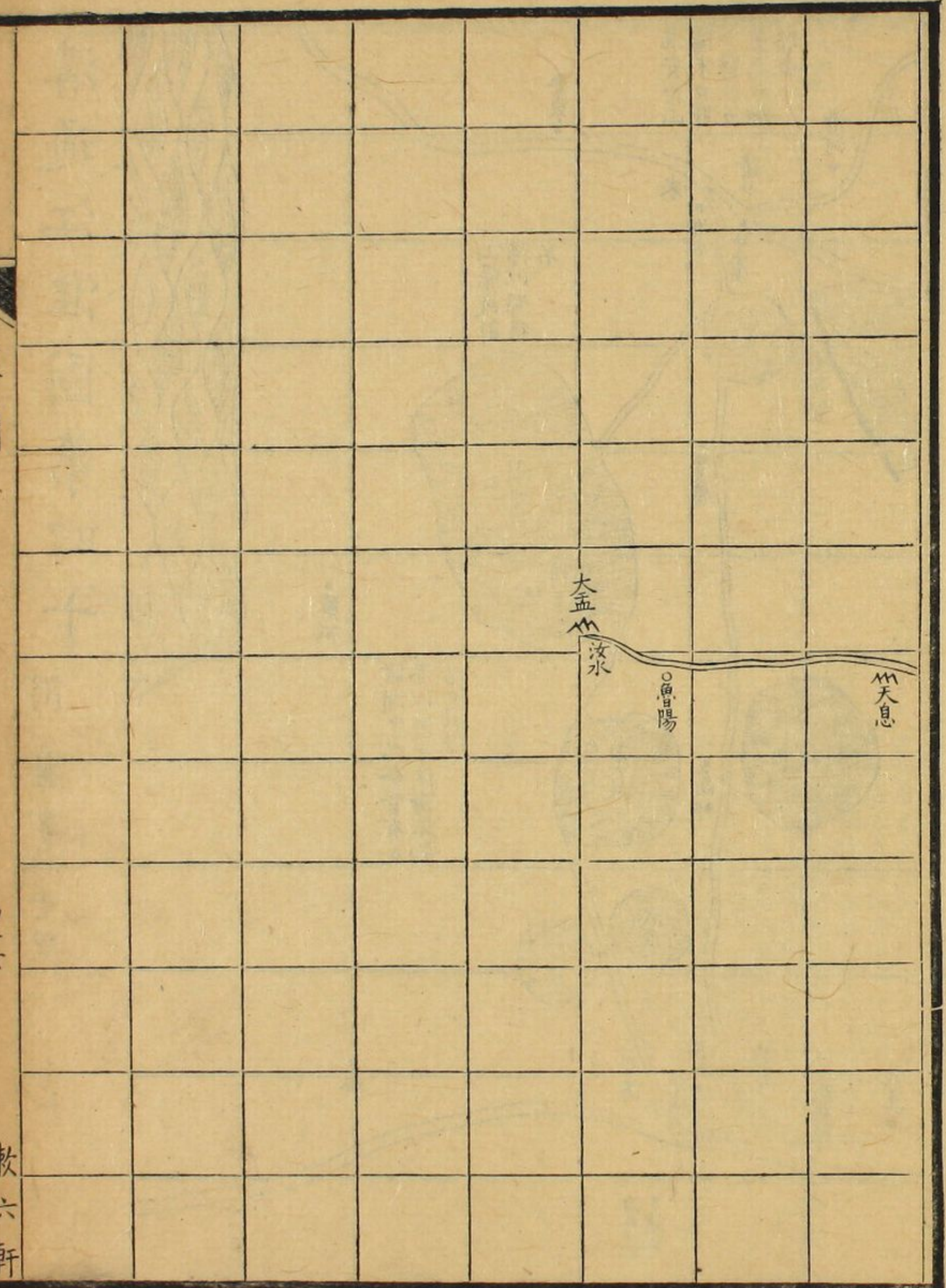
每方百里



禹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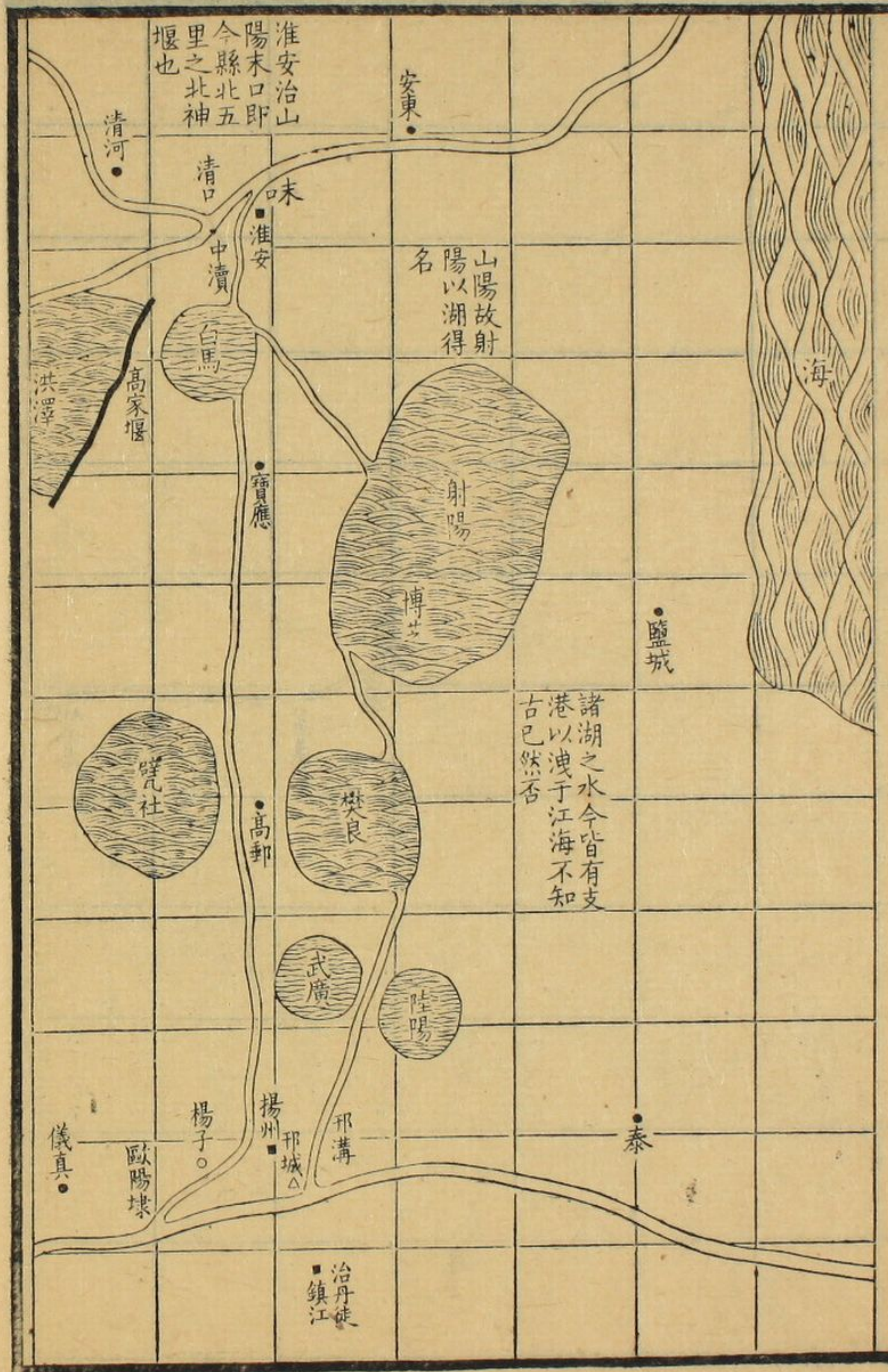
四百五

漱六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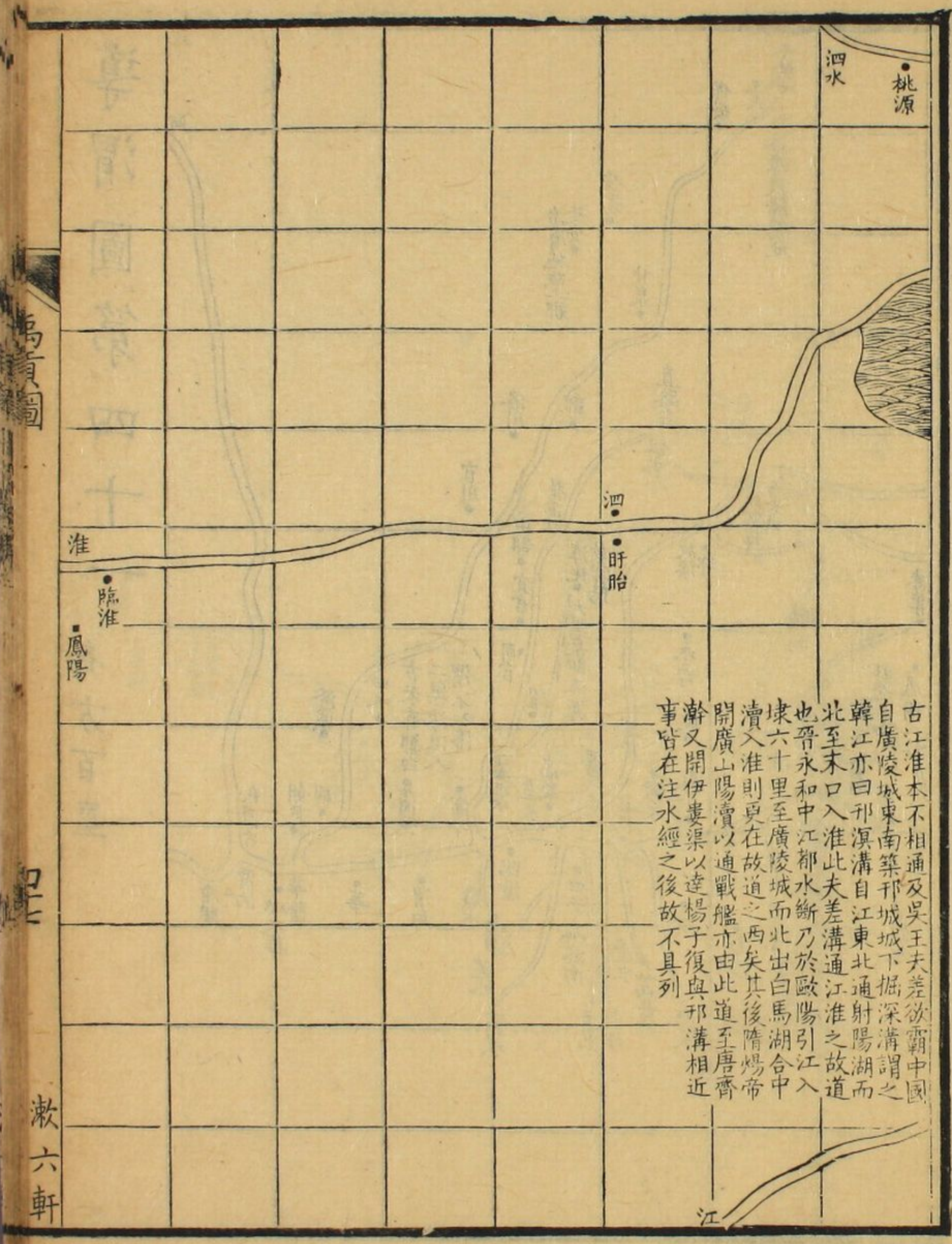


溝通江淮圖第四十

附每方四十里



古江淮本不相通及吳王夫差欲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而北至末口入淮此夫差溝通江淮之故道也晉永和江都水斷乃於歐陽引江入濬六十里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合中瀆入淮則更在故道之西矣其後隋煬帝開廣山陽瀆以通戰艦亦由此道至唐齊瀨又開伊婁渠以達楊子復與邗溝相近事皆在注水經之後故不具列



高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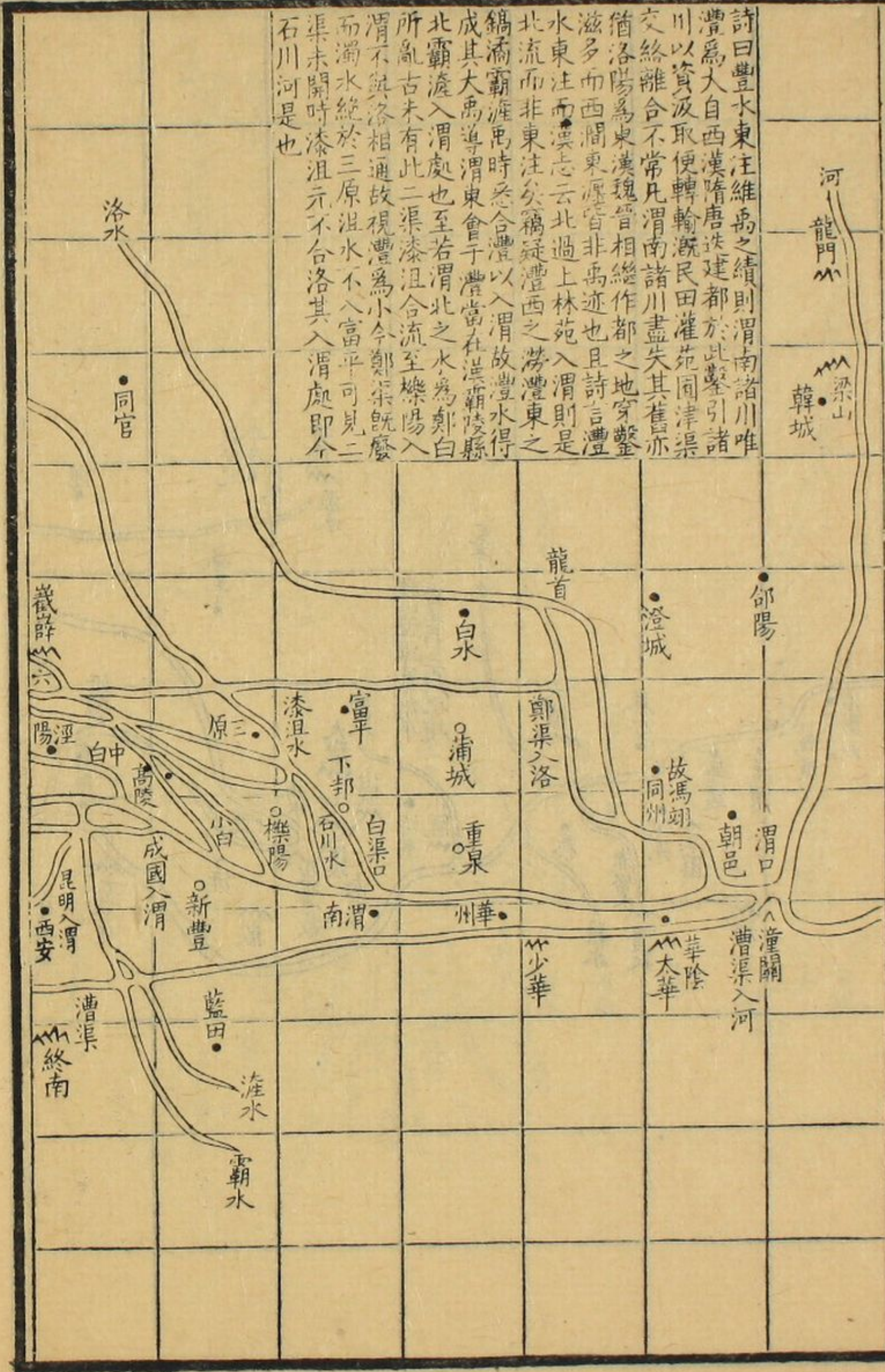
四

漱六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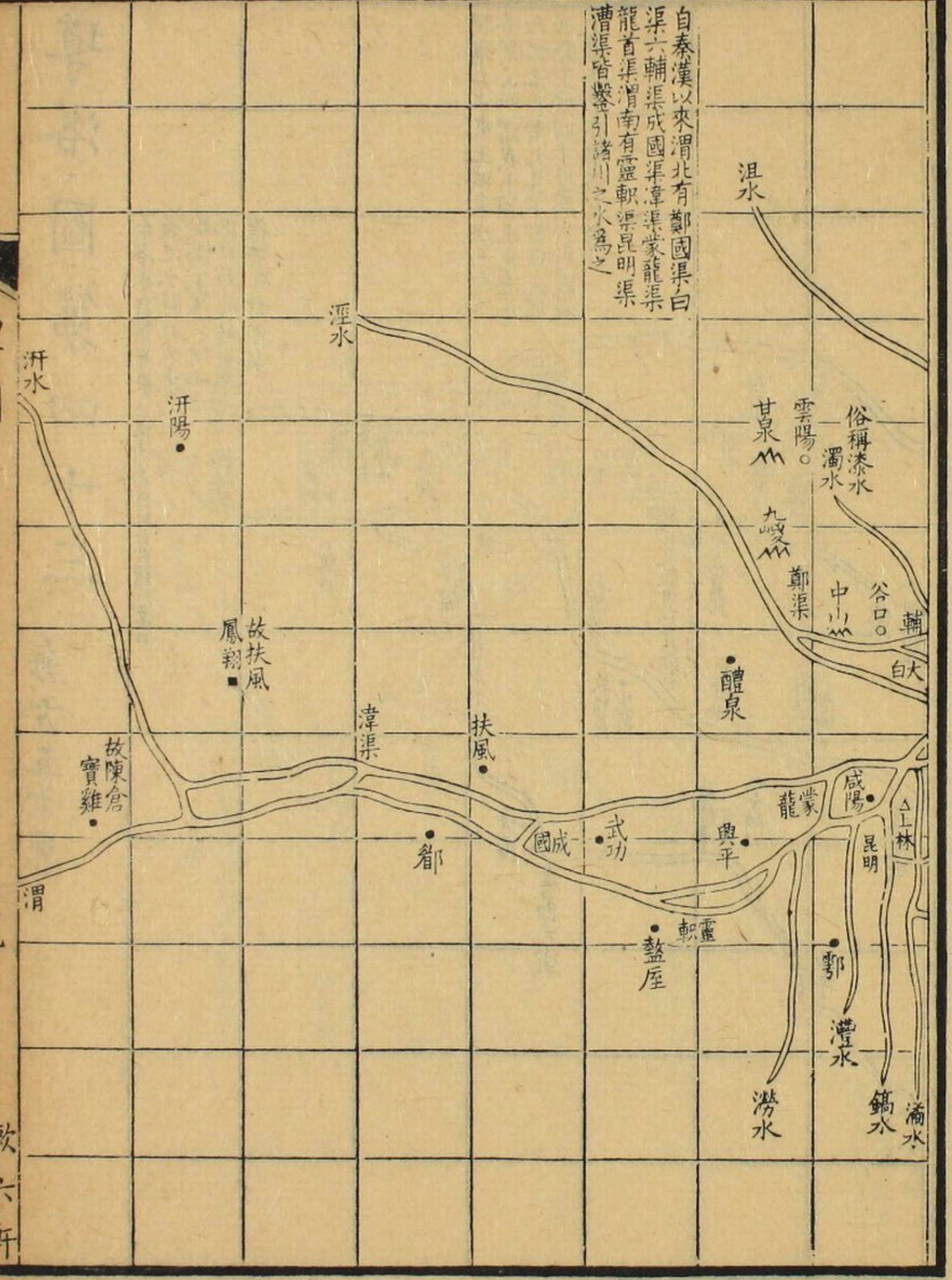
關中諸渠圖第四十二

附 每方五十里

詩曰豐水東注維高之績則渭南諸川唯
灃為大自西漢唐迭建都於此鑿引諸
川以資汲取便轉輸溉民田灌苑同津渠
交絡離合不常凡渭南諸川盡失其舊亦
猶洛陽為東漢魏晉相繼作都之地穿鑿
滋多而西渭東源皆非禹迹也且詩言灃
水東注而漢志云北過上林苑入渭則是
北流而非東注矣竊疑灃西之勞灃東之
鍋灃霸灃禹時悉合灃以入渭故灃水得
成其大禹導渭東會于灃當在漢霸陵縣
北霸陵入渭處也至若渭北之水為鄭白
所亂古未有此二渠漆沮合流至櫟陽入
渭不與漆沮相通故視灃為小今鄭白既廢
而濁水統於三原沮水不入富平可見二
渠未開時漆沮元不合洛其入渭處即今
石川河是也



自秦漢以來渭北有鄭國渠白
渠二輔渠成國渠漳渠蒙龍渠
龍首渠渭南有靈輒渠昆明渠
漕渠皆鑿引諸川之水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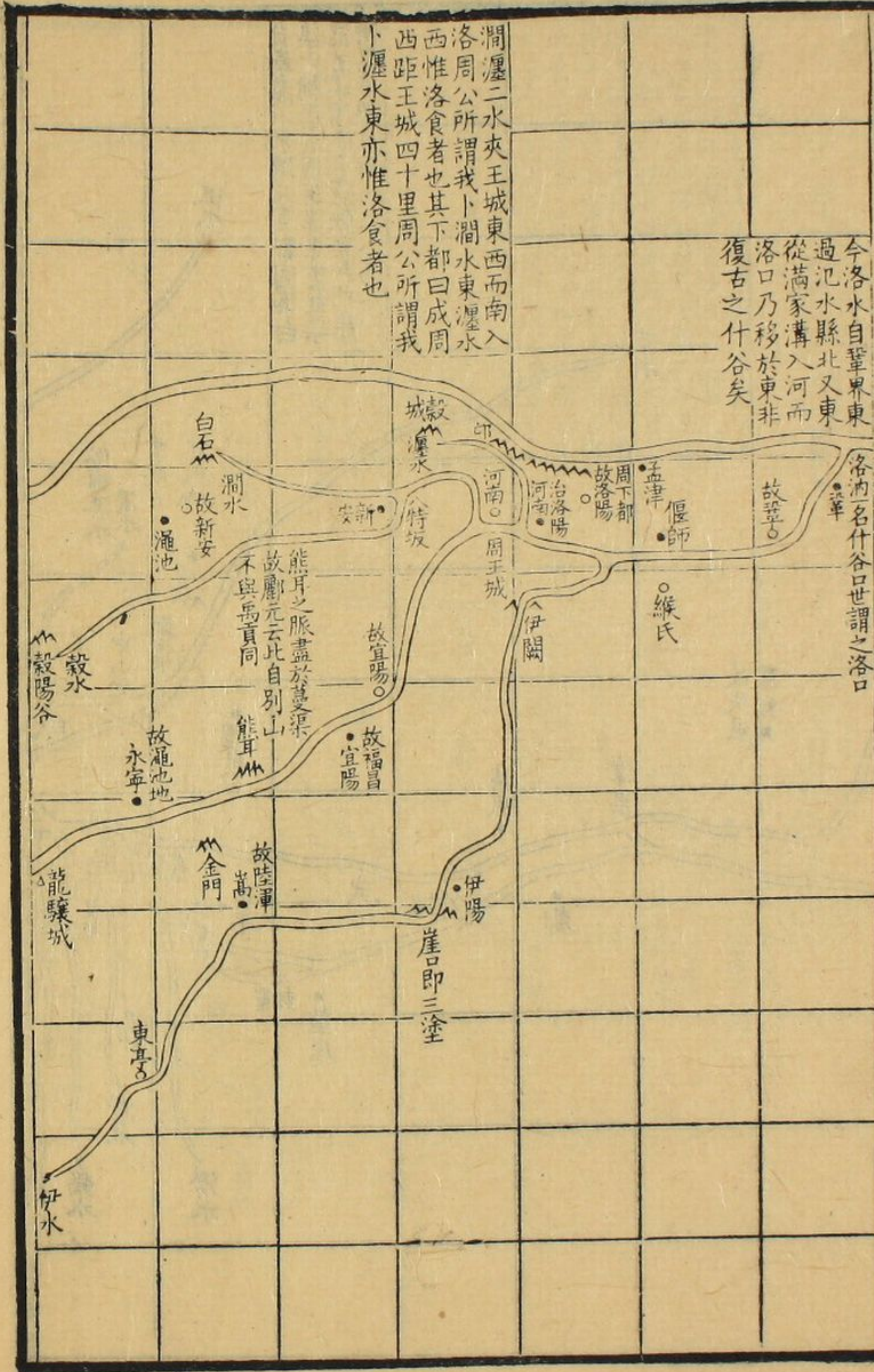
馬首圖

四九

漱六軒

導洛圖第四十三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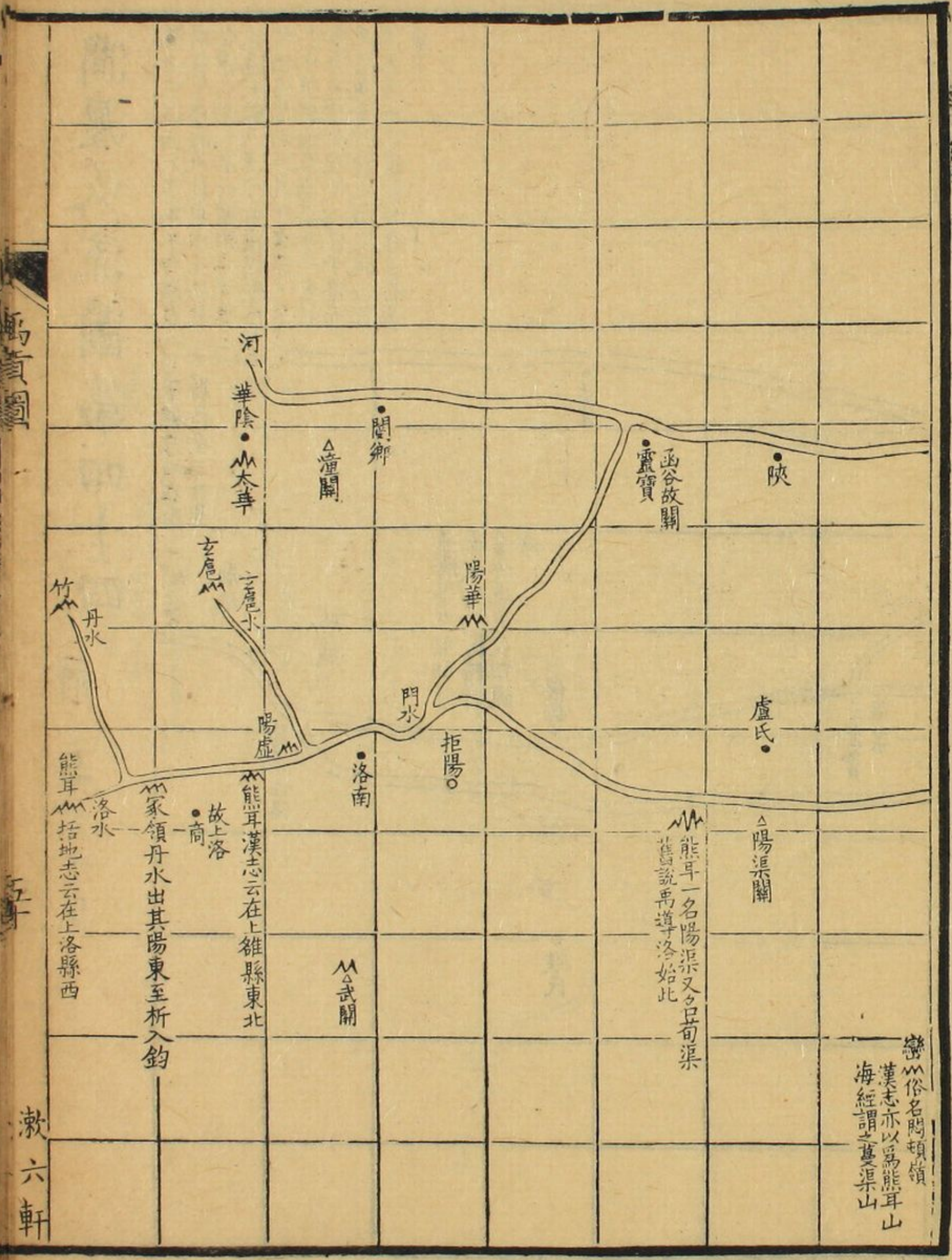
今洛水自鞏東東過汜水縣北又東從滿家溝入河而洛口乃移於東非復古之什谷矣

澗瀍二水夾王城東西而南入洛周公所謂我下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者也其下都曰成周西距王城四十里周公所謂我下澗水東亦惟洛食者也

洛水名什谷口世謂之洛口

熊耳之脈盡於曼渠故龍潭云此自別山不與禹貢同

巒俗名門頭嶺漢志亦以為熊耳山海經謂之蔓渠山



熊耳一名陽渠又曰旬渠舊說再道于洛始此

熊耳漢志云在上雒縣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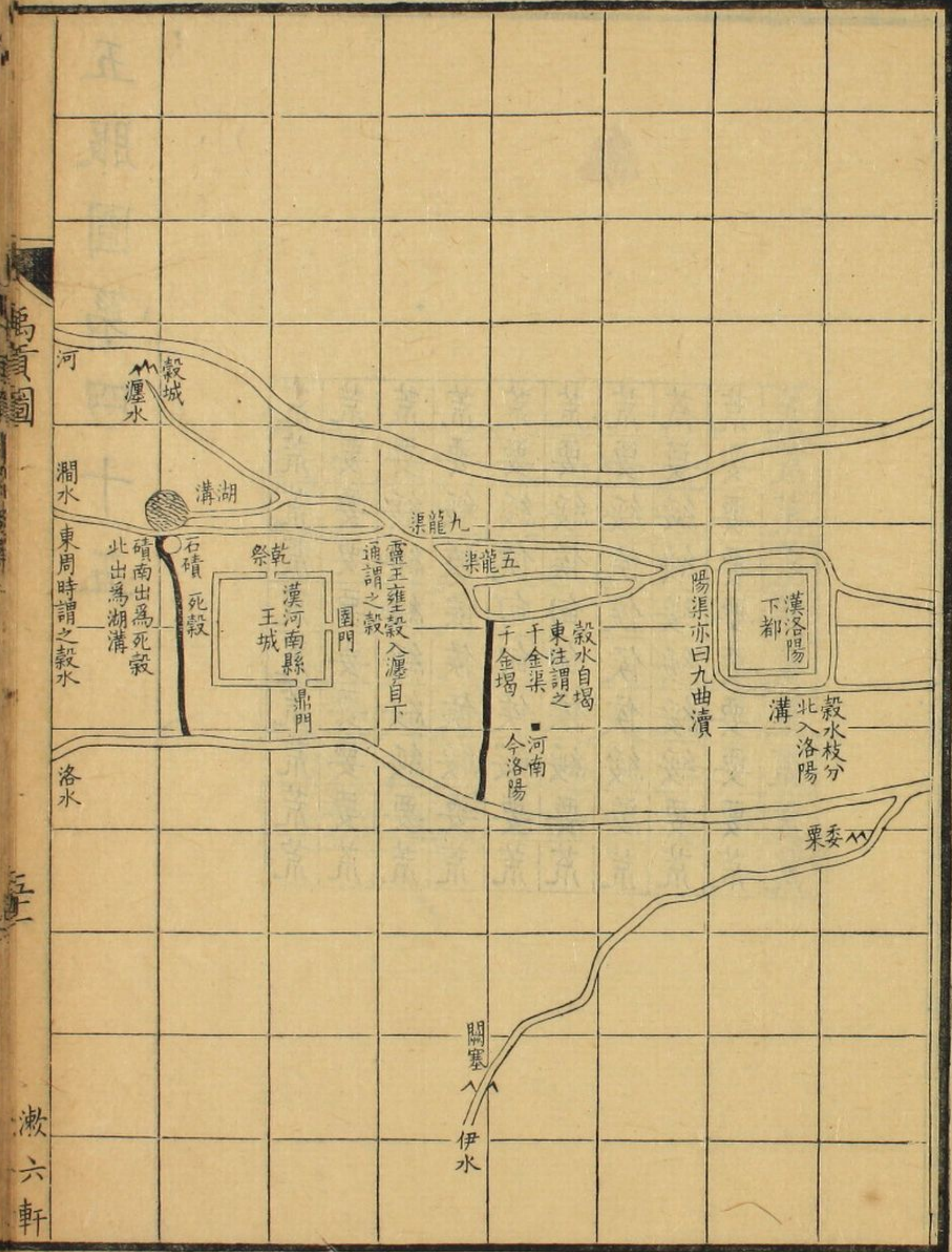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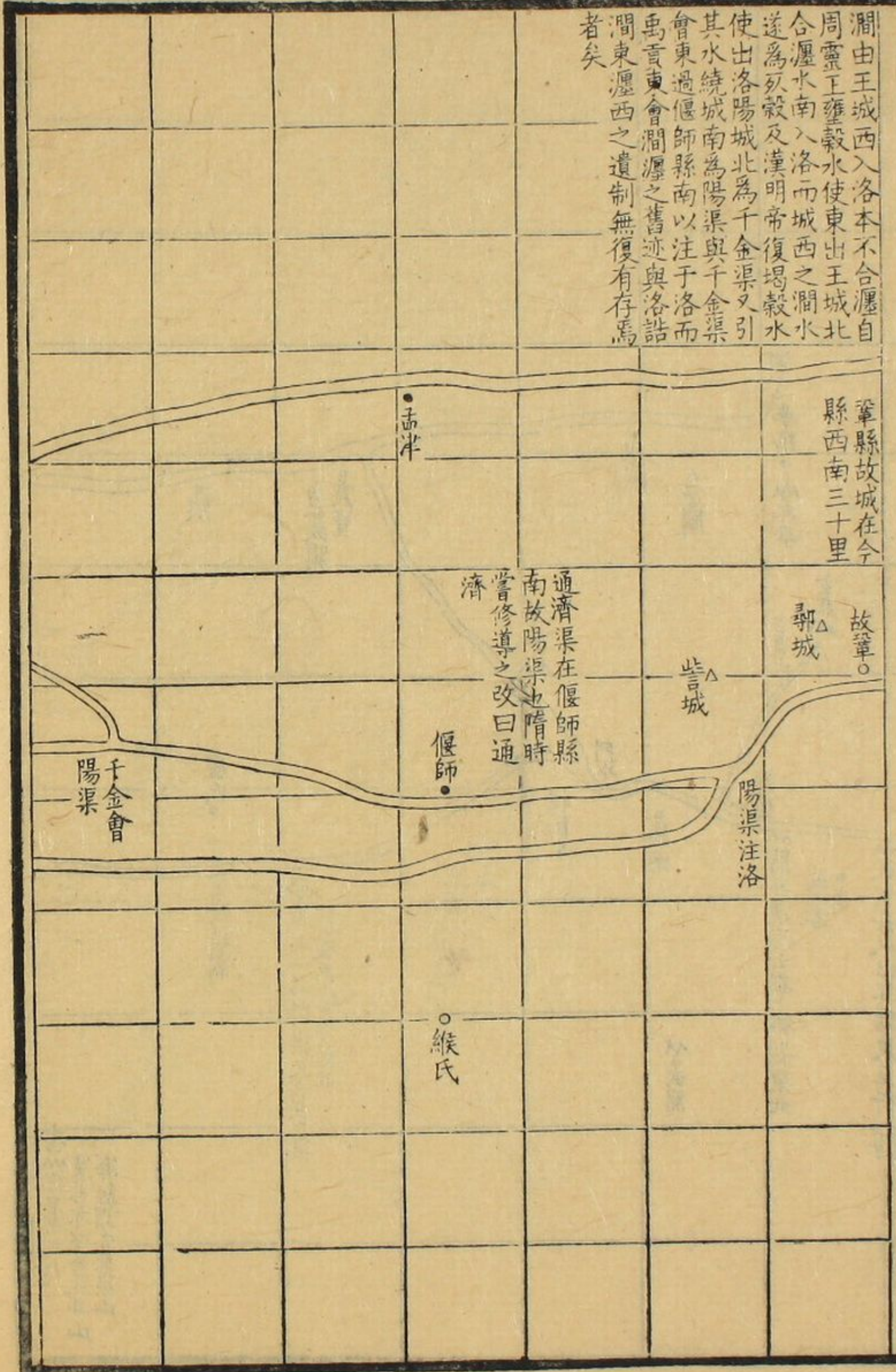
家領丹水出其陽東至析入鈞

漱六軒

澗瀝改流圖第四十四

附 每方十里

澗由王城西入洛本不合瀝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王城北合瀝水南入洛而城西之澗水遂為死穀及漢明帝復竭穀水使出洛陽城北為千金渠又引其水繞城南為陽渠與千金渠會東過偃師縣南以注于洛而禹貢黃會澗瀝之舊迹與洛諸澗東瀝西之遺制無復有存焉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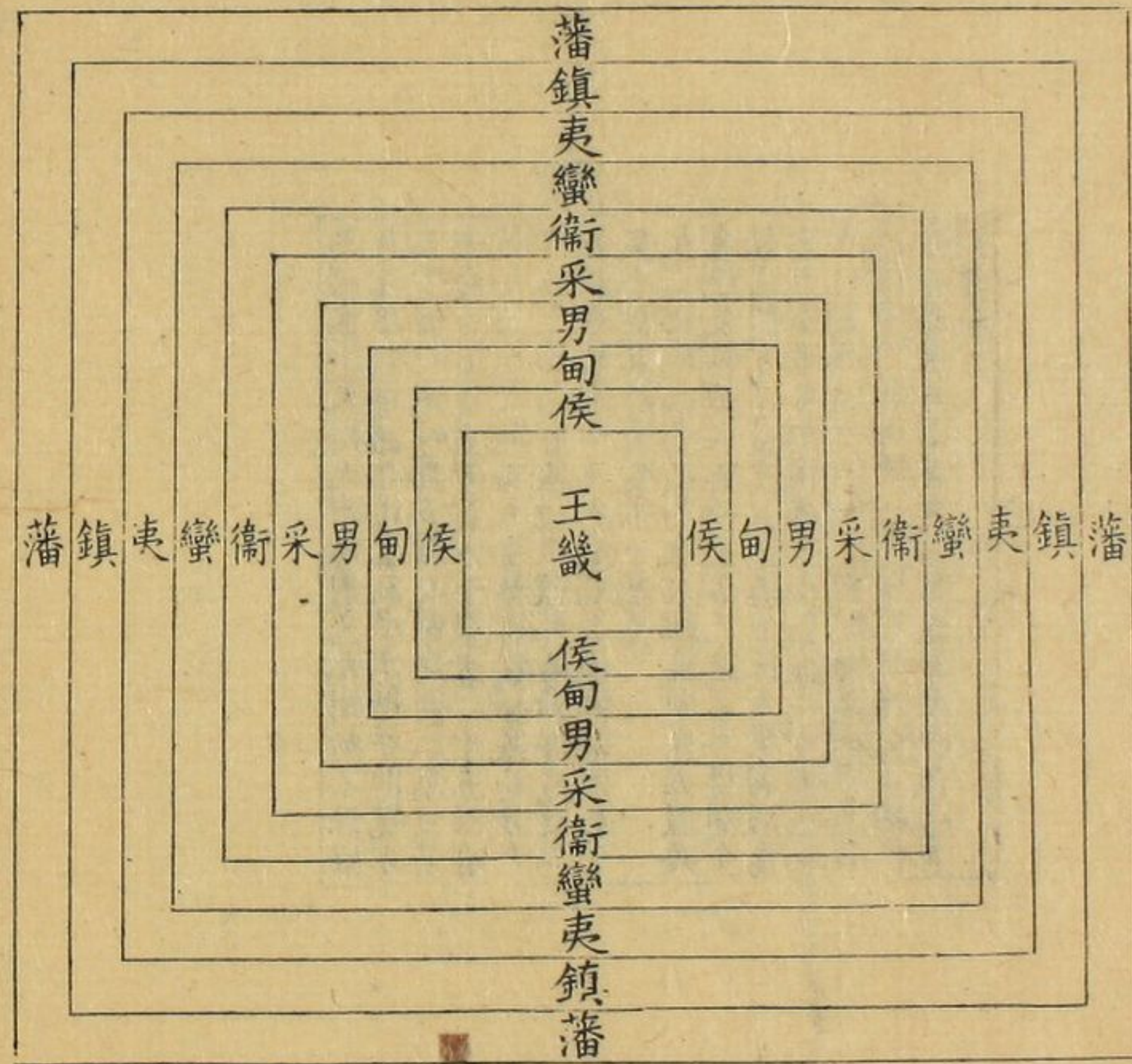


禹貢圖

五

激六軒

周九服圖第四十六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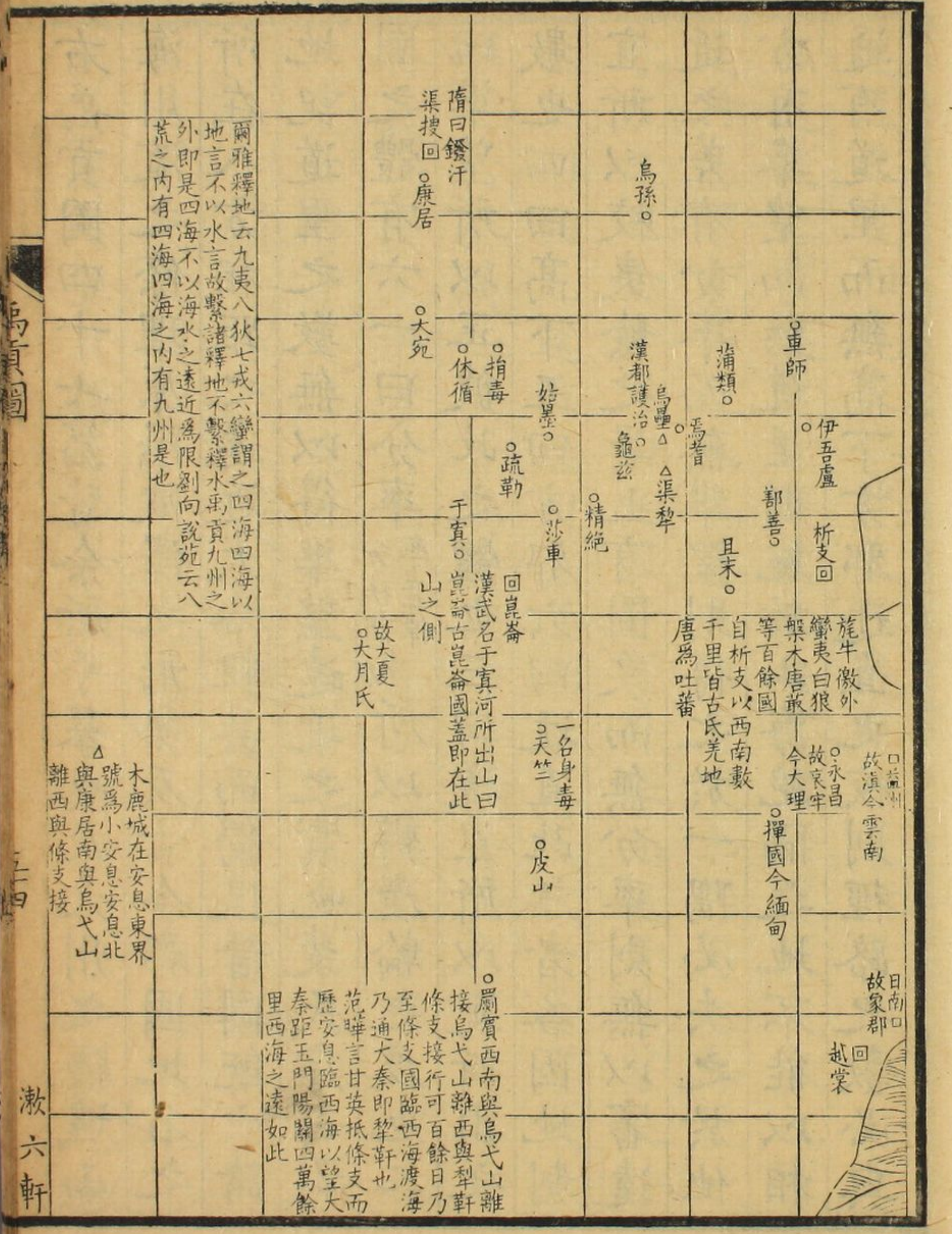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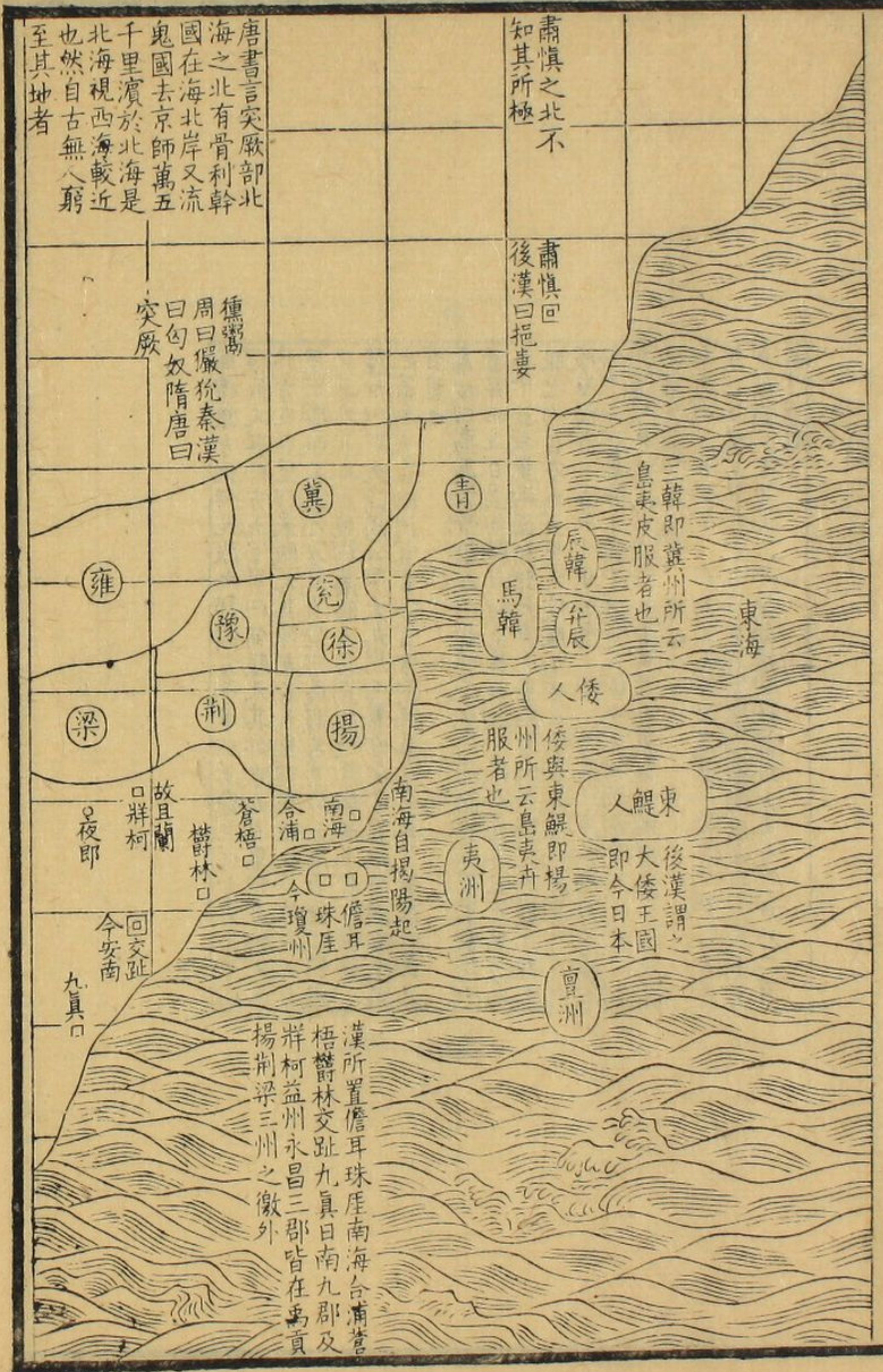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大司馬謂之九畿而王畿曰國畿陸佃曰鄭氏謂周公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此讀周官之誤也蓋禹貢言面周官言方則外各二百五十里非一面五百里也

易被曰禹五服帝畿在內帝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為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藩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為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為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為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藩服耳然禹九州之外畿是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藩服之域其名雖增而地未嘗增也

金履祥曰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是舉一面言之周官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舉兩面通計之然則禹貢所謂五百里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

四海圖第四十七

每方二千里



禹貢圖

二二四

漱六軒

右禹貢圖四十七篇皆余所手摹也凡九州之疆域山海川流之條理原隰陂澤之形勢及古今郡國地名之所在八方相距之遠近大略粗具而獨恨晉圖既亡諸地記道里之數無以得準望遠近之實也裴氏序云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分扶問切率音律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則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

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是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此三代之絕學裴氏繼之於秦漢之後著為圖說神解妙合而志家終莫知其義今按分率者計里畫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謂也準望者辨方正位某地在東西某地在南北之謂也古志言境自此至彼里數若干之謂也路有高下方邪迂直之不同高謂岡巒下謂原野方如矩之鈎邪如弓之弦迂如

界四正四隅為八到或又曰正東微南正北微西推此類則共有十六方準望之法加密矣

道里者人跡經由之路

羊腸九折直如鳥飛準繩三者皆道路夷險之別也人跡而出於高與方與迂也則為登降屈曲之處其路遠近然此道里之數皆以著直略切地人跡計非準望遠近之實也準望遠近之實必測虛空鳥道以定數然後可以登諸圖而八方彼此之體皆正否則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而不可以為圖矣古之為圖者必精於句股之數故準望參黍不差金吉甫云句股算法自禹制之所以測遠近高深而疆理天下弼成五服者也說本周髀經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迴之處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

五以正五斜七取之仁山此說蓋深有得於裴氏準望之法者大抵里數之多寡唯據人跡所由為得其真而特不可以為圖何也高下方邪迂直之形非圖之所能具也圖唯據準望弦直之數而弦直之數非攷之於書而核其高下方邪迂直之形則無從折算而得虛空鳥道之遠近此圖與書所以相為表裏也書詳夷險之別則道里之遠近不與準望相違準望既定為圖則夷險之形亦若視諸掌矣後之撰方志者以郡縣廢置不常而無暇以句股測遠近之實其所書唯據人跡所由之里數而高下方邪迂直之形一切不著雖有精於句股者亦孰從而測之故四至八到之里數與準望遠近之

實往往不相應此圖之所以難成而地理之學日荒蕪也今杜氏通典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記九域志等書皆於州郡之下列四至八到之里數可謂詳矣而夷險之形不著吾未知其所據者著地人跡屈曲之路乎抑虛空鳥道徑直之路乎至於近世之郡縣志尤為疎略其道里亦未必盡覈况可據以定準望邪昔人謂古樂一亡音律卒不可復愚竊謂晉圖一亡而準望之法亦遂成絕學嗚呼惜哉有能毅然以復古為任者乞靈帝語勅郡縣諸吏循行水陸道路徧籍其高下方邪迂直之形以上之司徒司徒徵天下之善算者覆案其狀而以句股之贏餘計弦直之實數以正準望之法而定為

一書每郡縣之下分為二條一道路曰東至某若干里西至某若干里云云一準望曰某在東若干里某在西若干里云云如此則準望與道路可以互相參驗而各得其實由是繪之以為圖則彼此之體皆正而無得之一隅失之他方之患矣裴氏之絕學復見於今豈非千古之盛事乎雖然此特為方志言之也若夫禹貢之圖則但如吾之所為名山之位方鄉不迷大川之流原委無誤郡縣與山川相附新形與舊迹並存亦可以證明傳注而為學者之一助矣壬午仲秋月幾望東樵山人識

禹貢錐指卷第一

德清胡渭學



禹貢

孔氏 安國 傳曰禹制九州貢法孔氏 穎達 正義曰

此篇史述時事非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又曰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也又曰賦者自上稅下之名治田出穀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以獻謂之厥貢錐指用賦物亦不盡也又有全不用賦物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九貢不殊但彼分之為九耳其賦與九賦

全異不言賦而言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林氏之
奇曰禹貢一篇蓋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後之序
無不詳備名雖曰貢實典之體也張氏九成曰此
一篇以為史官所記邪而其間治水曲折非史官
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
史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
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
主名草木之生遂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
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四訖者盡
載以奏於上藏之史官略加刪潤敘結成書耳王
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

貢諸侯以獻于天子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
顧炎武日知錄曰堯舜禹皆名也考之尚書帝
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
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胤
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渭
按周禮外史達書名於四方鄭康成注云書名
堯典禹貢之類夫書名達於天下常為人所稱
道而顧以君名著何也蓋記當時之言動君不
可與臣俱名故名臣而稱其君曰帝篇中稱名者唯
發端曰若稽古
帝書名則垂諸簡策以詔來世與敘述之文不
同故二典謨貢不嫌以名著也或曰史遷云舜

名重華禹名文命由此推之則放勳亦名也孟子再稱放勳屈原三稱重華堯舜禹豈有二名哉曰放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亦可謂之名閭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號曰文命云爾孔疏云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然則典貢之上曷不繫以號曰上古淳樸無嫌於名故不必以號著也商則稍有所嫌矣湯號也亦曰成湯武湯與放勳重華文命同其名曰履論語云子小子履是也避名著號故書有湯征湯誓湯誥商人以十

干為號自上甲微始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者十干之號微其名也湯號天乙而更有美號故以湯著後王無他美號則亦以十干之號著而不名故書有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又有廟號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故書有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

高宗二篇據殷本紀為其子祖庚時作故稱廟號序以為祖已訓高宗誤也

周人以諱事神死則

制為謚以易其名故書有康王之誥以謚著焉

文侯之命臣亦稱謚據左傳成王命魯公以伯禽命唐叔以唐誥伯禽唐誥皆誥命篇名也文侯之命初亦當類此其以謚著者蓋史所追改

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

文即書之所以名篇亦可得其梗槩矣

九州有賦有貢而篇名獨以貢著疏云取下供上之義殊未分明張子韶申其意曰昏墊之餘一旦平定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所有獻於上故謂之貢以言名雖曰賦非強為科率民之願輸亦若貢物然此所以統名之曰貢也夫賦出於百姓貢出於諸侯信如張氏所言則貢即賦矣經何為別之曰厥賦厥貢邪林少穎云別而言之有貢有賦合而言之則此貢與商之助周之徹皆一代取民之總名蔡傳從之夫五十而貢取諸受田之民任土作貢供自

有土之君名同而實異此篇貢自貢賦自賦混而一之非矣惟王氏之說近是謹按九州之末皆言貢道下文又云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則所重在諸侯之脩職可知甸侯綏服方三千里之地謂之中邦禹之所則壤以成賦者也然惟甸服千里之內天子所自賦餘皆以封諸侯諸侯取于民謂之賦而出其國用之餘以獻于天子則貢也而非賦矣外而要荒君長若嶠夷萊夷淮夷和夷西傾之屬皆有所獻以效其慕義嚮化之誠亦謂之貢至於海外之島夷及崑崙析支渠搜諸戎莫不來享來王各以其所

貴瑤為摯亦皆謂之貢貢之為言廣矣大矣賦
止甸服貢盡九州賦止中邦貢兼四海言賦不
可以該貢而言貢則可以該賦史臣摯貢名篇
實有大一統之義東漸西被聲教四訖之盛皆
於是乎見晦叔之解經精矣

虞夏之制不可得而詳已請以周制喻周禮職
方氏曰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注云國之地物所
有賈公彥曰諸侯無貢于王法民間得稅大國
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依大司徒
經以為言皆市取當
國所有以貢于王即大宰九貢小行人之春入
貢及禹貢厥篚厥貢之類是也左傳子產曰列

尊貢重謂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蓋周制有然
在舜禹之世不知何如要之以什一之法賦於
民而出其國用之餘市物以貢於天子則古今
一致矣疏云此之所貢與周禮九貢不殊按大
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
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旂貢九物貢
先鄭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皮帛之屬器
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
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旂貢羽毛物貢九州之
外各以其所貴瑤為摯肅慎氏貢楛矢之屬是
也後鄭云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

貢玉馬幣帛也材貢樞幹栝柏篠簜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游讀如囿游之游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此皆倣禹貢言之然九州之物產或昔有而今無或前美而後惡所貢之品亦豈必盡同邪

或問此篇如張氏說則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乃禹之自言也曰台曰朕功歸於已安在其為不矜不伐乎曰是無足疑也非獨斯二語臯陶謨言之屢矣

臯陶謨益稷本一篇古文分帝曰來禹以下為益稷

予乘四載隨山刊

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

乃粒萬邦作乂此非禹之自言於帝前者乎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又非禹之自言於帝前者乎以常情觀之於善則稱君之義無乃有違而禹曾不以為嫌臣曰祇台德君曰迪朕德聖人之心浩浩其天又焉知德之在上與在下也哉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即此可以知禹矣問者唯唯而退總之虞夏君臣同心同德元首股肱聯為一體其更相告語有如此者不可以叔季之人

情妄為測度也張氏亦嘗以此自難而所以解之者未當故敢以鄙見參焉

禹貢之為夏書也傳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正義曰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此不過順傳為義耳林少穎曰自堯典至益稷皆虞史所錄故謂之虞書禹貢者夏史所錄故謂之夏書此即穎達堯典非唐史所錄故謂虞書之意後儒皆遵用之夫隋書脩於唐未嘗謂之唐書唐書脩於宋未嘗謂之宋書禹貢即夏史所錄而其事則皆舜相堯時事也安得謂之夏書邪今案

董仲舒云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同一道無救弊之政故堯典可繫虞而虞事可連夏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揚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左傳僖二十六年趙衰引夏書杜預注云尚書虞夏書也此皆與虞夏同科之說無異而今所行尚書本獨判為二書故有疑虞夏之分自東晉梅賾所獻安國傳始者然左傳屢引夏書伏生虞夏傳外仍有虞傳夏傳而太史公河渠書

引夏書曰禹抑鴻水云云許慎說文亦多引虞書此皆在梅賾之前虞書夏書之分恐不自東晉始也或曰左傳所引夏書有在今虞書者穎達云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本周書以箕子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推此例則說文事關舜引為虞書左傳史記事關禹引為夏書又何不可豈必當時書題已判為二邪此言最近理且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為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以為夏書由是夏得九篇商止三十五篇明係嫌夏書太少故哀多益寡以意為遷就斯亦大可疑者至左傳文五年

成六年襄三年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特以言出箕子耳明豐坊偽撰古書世學言其曾大父慶得箕子朝鮮本自神農政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坊據左氏三引以洪範終商書非即判禹貢為夏書之故智乎

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傳寅為之解曰隨山而濬川任土而作貢程氏所謂因其所自然者也且四瀆之水皆東行以入海而弱水則西黑水則南者其所出所逕之山勢則然也山之勢所向背水因而趨避之禹不能逆山以行水亦猶不能強其所無以作貢應變施設

雖曰多端而經畫妙用同乎順理孔子序書凡三句十二字而該貫首末無復餘蘊矣然百篇之序朱子謂決非孔門之舊是周秦間低手人作漢書藝文志以為孔子所纂非也同叔亦未之察耳序本合為一篇古文引之各冠其篇首今不用

禹敷土

陸氏經典釋文敷方無反
渭按敷史記夏本紀作傳

傳曰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正義曰洪水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葉氏夢得曰辨九州之封域而分布之使官各有守以任其事民各

有宅以任其力也渭按史記夏本紀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土裴駘曰尚書傳作敷馬融云敷分也司馬貞曰大戴禮作傳土故此紀依之傳即賦也謂賦功屬役之事令人分布治九州之土地也

商頌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即此敷土之謂古文敷與傳通大戴記敷土作傳土漢志以傳陽山為敷淺原是也又與賦通左傳趙衰引夏書賦納以言是也故索隱謂傳即賦左傳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士彌牟屬役賦丈亦傳土意也薛氏謂敷如敷治之敷猶未相遠張子韶始云敷土即別

九州之義而蔡傳宗之治襲至今經旨盡失謹按書序三句總括一篇之旨而經文篇首三句則皆禹未施功時事敷土又禹未出門時事也別九州在奠高山大川句內不得如張氏所言

禹平水土非一手足之為烈當時佐禹者必衆內而百僚外而羣牧竝有其人禹自言暨益暨稷則三人同行無時或離可知周語太子晉言共之從孫四岳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民韋昭云共工從孫為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是四岳亦禹之佐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占禹臯陶久勞於外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是臯陶亦禹之

佐也呂刑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是伯夷亦禹之佐也疏惟引八愷然杜預以八愷為垂益禹臯陶之倫八元為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則八元亦有佐禹治水者蓋益主焚刊稷主播種伯夷主秩祀臯陶主象刑偕禹循行天下而四岳倡率九牧牧各擇其州內諸侯之賢能者賦功屬役以令之事有專司責無可諉此所以八年而奏平成之績也不然禹雖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亦何濟之有

東萊書說云史官作禹貢先言禹敷土三字見禹

有一定之規模在胷中分布九州之土甚處用此
治甚處用彼治工役計用多少然後施功喻如築
城若尋常築動是數年不能得成至李光弼築萬
里城不過數月之功蓋先擺布定甚處成隊聲勢
相接故能速成禹之治水其規模在此而已渭按
此喻甚切左傳宣十一年楚令尹為艾獵城沂使
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
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
旬而成不愆于素昭三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
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
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

賦文書以授帥城三旬而畢此皆所謂先定其規
模而後從事者治水與築城不同然事有大小難
易其理則一耳

隨山刊木

釋文刊苦寒反渭按刊漢書
地理志作棊顏氏云古刊字

傳曰隨行山林斬木通道正義曰禹必身行九州規
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為流
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
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
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蘇
氏軾曰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
山表木

益稷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
舟陸乘車泥乘輻丑倫反山乘標力追反隨行九州之山林
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正義曰史記河渠
書云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
水行載舟泥行蹈橇音山山行即橋丘遙反徐廣曰橋一
作輦几玉反直輦車也尺子云山行乘標泥行乘橇子絕反
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楫居足反毳形如箕
摘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
慎子云為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楫或作標為
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楫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
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楫木器也如今

輦牀人輦以行也輻與毳為一標與楫輦為一古
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

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
之其說不同何也蓋刊乃常法間有深林窮谷蒼
蔚蒙籠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一炬空之殊省人
力此聖人變通之智

隨山刊木有五利焉遙望山川之形勢規度土功
一也往來之人不迷厥道二也禽獸逃匿登高避
水者得安其居三也奏庶鮮食以救阻饑之民四
也材木委積可以供治水之用五也

奠高山大川

釋文奠田遍反

傳曰奠定也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為奠是奠為定也葉氏曰高山大川如荆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其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惟形勢之順而已形勢以山川為主山川以其高且大者為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奠定也猶周官言奠地守也黃氏度曰高山山之會也谿壑隨大小行其中衆水輳合於大川大川所以紀理衆小水也九州皆有高山大川不獨五岳四瀆所謂刊旅滌源者也董氏鼎曰自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之使各州之官率民以趨事也

傳云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林少穎曰此有司之常事耳而乃言於刊木之下冀州之上非序也故知孔說為不然渭按史記集解引尚書大傳云高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有之屬二字即無病

蔡氏云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若究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渭按呂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正義曰山川與天地竝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不但如蔡氏所舉

境上之山川凡九州所言如冀之壺口岳陽徐之
蒙羽梁之岷嶓蔡蒙雍之梁荆岐終南惇物鳥鼠
三危積石龍門皆高山也冀之衡漳恒衛兗之漯
青之濰淄徐之沂泗揚之三江荆之江漢九江豫
之伊洛瀍澗梁之江沱桓沔雍之弱水渭涇漆沮
澧皆大川也禹既為之主名因定某山為某州之
山某川為某州之川使守土者知所從事不容他
諉也

敷土是禹未出門時事冀土賦與某某兗土賦與
某某此不過擇人而任之猶未知某山某川為當
治也及隨刊已畢高山大川歷歷可數禹於是定

某山為某州之山某川為某州之川使各治其所

有則法加詳矣山川既奠禹與益稷四岳俾九牧

各率其屬發人徒以就役或兩地先後興工如自壺口而梁

岐而太原岳陽而覃懷或鄰封一時并作如九河既道則兗之雷

衡漳皆先後次第興工或決川之餘兼及畎澮如呂梁既鑿遂及岐山淮

陸不妨分或決川之餘兼及畎澮沂既又遂及蒙羽是也或

距海之後久乃滌源如治兗時河已從碣石入海治揚時江漢

梁雍時事或為二州之界而臨事共協其力如冀與雍豫兗共

是河禹在冀三州或歷數州之域而當

境各任其勞如江漢歷梁荆揚三州之域而揚治三江荆治九江及

江沱潛漢梁治岷嶓及沱潛是各州之力不相貸也上下相維彼此相應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能

量功命日不愆于素八年而九州攸同十三載而

錫圭告成也

敷土已畢然後有導岍之行奠山川已畢然後有壺口之事

禹貢錐指卷第一



